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敘

羲垂髫時父卽示以祖長史公與伯父大行公所手鈔漢相忠武侯公書長史公題其簡末云兵燹遺軼欲編彙成書未能也羲受而藏之崇禎壬申丞督臨庾適弟倬自白門購書十餘篋來因得茂苑楊去奢所集忠武侯公書乃慨然謂倬吾祖與伯父雅有志而未逮者父以屬我今當相與成之楊本列年譜傳畧紹漢連吳等目自云承於婁東王冏伯較之家鈔舊本互有存遺楊謂陳承祚所載侯開務作牧諸篇而裴松之註時時引侯集今俱不可見此蘇東坡葉水心俱有不見全書之恨若心書將苑梁父吟黃牛廟記為後人偽作概去不錄茲集惟年譜

仍楊之舊餘依家本傳用陳志而節錄諸傳附之次遺文次遺事陣圖次遺蹟亡者既無從攷存者亦不得遺概晉唐以下詩賦論贊碑頌巨公文人之筆異同之論咸竝載之間有未備俟之他日凡為卷二十有三十六萬三千六百有餘言弟倬曉夜搜討參攷羣書精意較讐庶無掃葉之嘆而羲於糠粃斗斛之暇亦輒共編訂遠聘吳中善手付之剞劂兢兢庶詳且慎焉夫去奢冏伯以論世好古採綴研核其言曰追惋散軼彌深豔羡欲用以弘濟世業勸獎忠孝況為之後人乎書成更附宋祖少保公及祖長史公二傳於後寒家系自蜀派宋紹熙間祖諱安節公為福建轉運使始家福建四傳為少保兵部尚書公諱廷

瑞去侯二十二世又十二傳乃爲祖長史公諱應科家世頗有
顯者世次傳誌甚詳而獨附此二傳則以忠孝之道奕葉之不
墜如此夫論世好古者尚欲勵之天下後世又況淵源可遡弓
冶世承而爲之後人者乎羲停撫卷之餘其交相勖勉以勿替
祖德而毋負庭訓云

崇禎壬申十一月三十六世孫羲頓首謹序於臨庚之公署



重刊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一

三十六世孫義基編輯

年譜

義謹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依楊本歲引時事楊曰維侯降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圮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伊呂之徵誅易而侯之興復難時爲之也光和以前蘊亂未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厥要以志時艱而事涉魏吳爲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爲辛

酉年生　是歲皇子協生即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諫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方猶將軍也各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中常侍爲內應約明年甲子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
爲標幟故謂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爲司徒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下獄死
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
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
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　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
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　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
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遷帝長安　劉表爲
荊州刺史　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

初平二年辛未

袁紹使人說韓馥馥讓紹爲冀州牧　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表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有復讐之志徑到壽春見術術以父兵千餘還策表拜懷義校尉

初平三年壬申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赦不許武威賈詡勸李傕爲卓報讐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初平四年癸酉

曹操攻陶謙初操父太尉曹嵩避難瑯琊爲謙別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是年陶謙卒衆推昭烈領徐州牧

興平二年乙亥

李傕郭汜共鬭傕刼天子汜質公卿遂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　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荆州牧劉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武侯是年十五歲

建安元年丙子

袁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　秋七月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遂還都許　昌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迎降策自領

會稽太守　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
使東擊布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爲左將軍
四年己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
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
州刺史車冑東海郡縣多叛操爲昭烈

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羽昭烈奔袁紹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爲貢報讐射殺策策創甚
呼弟權佩以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九　是年關羽
爲曹操斬袁紹將顏良盡封操所賜而奔昭烈於袁軍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　曹操責孫權任子張昭等
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尙尙奔中山
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十一年丙戌
荆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
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十二年丁亥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　後主禪生於荆州
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則知爲丁亥年生正
侯出隆中之歲也
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殺太中大夫孔融　劉表卒
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
赤壁以侯爲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岸地給昭烈
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有孔明諫孤莫行之語　以龐統爲治中與侯並爲軍師　是歲周瑜卒

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爲丞相副　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荊州

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　劉璋殺張松勅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攻涪城

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還　操自爲魏王加九錫　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　皆敗退多降昭烈　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十九年甲午

是歲龐統卒　侯留關羽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爲益州太守　是歲操使華歆等收皇后璽綬并二皇子皆酖殺之

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爲皇后　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

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爲王

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禕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攻操　是歲魯肅卒

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衆潰見殺　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巳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　是年關羽攻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　孫權稱臣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　陳羣等勸操篡漢

二十五年庚子 魏曹丕黃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爲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卽皇帝位以侯爲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爲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爲永安孫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　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爲吳王改元黃武　張飛卒

以侯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卽後帝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元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爲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於亮　使鄧芝聘吳　朱褒高定等叛

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文載傳

建興二年甲辰（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温來聘復使鄧芝聘吳　是歲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　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疏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

餘家還漢中　十一月復上表出師圍陳倉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　二表俱載傳

建興七年己酉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　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　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並尊二帝來告　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魏曹眞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爲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

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

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按侯於獻帝生同辛酉殁同甲寅固已巧合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眞亡矣

綱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特筆也終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文予之也備之業

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書法

漢中王即皇帝位以諸葛亮為丞相

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立

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書法

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

領益州牧

自宣帝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司

馬懿書受遺不書詔書法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闓誅之遂平四郡

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繢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

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

之也書法

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

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

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發明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書魏以寇尊漢也書法

綱目凡諸侯之于王室蠻狄之于中國僭僞之于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爲主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爲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爲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始明故非好爲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竊爲司馬光必有取於斯言發明

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

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勍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

大過人者然則壽之論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發明

丞相亮伐魏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

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軍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於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發明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三

傳　　蜀志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周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頴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頴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

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謂諸葛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絶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

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之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

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

耶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耶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士元才如比歎曰魏殊多士

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甯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爲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爲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

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

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

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猶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尙未得便會旣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

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
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
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
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滅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
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
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
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

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
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
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
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
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衞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
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
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
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

芝謂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於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

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蠻漢之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蠻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蠻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疊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蠻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河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遂行屯於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

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

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

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蜀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獲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

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三

傳

蜀誌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欲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

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變通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不在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

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治陳旝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强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中言知其乖刺矣

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衞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所噉食不至

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

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

發

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木牛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爲牛頭雙爲牛腳橫爲牛領轉爲牛足覆爲牛背方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流馬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

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曜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蠻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

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
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
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
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
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

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既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

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甯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

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

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尙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

尙書令遷爲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

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
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
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
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
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
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
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

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
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
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
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
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
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
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
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備丕既歿後嗣繼統各

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成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以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

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尺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愼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魏蜀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擒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

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

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其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

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繇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皐則伊甯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

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
反周思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四

三十六世孫義基書甫

附傳

先主傳建安十二年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

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卽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

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靑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爲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

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劉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綢繆甚洽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爲是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

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先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遇接納盡其慇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統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

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取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約先主相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强敵師徒勤瘁不遑甯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

可得乎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

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

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强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荆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等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

遣將軍陳曶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諸葛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謝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幬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傳章武三年夏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

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荆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是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錄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

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

蠻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尙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甯郡分建甯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甯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

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丞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

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朂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

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蠻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陳壽後主評曰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

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
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
與太常丞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
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
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
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
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
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郡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
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瑾之在南郡人有密
譏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
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
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産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
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委質定分義無二
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
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

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
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關羽傳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
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
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竝
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
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
監軍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

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
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
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
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
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
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
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
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
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

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

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將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强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淸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統初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先主與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

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法正傳先主既定益州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巳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懍懍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上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許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

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鎭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抝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

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五

附傳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竝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

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

張飛太甚樵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立德交非其人何
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
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荆州
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
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
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

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
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
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
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
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
南蠻南蠻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
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
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
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

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
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
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凉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
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
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
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
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
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
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
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
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
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
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
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允嘗與尚書令費
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

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敎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

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

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竝驅甯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

楊雄方言曰滅鰓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革老耆皮色枯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

司兼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兼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兼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甯有衰意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甯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致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

自愛自愛羨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鎭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

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

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

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鎭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

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情狹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寇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

諸葛集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

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
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
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
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
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
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
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
以激憤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

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
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
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
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
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
亭侯忠爲人寬濟有度量詼調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
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宦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
哀爲之立廟祀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有風流善談論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
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

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

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鎭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
　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
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
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
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
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
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
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
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

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
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
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
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
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
乘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
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
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
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

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 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唯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

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南蠻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

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

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亡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甯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六

附傳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卭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

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懷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祇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祇之發擿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心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粱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

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爲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所言多中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言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

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臣頗傳其術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

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

相亮任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大中大夫卒子宗傳
其業爲博士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
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
居旣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
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
心所存不悉偏覩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
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
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

不能忍況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卽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
行得達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東伐吳以權爲鎭北將軍督
江北軍以防魏師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
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
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
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
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衆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

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郤戰至綿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自殺

李恢字德昴建甯俞元人也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鑾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甯州

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分爲甯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甯朱襃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甯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蠻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

吳解恢刺史更領建甯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蠻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雍塞與

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氷火滅氷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

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蠻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錯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太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疚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塋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

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道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

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頻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値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丞相亮辟爲倉曹椽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

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鄧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諸葛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

閒欲東入吳或閒欲南入建甯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援刀砍石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旣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

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寰宇傾而復奠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言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臣松之以爲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

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失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

貲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當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

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

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盖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卒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南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

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七

三十八世孫義基編輯

遺文

黃陵廟記 節文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

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玆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陳仁錫曰此記惜是節文武侯文字絕奇此亦卧龍之片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

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虎

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洺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梁父吟

齊勇士陳開疆顧冶子公孫捷晏嬰讒之景公曰王摘三桃自食其一各令說功高者賜一顆陳顧遂食之公孫自刎而陳顧懷慚亦從而刎侯出齊城見三墳有感而作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無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淩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司馬季主碑贊

眞誥云司馬季主漢人也得道尸解留枕席以代形粗似其身不異家人乃塟之於蜀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爲之碑贊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上後主

臣先進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率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與吳王

所送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慚

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

與兄子瑜書

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

兵東行

又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殷往嗣秀才之儁盼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又

頃大山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萎韮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陸遜書

家死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

與步隲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忼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教

計一歲運用蓬旅篹千萬具

寰宇記云渝瀘漢遂合皆出簟子以桃竹爲之柳宗元詩桃笙葵扇安可常言以桃竹爲笙也方言簟宋魏間謂之笙

又

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又曰勅作部皆作十拆矛以給之

又

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上鼓角違令者髡

格言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坦險而益固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如秤帖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張栻曰貞觀政要載公此二語眞孔明語也觀廖立李平之事可見矣

楊愼曰太平御覽載公語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曾投入啟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胆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亦不能尙道

陰符經解 陳仲醇藏本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侯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侯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

命

侯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

之勇主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者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侯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蓍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又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

兵要 杜氏兵典

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 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主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三語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

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又七

便宜十六策

治國第一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為之主台輔為之臣佐列宿為之官屬眾星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臺榭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福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

辟雍高牆宗廟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圓鑿不可以方枘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謂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備矣君以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備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

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聲響臣北面向陰見其形影聲響者教令也形影者功効也教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上者爲君臣中者爲父子下者爲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爲本父子上下以恩爲親夫婦上下以和爲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台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備矣

視聽第三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爲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衆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衆音佐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目爲心視口爲心言耳爲心聽身爲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爲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爲聰故人君以多見爲智多聞爲神夫五音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不見無以別玄黃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納言第四

納言之政謂爲諫諍所以採衆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爲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遜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故行成名著後世以爲聖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別宮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亂正樂亂生於遠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蔞似瓜愚者食之故趙高指鹿爲馬秦王不以爲疑范蠡貢越美女吳王不以爲惑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不可以意說爲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謀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爲知已者死女爲悅已者容馬爲策已者馳神爲通已者明故人君決獄行刑患其不明或

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彊者専辭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天之逆氣災暴之患禍亂之變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如不虛不匿不枉不弊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形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吁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盜視見怯退還喘息却聽沉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治人第六

治人之政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故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

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日月之明衆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皁服之吏小國之臣故曰皁服無所不剋莫知其極剋食於民而人有饑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備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強弱相

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不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璧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綉纂組綺羅綾縠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輜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飾也宮室堂殿重門畫獸蕭墻數仭冢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備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舉措第七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柱以直木爲堅輔以直士爲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義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直於君朋黨相讒堯舉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

故人君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闢四門以興治務玄纁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養者非所用貧陋爲下財色爲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玄纁不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爲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甯矣

考黜第八

考黜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惡廣及四

海不敢遺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企及國理衆賢雨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爲私乘權作姦左手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採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彊抑弱加以嚴刑枉責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吏數易守宰兼佐爲政阿私所親枉剋所恨逼切爲行偏頗不承法制更因賦斂傍課採利送故待新會緣徵發詐僞儲備以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縣官慕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買賣

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治軍第九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爲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含血之蟲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衞故國以軍爲輔君以臣爲佐輔彊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故治國以文爲政治軍以武爲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禮化易以威服禮有

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唐堯戰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討有扈自五帝三王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衆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衆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彊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擒敵之勢此爲軍之大略也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弩之張動如機關

之發所向者破而勍敵自滅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衆而敵不懼矣非讐不怨非敵不戰工非魯般之目無以見其功巧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散此用兵之勢也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闇者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行而失路此順逆之計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故軍以奇計爲謀以絕智爲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地

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故軍以糧食爲本兵以奇正爲始器械爲用委積爲備故國困於貴買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也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爲彊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陣出其不意我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敵先擊其實不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衆則專備者寡以慮相備彊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

之道也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故兵從生擊死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勢於煩擾佚於安靜疑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彊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闇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預計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偽晝戰不相聞旌旗為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為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則不知九變之道天之陰陽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獲處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間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間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鬬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衆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軍之

道備矣

賞罰第十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怨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罰賞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爲公此國之五危也賞罰不明教令有不從必殺可生衆姦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爲公人有二心故衆

姦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衆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不勸功上無彊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故防姦以政救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路有饑人廐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讐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疏則周公有殺弟之名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也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

間必明其類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廢其功將不可發私怒而興戰必用衆心苟或以私忿而合戰則用衆必敗怒不可以復悅喜不可以復怒故以文為先以武為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衆姦塞不加威武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衆惡不理其國亡

治亂第十二

治亂之政謂省官并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纖

纖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強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強則弱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理亂之道也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謂上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為人之

所暗也夫釋已教人是謂逆政正已教人是爲順政故人君先
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
爲君之道以教令爲先誅罰爲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
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
意二曰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靜行止三曰使心習刑罰之嚴
爵賞之利四曰使手習知五兵之便鬬戰之備五曰使足習知
周旋走趨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爲五教教令軍陣各有其道左
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
處左矛右戟前楯後弩中央旗鼓與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
止隨其指揮五陣乃理正陣之法旗鼓爲之主一鼓舉其青旗
則爲直陣二鼓舉其赤旗則爲銳陣三鼓舉其黃旗則爲方陣
四鼓舉其白旗則爲圓陣五鼓舉其黑旗則爲曲陣直陣者木
陣也銳陣者火陣也方陣者土陣也圓陣者金陣也曲陣者水
陣也此五行之陣展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爲救相勝爲戰相
生爲助相勝爲敵凡結五陣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
爲一師五師爲一枝五枝爲一火五火爲一撞五撞爲一軍則
軍士備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
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
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陣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
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

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斬斷第十四

斬斷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盜二曰輕三曰慢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令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避迴自止初近後遠喚名不應車甲不具兵器不備此為輕軍輕軍者斬受令不傳傳令不審迷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慢軍者斬食不稟糧軍不省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目以獲其功此為盜軍盜軍者斬變改姓

名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法令不行此為欺軍欺軍者斬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揮不隨避前向後縱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鬬或左或右扶傷舉死自托而歸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先呼喚喧嘩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彊入他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起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斬斷之後此

萬事乃理也

思慮第十五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謀也慮者思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之臺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璧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兵車目夷知其負凡此之智思慮之至可謂明矣夫隨覆陣之軌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業不及堯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害生於利亂生於治君子視微知著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

陰察第十六

陰察之政譬喻物類以覺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不用惑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是以思者慮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志貧者失時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竭財相買無功自專憂事眾者煩煩生於怠船漏則水入囊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牆壞屋傾堤決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淺履氷者懼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檝者不濟失侶者遠顧賞罰者省功不

誠者失信唇亡齒寒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勝惡謀者分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騏驥易乘駑駘難習不視者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不辨黑白棄土取石虎羊同羣衣破者補帶短者續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御垢馬不必騏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總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賞賢罰罪三曰安仁和衆四曰保人定功五曰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八

將苑五十篇

將權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以臨其下譬如猛虎加之兩翼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其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中欲求游泳之勢奮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國軍之弊有五害焉一者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者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者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者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者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爲奸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善惡雖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材

夫將材有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之謂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之謂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之謂信將足輕戎馬氣蓋百夫善用短兵長於劍戟此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彊敵怯於小戰勇於大鬬此之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簡而多計此之謂大將

將器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心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心烈烈知人艱難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親如室家此天下雄將不可敵也

將弊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不以禮

將忠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氣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强不怙勢寵之不喜辱之不懼見利不貪見色不淫以身徇國一意而已

將善

夫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坦險四欲者議欲奇保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

善將者至剛不可折至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剛純柔

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强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

將不可驕將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悋悋則賞信不行賞信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彊

將有五彊八惡高節可以厲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彊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亂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乏智不能備未形

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毀謗此之謂八惡也

出師

古者國有難君簡賢而使之齋三日入廟門面南立將北面太師進斧鉞於君君持斧鉞以柄授於將曰闡外將軍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佞而違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此則士必盡命敵必可亡將受詞詆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捧轂曰進退維時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故戰勝於外立功於內揚名於後代福延及於子孫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鬭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

作謂之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謂之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謂之逆人智者不逆天不逆時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人不犯令刑無所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若湯武誓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可謂善戰者不敗若楚昭王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其國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將誠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行兵之要務擥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兼剛柔之術悅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追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財者與之不恃力而輕敵不傲才而輕下不固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後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發號施令而人願鬬兵不血刃而敵自敗矣

戎備

夫國之大務莫大於戎事備若乃失之毫釐差之萬里殺軍獲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國有難君臣旰食而謀之簡賢料能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游於鼎亡不待夕矣傳曰不備不可以師又曰國無小有備故也又曰預備無虞善政之道又曰蜂蠆尚有毒而况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不備也

習練

夫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士不可不教先訓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人知其勸矣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前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以成三軍如此練習之敵必敗矣

軍蠹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刻無厭營私徇已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喧雜驚亂聒惑將吏勇不受制專邪陵上虛竭軍庫以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矣

腹心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爲腹心沈審謹密爲耳目勇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

夫爲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道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誶候謹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得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寛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故不遺舊也十二曰仁愛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而後料他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道有三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圖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爲將者必因機以立勝也

重刑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

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淸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此三者不善害可待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必移將之所指莫不必至將之所期莫不必死也

善將

古之善將者有大經示之以進退而人知禁陳之以德義而人知禮重之以是非而人知勸令之以賞罰而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故能戰必勝敵必取也庸衆不然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惡混同士無誠勸賞罰不均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而諂諛進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湯武不能與爭功矣善以審因而加之威信則萬夫之雄將可圖而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

夫行師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謂日月淸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順調地勢者謂險易形殊或石門幽洞羊腸險要或峻嶺重巖洪流千里人勢者謂主聖將賢三軍有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也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

以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鬭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在權臣罰不由將人苟自利誰懷鬭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不能自衞也故孫武曰將之出也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也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其人如養愛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捨食而飼之寒者解衣而衣之賢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則所向必捷矣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人之望可以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共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為次賓有多言或中薄能小奇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

擊應

夫乃圖難於易為大於小先用賞後用刑此用兵之妙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降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各分彼傷我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利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晴明無隱利以勇力險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眾利以日暮以眾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大風暗昧利以搏前擒後也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此乎見機之道莫大於不意故猛虎失隊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蠆入袖壯夫惆惶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螫虫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所以鋒銳甲堅則人

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兵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闘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積石邱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智而心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

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將者先探敵情然後圖之師老糧絕百姓愁怨人多疾疫計不先設器械不修卒不習練外救不至途遠日暮士卒勞倦將薄吏輕懈不設備進不暇陣陣而未定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踰津越河旌旗散亂將士相違戰勝而驕行陣失次兵疲而驚大軍雖給而眾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卻擊之無疑若上虔下惠信賞必罰陳力就列任賢使能師恭而禮甲兵堅利糧備有餘政教不虛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人有此引而辟之

整師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節左右應麾與之安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

勵士

夫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畜息不倦法令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夫聖人則天賢人法地智者循古驕者毀至慢者禍及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無功者離罰無罪者怨喜怒不常者滅

戰道

征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廣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發於前或發於後聚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後先廣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堠偃鼓旌旗時節金鼓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在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强弩以衝之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之士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發强弩以中之持

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備之順其流以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銜枚出其不意或多以火鼓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要在和人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吏卒相猜士戎不附忠謀不納羣小暗議謗慝芽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况其衆乎故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矣

察情

夫兵起於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高而銳者車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卑而益備者進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旆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思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米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拽將不言熱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是也匹夫操兵之權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是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也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鬭依山塹海憑險自固若君臣和睦黎民安樂不可圖也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德以來之固甲兵以擊之其勢必克也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鬭難敗其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强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師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瘴疫利在疾鬭不可久師也

羌狄

羌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自引去長山廣積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

務未可以道德綏之未可以兵革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軍且耕且戰故疲而怯狄騎且牧且獵則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此其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狄長於騎日行倍之漢逐狄則運糧負甲而隨之狄逐漢則長驅疾騎而運之遲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狄戰多騎爭地之形勢則騎與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鋭士而禦之廣公田而實之練士卒以防之多方策以誤之候其隙以間之乘其衰以擊之則國不費而狄已勉矣人不疲而狄已靜矣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又八

遺事

後主初益州大姓雍闓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麄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諸葛丞相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狀褒因殺頎爲亂益州蠻復不從闓闓使建甯孟獲說蠻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㪷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蠻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蠻

建興三年春侯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筰卑水多爲壘守侯欲侯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王侯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之於南中分建甯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甯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牁太守移南中勁卒

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蠻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蠻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蠻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蠻漢部曲侯收其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夏五月侯渡瀘進征益州生擒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何如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侯以方務在北面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蠻漢亦思

反善侯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甯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 以上俱華陽國志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沉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八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蠻語爲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巂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

閤師次白崖川獲閻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蠻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考其時益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亦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楊升菴滇記

蠻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蠻也蠻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蠻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蠻經與蠻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輙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蠻或為報仇與蠻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武侯乃為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蠻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蠻蠻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華陽國志

中州連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關焉唐曰姚巂路起瀘州泝永寧走赤水達曲靖曰西路唐天寶中出師伐南詔亦由此進至元世始開郵傳今因之焉出湖藩轉辰沅經貴州曰

東路肇自莊蹻立傳則自國朝始也東路由大江捨舟首程曰公安六亭而達孫黃道經故孱陵縣遺甃存焉孱陵鑵子皆十里而遙樹多女貞多貴竹 楊升菴滇記

張温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蜀甚貴其才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

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丞相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 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 威遠著典戎在外

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侯引兵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衝車以臨城魏將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侯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侯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會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擊斬雙

斜谷之事司馬懿使二十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武侯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武侯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須詭誑如此

九年春丞相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懿拒侯張郃拒平侯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懿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侯宜振旅

辟尙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豫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王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費揚日月李朝字永南弟邵字偉南郪人也王士字義彊從弟甫字國山文表諸弟也先主領牧朝爲別駕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後丞相亮府辟西曹掾亦有文才兄弟三人號三龍

士歷宕渠犍爲益州太守甫善言議闕人流美稱 白綿竹令爲州右職

楊戲字文然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

何祗漢成都令時郫闕令侯以祗兼之人不敢欺

吳主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於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侯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侯書嘗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使勞問之送馴象一頭

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錦各千疋諸葛軍令云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侯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

勞平侯謝之及題卒侯垂泣三日

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蒞事使人覘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今成都出羽扇揝雜鳥毛爲之葢其遺制也裴氏語林

武侯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曇籠葢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憒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楊升菴

本傳載侯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按魏氏春秋云侯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尺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葢有此弩至侯而有所損益於其閒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皖節度四川爲大擔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翔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卽侯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侯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爲西曹椽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以竹筒密納鐵銖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牧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別傳

刀劍錄曰蜀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張飛一與趙雲并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象之意 中興書目

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覩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 顧[illegible]

崇甯縣昔武侯以蜀𦚧脆令隣邑翊日而市 唐中丞吳行魯建德碑

司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 楊去奢

侯兄瑾及從弟誕並有成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麵須臾而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滇蠻者十年前大理馬至橫山此蠻亦附以來衣服與中國畧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公戍兵 俱桂海虞衡志

叡好土功旣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諸葛武侯死乃大興宫室晉士燮所謂釋楚爲外懼者此也 魏誌

先主定益州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後其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於漢中早夭侯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張遵飛之孫苞之子尙書郎同諸葛瞻引軍拒鄧艾死於綿竹

諸葛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怪也 東坡

桓宣武温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

史萬歲征甯南蠻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破三十餘部諸蠻請降於是勒石頌德 隋書

神僧傳云梁將王琳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龍州武侯廟在宣尉司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於

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祀
仇讐而忘父母

蜀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字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折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驚視之石有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按此古昔武侯祠也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

湻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illegible]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誡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蠻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

宋高宗手書曹操諸葛羊祜三事賜岳飛

南定樓在瀘州治內宋郡守晁公武建取出師表中語爲名陸游詩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

房從眞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王建爲翰林待詔嘗於宮中畫諸葛武侯渡瀘水圖甲馬如生兼善潑筆鬼神有甯王射獵陳登斫鱠等圖傳於世

唐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韓當韋南康皐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以傲席坐於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請衆僧祝願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耳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此諸葛武侯之後身耳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與

爲善友故不遠而來此子他日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字焉後韋皐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二十一年卒謚忠武

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永安紀行軍奇變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檐山名曰受禪鼎又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諸葛武侯斬王雙還定軍山鑄一鼎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於永安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鑄二鼎一大一小武侯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鎭之 梁虞荔古鼎錄

遺蹟

侯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侯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椽犍爲李興爲文 見碑記

隆中山襄陽縣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諸葛武侯隱居地 一統志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武侯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玩 一統志

諸葛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

門路西今爲乘煙觀杜光庭錄異記云成都青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於井上或取魚水必騰涌相傳其井有龍矣 寰宇記

臥龍墨池沅江縣西三十里烏龍寺內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於此寺因名臥龍 常德府志

諸葛宅在石皷山漢昭烈牧荊州時侯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爲記 衡州府志

隆中諸葛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又有三顧門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先

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甜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爲宅銘

葛井襄陽縣東二十里荆州記諸葛宅有田創此

諸葛井益陽縣東南二里相傳蜀諸葛武侯所鑿

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許自[illegible]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鷄聲 方輿勝覽大慈寺在華陽西南五里

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 水經註

成都府成都縣太城者南門城也張儀司馬錯所築諸葛武侯以丞相開府領益州牧故晉益州刺史治太城其制因之 蜀名勝志

古城在滎經縣西五里侯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臥龍巖黔陽縣南四十里傍爲諸葛武侯古城其洞廣數十步深數里石壁如飾泉湧不竭有石竈二相傳武侯駐兵處

名山縣本志云東北三十四里古土城周七十二丈乃武侯征蠻所築遺址見存

諸葛城浴滋縣西五十里高山上相傳武侯征南時築址跡猶存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故壘存焉又有武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武侯城在臨安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卽擒孟獲之地

三交城在寶鷄縣西四十里魏司馬懿與侯相拒於此築城

漢中郡西縣後魏置嶓冢縣隋爲西縣故西樂城在縣西南武侯所立甚險固墓在縣東南 以上俱一統志

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有井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眞其下平如掌卽公躬耕處舊爲祠以奉之元至大中建書院程鉅夫作記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祀前代碑文俱存又南陽縣東北博望鎭南隱山頂上亦有武侯廟 襄陽府志

臥龍山南漳縣東五十里相傳諸葛武侯耕南陽時嘗遊此

烏山諸葛屯營因名有武侯廟

祁山在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侯率諸軍攻之縣又有南北岈二岈有萬餘家侯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邱墟信之爲殷實卽此

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峰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山上有城極爲嚴固昔諸葛武侯攻祁山卽此城也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溪徑委迤山高巖嶮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峻

瀘州擬旗山諸葛武侯樹旗于此以誓師 以上俱一統志

耒陽縣東北四十里有相公山侯嘗駐兵於此因名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公嘗會於此置烽火潼川府志

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道人谷諸葛公遣鄧芝趙雲等出箕谷卽此

興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興勢山以此名

周地圖云蒲亭縣有鐵山諸葛侯取爲刀劍字文度封鐵山侯卽此

侯計山在耒陽縣東七十五里山有七十峯上有仙人亭觀音閣亦名侯憩山謂諸葛武侯嘗於此憩息籌計兵事

銅鼓山在威清衞城西四十五里相傳漢諸葛侯征南於此獲銅鼓

會軍山潼川治東南一百六十里漢昭烈入蜀武侯張飛畧地至此百姓以牛酒犒師故名

諸葛山在道海縣東南三里侯南征駐兵於此

孟山在榮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敘州朱提山西五十里山產銀漢諸葛書曰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食

定軍山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書匣其山壁立萬仞非人跡

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壇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擊鼓聲先主既保有漢中侯之薨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侯宿營處有廟

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焉故號曰蔣山諸葛亮以爲鍾山龍盤卽蔣山也 以上俱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侯討南中過髳州於目直睽北傍山下築營蠻稱望子洞基址尙存 楚雄府

諸葛營靖州西武侯撫谿洞諸蠻駐此

諸葛營黔陽縣有四一渡頭一原神鄉一安江一托口武侯撫綏谿洞諸蠻駐兵於此營壘猶存

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諸葛亮嘗營於此又名諸葛峒 以上寰宇記

諸葛營在府城東南一十里其東嶽堰內一土墩周廻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嵗潦不沒俗爲武侯旗臺 永昌軍民府志

渭川王讓記畧云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喬木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鍾士季之所嘗致敬也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爲諸葛公所立其南七十里爲安遠寨亦公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沔水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爲名 水經注

石鼻寨在寶鷄縣東四十里侯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敘州保子寨納谿治西十里世傳武侯征南屯兵於此

諸葛寨在德安府羅陂村舊傳武侯所立

諸葛壘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城魏太和中諸葛武侯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

漢陽山北八十里諸葛平西南蠻駐軍此山

董王臺石首縣北五十里相傳董允與諸葛武侯駐兵處

萬乘湖石首縣東四十里相傳諸葛武侯屯兵於此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於此 以上俱一統志

棊盤嵓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兵著棊於此有石盤廣六尺棊痕尚存 寶慶府

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嶮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公築以防遏

滎經縣本志云滎水在城北一出相公嶺一出番境經水在城南一出瓦屋山一出改丁河一出汶川按相公嶺者以諸葛丞相征蠻所經也改丁河源出黑石汶川源出邛崍馬耳滎經水北流郎武侯七擒孟獲之地上有廟 以上水經注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順慶府志

方輿云萬勝岡在州西有龍觀寺其趾曰百丈山自邛崍或起或伏環遶州治本志云諸葛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於上爲龍觀亭

邛州西百里石盤戍俗呼爲望軍頂昔諸葛武侯駐軍於此

漢水北出遠山山谷邃嶮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水經注

武侯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武侯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巂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御據沉黎志武侯所渡當今之左御也瑟琶一作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楊升菴

勝覽云寶山在瀘州城南初名堡子山爲巡檢廨陳公損之移廨山西建堂其上袁公說友榜其堂曰江山平遠易堡子爲寶山大書揭之下瞰城郭萬瓦鱗集兩江合流郡國志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惟五月上旬渡之卽無害故諸葛云五月渡瀘也李堊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及辛怡顯雲南錄考之諸葛渡瀘乃在越巂之地非瀘之寶山

也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公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瀘津水東逕不韋縣北兩岸皆高山瀘峯最為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特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武侯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水淩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溪 水經

寰宇記云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

僰溪南溪縣西六十里昔武侯南征僰蠻于此歸服又名服溪舊志云福溪 寰宇記

華陽國志云有漢水入延江本志云漢陽山在縣北八十里漢武通西南夷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縣有順應廟乃祀馬謖者

大諸葛堰在永昌府城南一十五里其東有東嶽堰及小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 永昌府志

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

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漑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都安之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李膺記云玉女房鑿山為穴深數十丈中有廊廡堂室屈曲殆若神功非人力矣

七星關七星橋記云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又有滇海曲云神禹導河雙洱水武侯征路七星關 楊升庵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削聳有隘東之路侯因立為劍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即此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侯出師處 一統志

木門在泰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於此中飛矢死 鞏昌府志

赤阪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赤魏司馬懿寇蜀漢建興五年丞相出屯兵漢中築城於城固駐兵於赤阪即此

寰宇記云宜賓縣本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諸葛南征於此置郁鄢戍後改為郁鄢縣

邛州沉黎縣即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蠻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 九州記

邵水在寶慶府城北源出邵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武侯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流至此合資水

京口有石如羊謂之狠石諸葛武侯嘗坐其上與孫權議拒曹操志 狠石有十字斷痕先主與孫權私卜所斷也孫劉同獵醉各據一石羊後名石羊巷

永安宮府學宮地先主征吳還至白帝改魚復爲永安宮居之明年崩諸葛受遺於此 以上一統志

劉琦臺襄陽縣城東二里卽劉表子琦與武侯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 襄陽府

水經云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註云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週迴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棊布縱横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常取鹽卽時沙壅冬出夏沒劉賓客嘉話錄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

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惟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高似孫緯畧曰八陣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塡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卻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徙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舂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儆者歟詩林載晉桓溫伐蜀觀八陣圖詩云訪古識其

眞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仍顧謂從事曰此常山蛇勢也

諸葛八陣磧在夔城者江沙上碎石行列如引繩春冬時見夏秋没於水然江漲卽浮磧上數十丈比退而陣石如故

八陣圖有三處一在新都彌牟鎭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六十有四方陣法一在碁盤市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寰宇記云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鎭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闕北五里有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緯畧

曰八陣圖在新都晉時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

姚安軍民府東山在府城東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

武侯塔長甯縣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者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丈相傳諸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床懸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爲石床石粟至今猶存

萬里橋亦名篤泉橋橋之南有篤泉因蜀使費禕聘吳武侯餞之曰萬里之行始於今日故曰萬里橋唐岑參有萬里橋詩

保甯府有武侯橋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處書峽相傳諸葛武侯藏書處

通道縣有武侯兵書臺 以上寰宇記

方輿云平羌江在州城北源出西徼遶西北郭謂武侯平羌戎於此 雅州志

魏了翁朝眞觀記畧云出少城西北爲朝眞觀觀中左列有聖母仙師乘烟葛女之祠觀西有武侯祠是侯故宅也故老相傳侯有女于宅中乘雲輕舉唐天寶元年章公始更祠爲觀奏名乘烟 蜀中志

華陽國志延熙二年馬忠定越巂置赤甲軍常取涪陵之民丞相諸葛亮亦發勁卒三千人爲連弩士按志有赤甲戍與黃草峽相近在李渡之上巋市之下杜甫詩云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卽此地也

赤崖在府城西侯與兄子瑜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二云劍門關棧閣相望顏師古曰棧卽閣也按史記蔡澤謂范雎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坐制諸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華陽國志云諸葛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如此則棧閣爲二矣水經注

方輿勝覽灌縣有老人村在大面山之北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云潛夫張不羣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答曰本丞相范賢之裔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爲終焉之計圖經云卽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武侯遷羣獠于山下故名

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於此有落星村卽長星墜營處上有諸葛祠元時建

石碑耒陽縣東五里武侯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歲久字不可辨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其右後爲雷轟惟存斷

碑橫仆其側以上天中記

諸葛營在宜艮縣南小石嶺侯嘗營於此又名諸葛峒中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公石刻文曰碑卽仆蠻爲漢奴蠻畏誓嘗以石搘捂 一統志

魏鶴山集有夔道諸葛武侯碑又有答馮敘州邦佐謝武侯廟碑啟本志云府城南姜維屯一峰突起高千仞其頂平相傳姜伯約於此駐軍

諸葛武侯行廟碑在興元府固縣西唐貞觀十一年置

諸葛武侯碑在昭烈帝廟中長慶四年裴度撰柳公綽書 成都志

武侯碑陰記集古錄云唐崔備撰元和二年武元衡刻及其寮屬題名於武侯廟碑陰 成都府志

蔡山在瀘州城東五里舊傳諸葛侯於此夢見周公助以陰兵因立文憲王廟又名周公山李燾詩巖巒最高頂雲氣時蔚薈彷彿羣仙宅宮闕輝珠貝

寰宇記文翁立文學講堂一名周公禮殿按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夢見周公勑所在祀周公也

黃陵廟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諸葛武侯建祠一名黃牛廟又名靈感廟

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亦有祠 保甯府志

武侯廟在黎平府城南隅 黎平府志

通志云瀘州寶山之瀘峯有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拜於廟前宋劉光祖詩云蜀人所至祠遺像蠻徼猶知問舊碑

武侯廟在府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廟祠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元揭徯斯有詩 永昌軍民府志

八陣廟在新都治二十里卽武侯祠前有八陣遺跡

諸葛廟均州房縣西長望川

諸葛武侯廟景陵縣白湖村

諸葛廟雲夢縣北二十里

諸葛武侯廟公安縣西孱陵街至元戊子邑民李鎧建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伏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一方感祀焉 襄陽府志

諸葛武侯廟寶慶府邵陽縣東南二里宋湻祐中建

諸葛武侯廟武岡州右宋湻祐中建

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烟觀孔明表云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卽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隤少城獨存武侯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

武侯廟在司城北三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又作二室塑唐韋皐李德裕像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銅仁府志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侯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閟宮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成都府志

武侯廟在太原府太谷縣咸陽谷

忠賢堂夔州府治內初名歲寒宋慶歷中建取嘗經遊此地者屈原諸葛亮嚴挺之杜甫陸贄韋昭範白居易柳鎮寇準唐介十八畫像於堂中外栽修竹林栗有記王十朋詩六月修筠帶雨移丁甯護取歲寒枝十賢清節高千古不是此君誰與宜 一統志

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八陳圖之臥龍山上有堂曰開濟堂何

耆仲小記云堂閱歲久垂壓矣淳熙疆圉作噩瀆山何耆仲假守舉而新之因訪善本重合侯像摘老杜兩朝開濟老臣心之句以字堂巫山尉任份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 夔州志

諸葛武侯祠東安縣西

廣德寺在隆中書院傍唐時建書院祀武侯以寺僧主之明成化中重建

夔州臥龍山府治東北五里上有諸葛祠因名有泉極清冷

懷古樓綿竹縣東隆慶初建祀諸葛瞻父子紫巖南軒二先生

萬歷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蕩平九絲城都蠻俘獲諸葛武侯銅鼓九十三面擇有聲者六十四面以獻疏畧云都蠻呼銅鼓

曰諸葛鼓相傳以爲寶器審阿大王等執稱鼓有剝蝕有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刼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刼刼數勝益以鼓爲靈臣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螭刻鷺間綴蝦蟇其數皆四縉紳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置於水擊之其聲更鉅

銅鼓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褌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夔州府江岸與八陣圖相對有石鼓世傳武侯教戰之鼓夔州府志

侯初平蠻傲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衆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營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蠻必有變者此渡瀘幾時勾當作事眞有神耶

孫貢驛七亭而達順林坡於塔岡坦於順林望皆烟篁饒水田

羅塢棹庄皆十里而遥山多荒茅亭卒吹錫叫竹以代銅鉦順林驛六亭而達澧州絕涔水水清徹產蠃蚌巨者象盤岸有諸葛遺釜二有澧陽橋遇仙橋有車肩故里有屈原祠蘭江驛實枕澧水

隋僧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没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公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禱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竪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 高僧傳

宋御仗有諸葛公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殿者規 宋書

楊愼曰孔明炊釜麻城毛柱史鳳詔爲予言近日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爲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皐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信侯之才藝固后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鷄鳴枕不一而已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爲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像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 事初紀物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蠻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椎髻以白氈
繫之云尚有諸葛制服也

魏畧云劉備性好氈適有饋之牛尾者備手結之諸葛亮曰將
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氈而已備乃投氈曰以忘憂耳按韵寶
氈音毦織羽爲衣也諸葛亮與吳王書云所送白氈薄少重見
辭謝益以增慚

齊諧記武岡有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
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
暮復然其人以爲怪而碎之見其中設有機局以應夜氣乃諸
葛武侯鷄鳴枕也

書苑云蜀先主常作三鼎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

雲貴土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
稍高其戶者輒禍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爲諸葛公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
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帶孝幘市井中八十常八九余嘗以
重午登南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有司
郎嚴禁之恬不爲止 浣水續談

明黃中允輝曰陳三謨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
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以鐵錮之又白沙
驛形勝稱最而皆蠢蠻陳訝之往尋籠絡已被掘斷亦有小碑

曰諸葛禁地

先主寓荆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武侯作保券至宋猶存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剁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苦弗獲居閑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成都西金容坊有石二株舊曰石笋前秦遺址諸葛武侯掘之有篆字曰蠶叢起國之碑以二石柱横埋中連以鐵一南一北無所偏倚又五字濁歜燭觸鐲時人莫曉後范長生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歜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丑未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鐲字可記主豐稔後以年事推驗悉皆符驗 見萬花谷

蜀郡臨卭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矣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卽滅其年蜀併於魏 異苑

按華陽國志臨卭縣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煑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煑之得無幾也

道家多作柏葉湯常點益人古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武侯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收以作藥其味甘香

於常柏也

儒林公議云武侯廟前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悴歷王孟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辛卯夏五月枯柯再榮時人異焉三國迄今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幹並存夭矯若虬龍陸游劍南稾云唐有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以爲手板書於圖志非誣至今則此柏亦稱靈異著聞極矣

嶲州界緣山野間有菜大葉而粗莖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煑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饑名之謂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櫪林謂之諸葛木也諸葛

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劉禹錫嘉話錄

益州記云綿竹東武山有江池出白蓴冬夏帶絲肥美爲一州最地圖記云是諸葛武侯池中物池是侯所鑿宋元嘉中刺史陸岩嘗取以獻 池李膺有記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 陳師道履

常後山談叢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

三十六世孫羲基編輯

八陣

刻八陣圖舊序

東萊藍章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托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于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

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卻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圓而神故卻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駐漢

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鈎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鬭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于此哉

藍公八陣合變圖說敘

維揚徐昂

諸葛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實得于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

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衡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卻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衞于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爲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

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洲者按此圖也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于總圖後少卻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遣使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與語脗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爲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擺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以成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之氣十倍尋

常矣乃制爲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公之忠貞知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八陣圖說中來邪若夫陣圖之說之用于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八陣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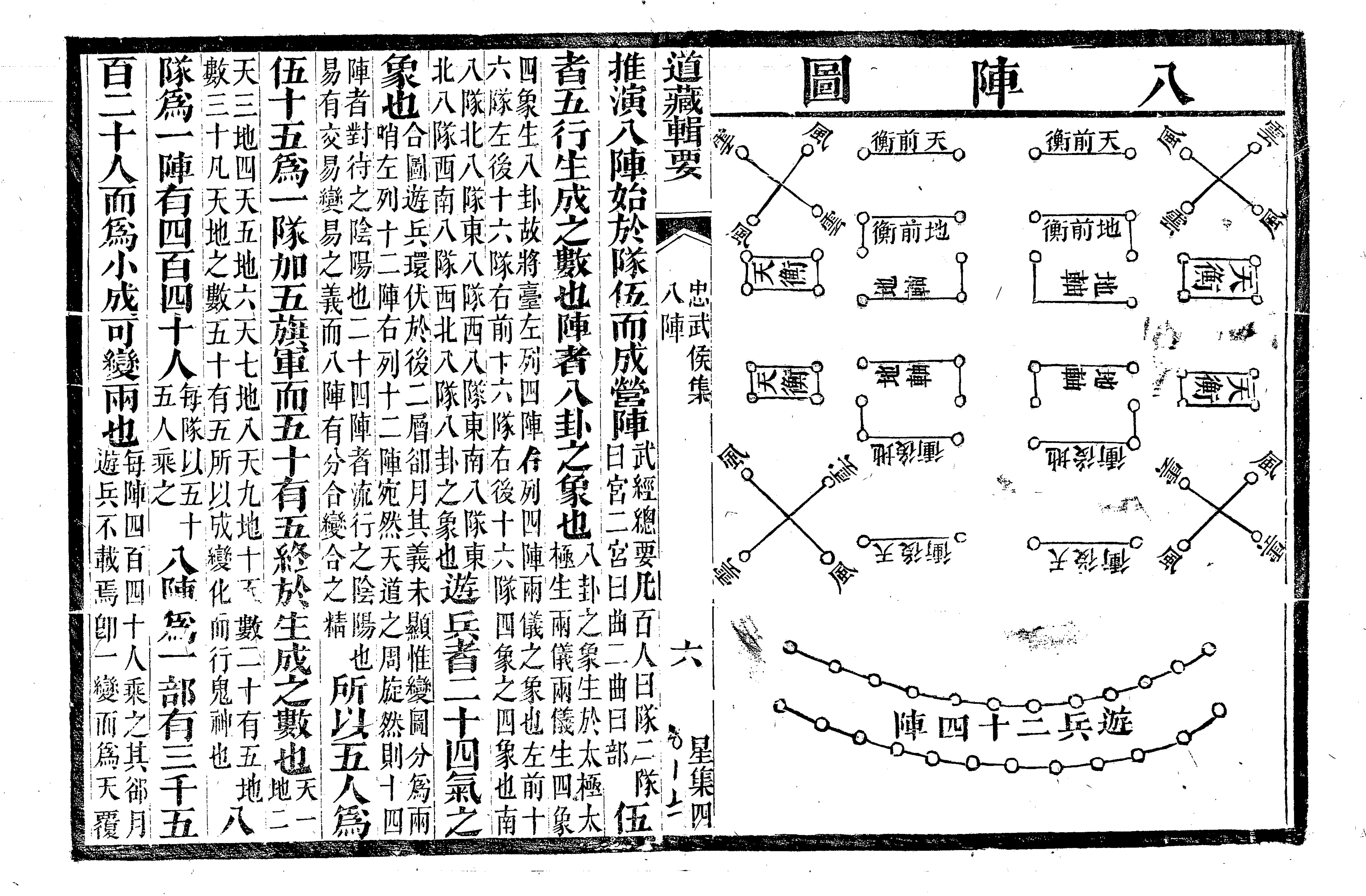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嘩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哱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牽馬第二聲哱囉響

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哱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礮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礮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礮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

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礮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止各趨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畢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旛如舊聽本哨官八

天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為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礮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咧咧響發喊捽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哱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礮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遶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陣中軍舉

青白二旗為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礮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遶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礮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武經總要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宮二宮曰曲二曲曰部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八卦之象生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將臺左列四陣合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左前十六隊左後十六隊右前十六隊右後十六隊四象之四象也南八隊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東南八隊東北八隊西南八隊西北八隊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合圖遊兵環伏於後二層卻月其義未顯惟變圖分為兩哨左列十二陣右列十二陣宛然天道之周旋然則十四陣者對待之陰陽也二十四陣者流行之陰陽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而八陣有分合變合之精所以五人為伍十五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每隊以五十五人乘之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兩也每陣四百四十八乘之其卻月遊兵不載焉即一變而為天覆

地載二陣回營已畢又二變而爲風揚雲垂二陣回營已畢又三變而爲龍飛虎翼二陣回營已畢又四變而爲鳥翔蛇蟠二陣是也

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

每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加遊兵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以全隊出攻全隊留守南一部變天覆 陣北一部變地載陣東一部變雲垂陣西一部變風揚陣東南一部變龍飛陣西北一部變虎翼陣東北一部變鳥翔陣西南一部變蛇蟠陣遊兵卻月於外有變仍分兩哨一守一攻○其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士各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警權命悉由中將以制治焉其所以謂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者豈兵家策應而有常形哉如八面有警則八面正兵爲正遊兵爲奇如四面正向有警則出四面正兵夾擊豈非奇乎如四警有警則出四正兵夾擊豈非所謂正亦以爲奇乎是以活物隨形應變以勢非知道者其能然哉

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

每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加遊兵一萬五百六十人共有三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人以前隊出攻前隊留守南一將變八陣東西四隅各變八陣遊兵一

依中成分列隨機應變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上各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警權命悉由大將以裁成焉

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

六華陣起於李靖外六軍一日前鋒一日後軍一日左虞候一日右虞候一日左廂軍一日右廂軍環而圍之象六出華中軍爲奇外六軍爲正內分三道其隔落鉤連曲折相對與八陣者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華陣者圓陣也

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

此言一面開方所用地步

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

此言四方相離步則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閏也小成小將居之中成中將居之大成大將居之是謂握奇之說也或本握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衡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衡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衡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閧中軍舉號每陣皆閧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閧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閧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覘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閧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衡十六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閧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直衝南前一面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行陣始亦依前例定號以次壘衡則不雜亂而整矣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其

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忠武侯集

八陣

總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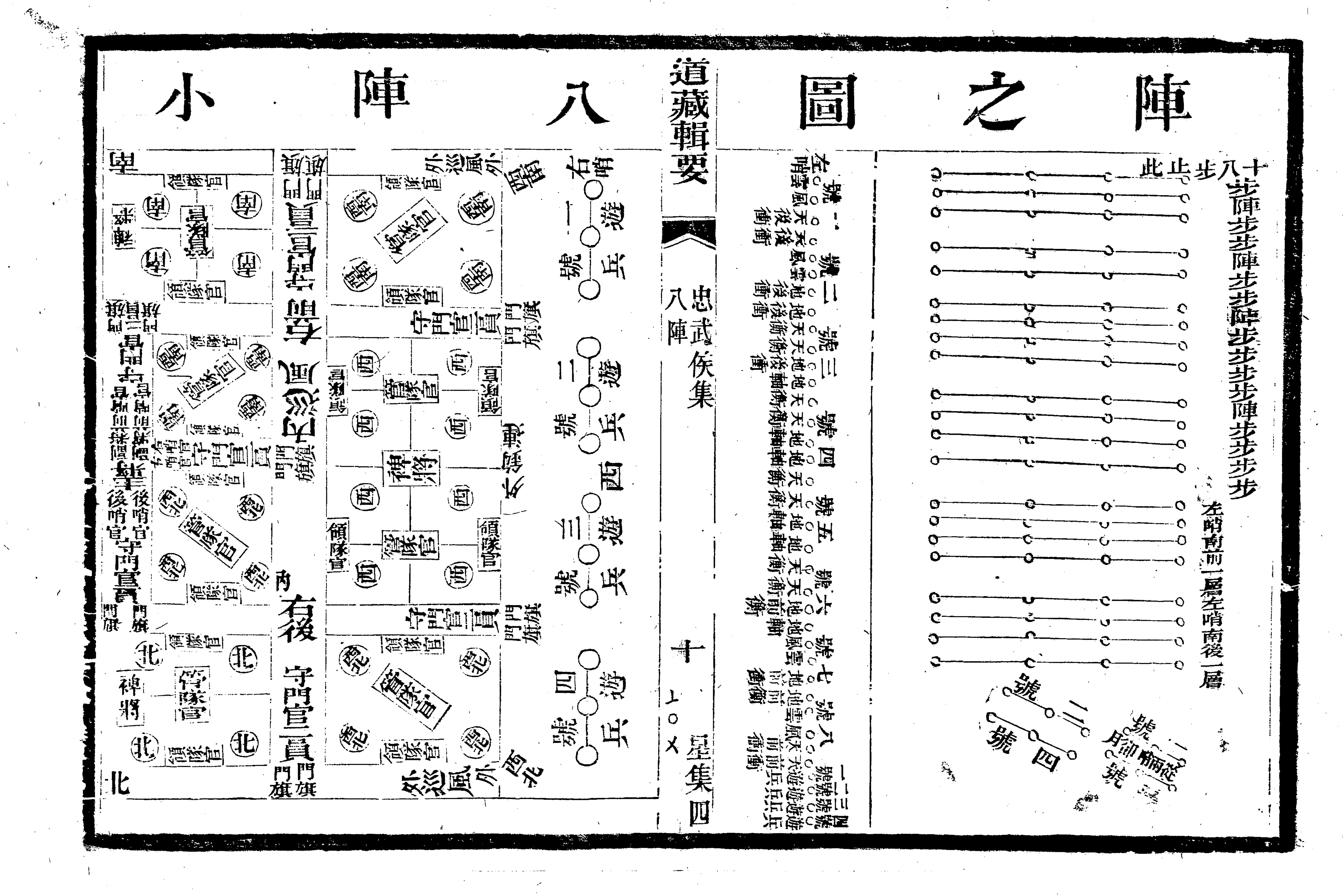
右哨雲
前
一號 風天天後衝 後衝
二號 雲風天地地後後衝 衝
三號 天天地地天衡衡後衝 衝
四號 地地天天地地衡衡衡衡衡
五號 天天地地衡衡衡
六號 天天地地風雲前衡衡
七號 地地雲風前前衝衝
八號 雲風天天前前衝

一號遊兵
二號遊兵
三號遊兵
四號遊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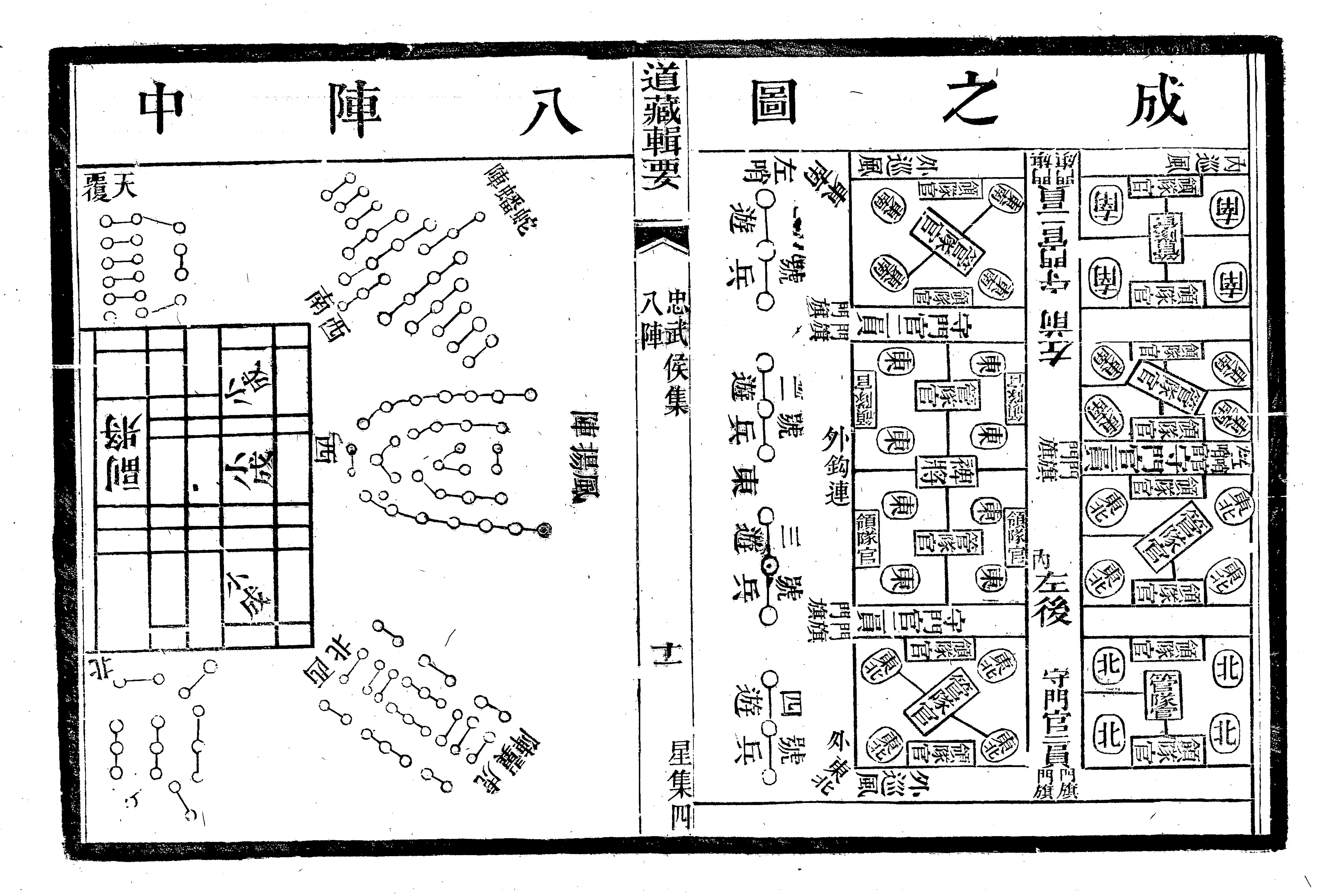
不動八八步止
十此不動六八號出
填此不動四六號出
填此不動一四號出

下坎八
第十二號
第十三號
第十二號
第十三號
出八四八六三八六三八八八六一八八八六
右哨前南一層右哨南後一層

遊兵二十四陣
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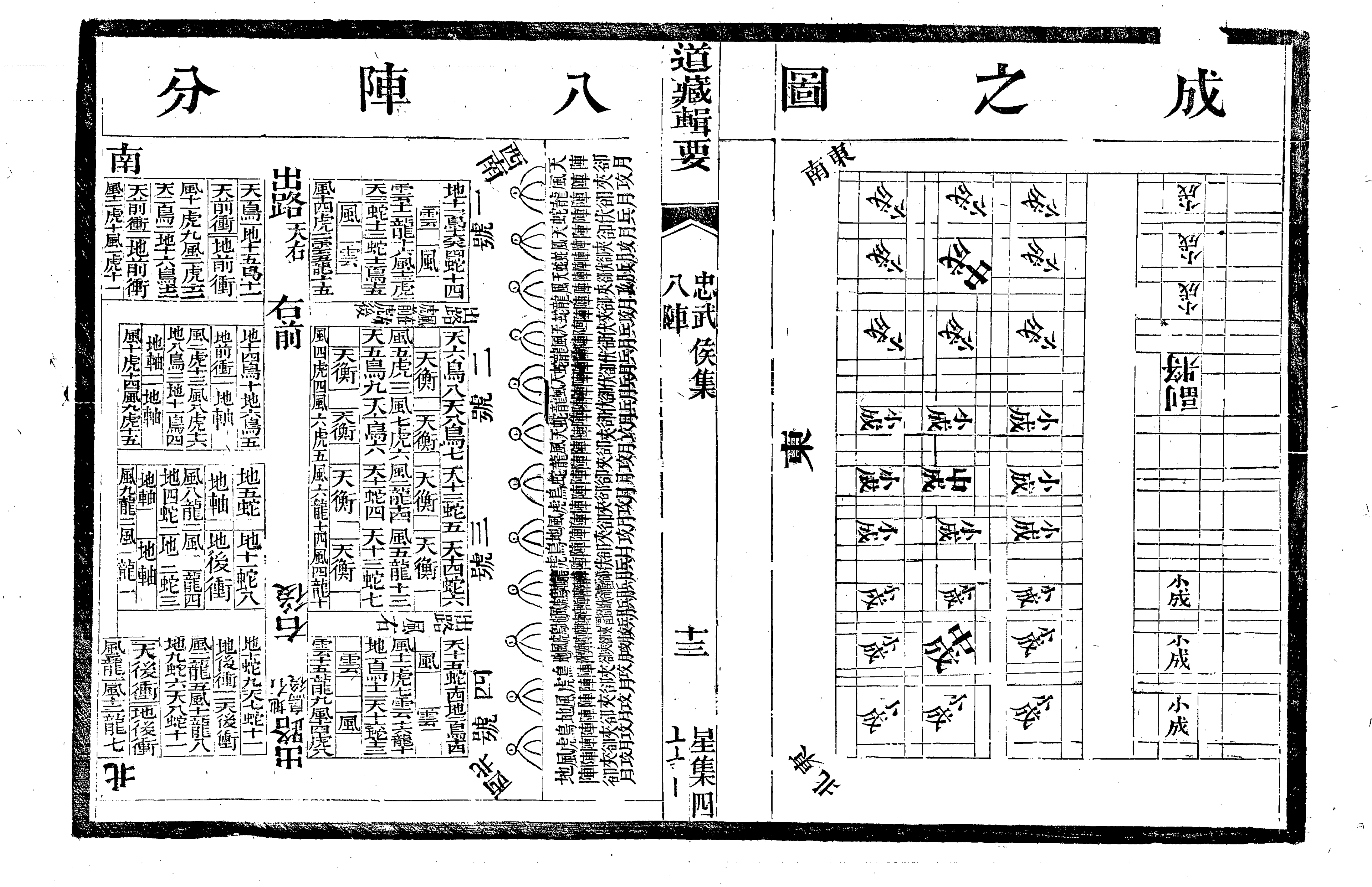
八陣小陣之圖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八陣
十
昴集四
十八步陣步步陣步步陣步步陣步步陣步步步
此步八步
左哨前一層左哨南後一層
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遊兵
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天後衝 地後衝 天前衝 地前衝
天軸 地軸
風 雲
守門官
領隊官
管隊官
神將
南 西 北
後哨官
守門官
右後



成之圖
八陣中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八陣
十
星集四
天覆
蛇蟠陣
風揚陣
雲垂陣
南西
西
北西
地載
守門官二員
外鈎連
一號遊兵
二號遊兵
三號遊兵
四號遊兵
左哨
右哨
後
內巡風
外巡風
門旗
管隊官
領隊官
神將
東
北
東北

八陣大成之圖

南西 西 北西 南 北 東南 東 東北 小成 中成


八陣分
成之圖
南
出路
右前
右後
北
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東南
東
東北
中成
小成

撥總圖

東南

天九蛇十 地十三蛇十
天前衡 地前衡
雲十二虎十 雲十虎六
天十蛇十一 地十四蛇九
天前衡 地前衡
雲十虎八 雲十二虎五

出路 天左 蛇後

天蛇十五 地十五鳥十五
風 雲
風十五虎十七 雲十三龍七
地十六鳥十六 天十六蛇十六
雲 風
雲十四龍 風十六虎十

左前

地十蛇一 地十蛇二
地軸 地軸
雲九虎一 雲十虎二
地十蛇八 地九蛇三
地前衡 地軸
雲三虎四 雲九虎三

天三蛇七 天五蛇四 天九鳥六 天十二鳥九
天衡 天衡 天衡 天衡
雲四虎十一 雲十二虎十三 雲十六龍五 雲十四龍
天四蛇六 天六蛇五 天十鳥七 天十二鳥八
天衡 天衡 天衡 天衡
雲五虎十一 雲七虎十四 雲七龍六 雲五龍四

左後

地十二鳥四 地六鳥三
地軸 地軸
雲十龍五 雲九龍六
地八鳥五 地三鳥十
地軸 地後衡
雲六龍十四 雲三龍十三

出路 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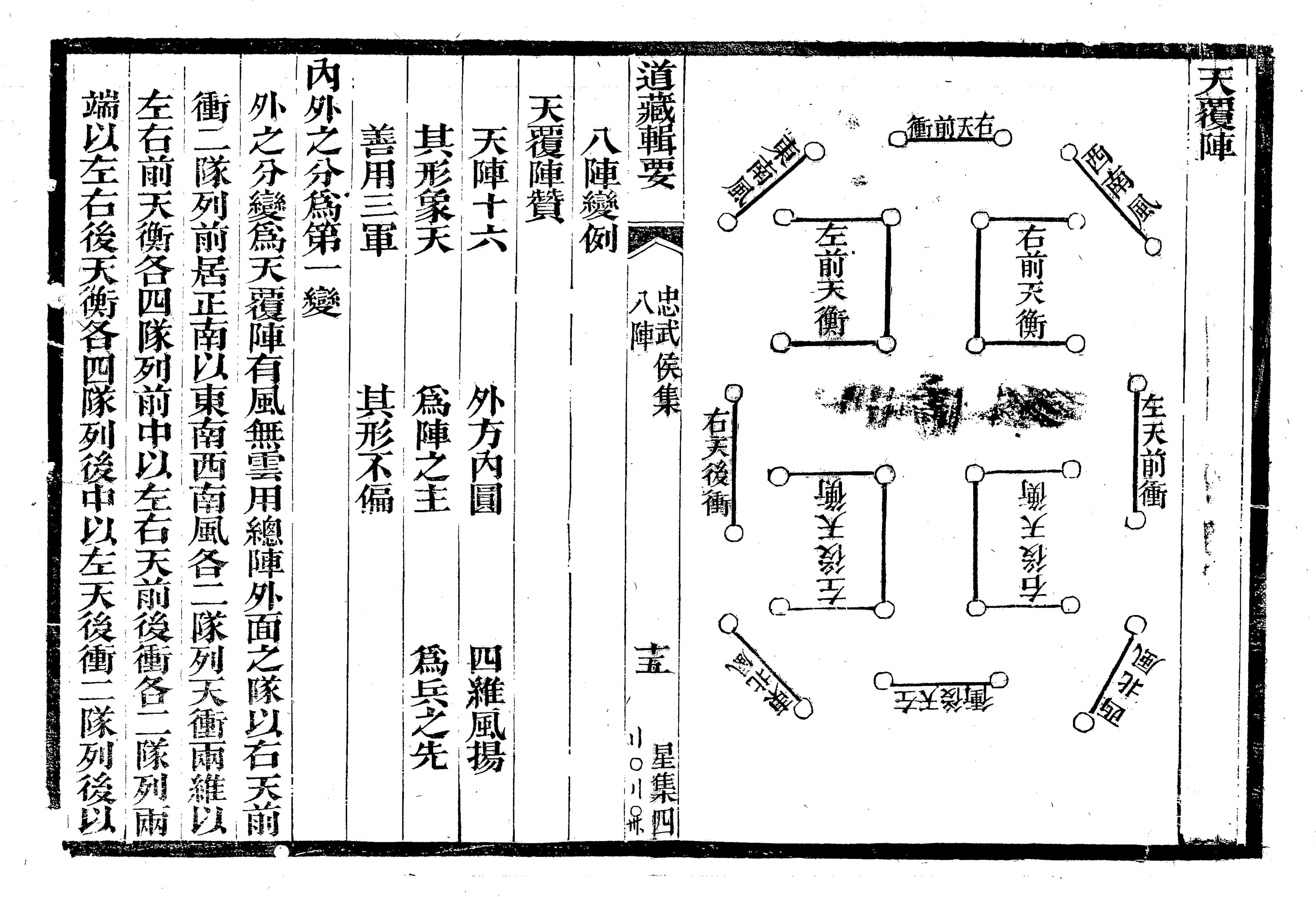
地七鳥十二 天十七鳥
地後衡 天後衡
雲龍十 雲十二龍十
地三鳥十一 天十五鳥十二
地後衡 天後衡
雲龍十二 雲十二龍九

地四鳥十三 天十四蛇十五
雲 風
雲十三龍 風十五虎十五
天十一蛇十六 地十五鳥十四
風 雲
風十六虎十 雲十四龍

西北

總圖如陰陽之互藏其宅八陣分變實清濁之異其施故天雲龍鳥四陣屬陽淸而垣居東南地風虎蛇四陣屬陰濁而垣居西北遊兵亦各以類相從進退開闔一陰一陽不啻春秋之有分節啓閉之有顯藏然元氣未嘗不周流統貫於其中是故大將者馭衆行師之元氣也智慮少滯則兵形無所不攝運動失度外邪得以乘隙而八三軍之司命無寄寓矣可不愼歟

天覆陣



八陣變例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外方內圓　四維風揚

其形象天　爲陣之主　爲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

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冲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窮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風揚陣贊

風無正形　附之於天　變而爲蛇

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　萬物撓焉

蛇能爲繞　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二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

謂風附衡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左天後衝
左地前衝
左地後衝
左後地軸
東北雲
左前天衝
左後天衝
東南雲
左前地軸
西北雲
西南雲
左天前衝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　始則無形　變爲翔鳥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
千變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衡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龍飛陣贊

天地後衝　龍變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　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

西北雲各二隊列衡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西北風

右前天衡

右天前衡

西南風

右地前衡

右前地軸

左前地軸

左地前衡

左天前衡

左前天衡

東北風

東南風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衝　變爲虎翼　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　淮陰用之　變爲無極
垓下之會　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西南雲
西北雲
右地前衝
右前天衝
右前地軸
左天後衝
左後地軸
左後天衝
左地後衝
東北雲
東南雲

鳥翔陣

鳥翔陣贊

鷙鳥將搏　必先翱翔　勢凌霄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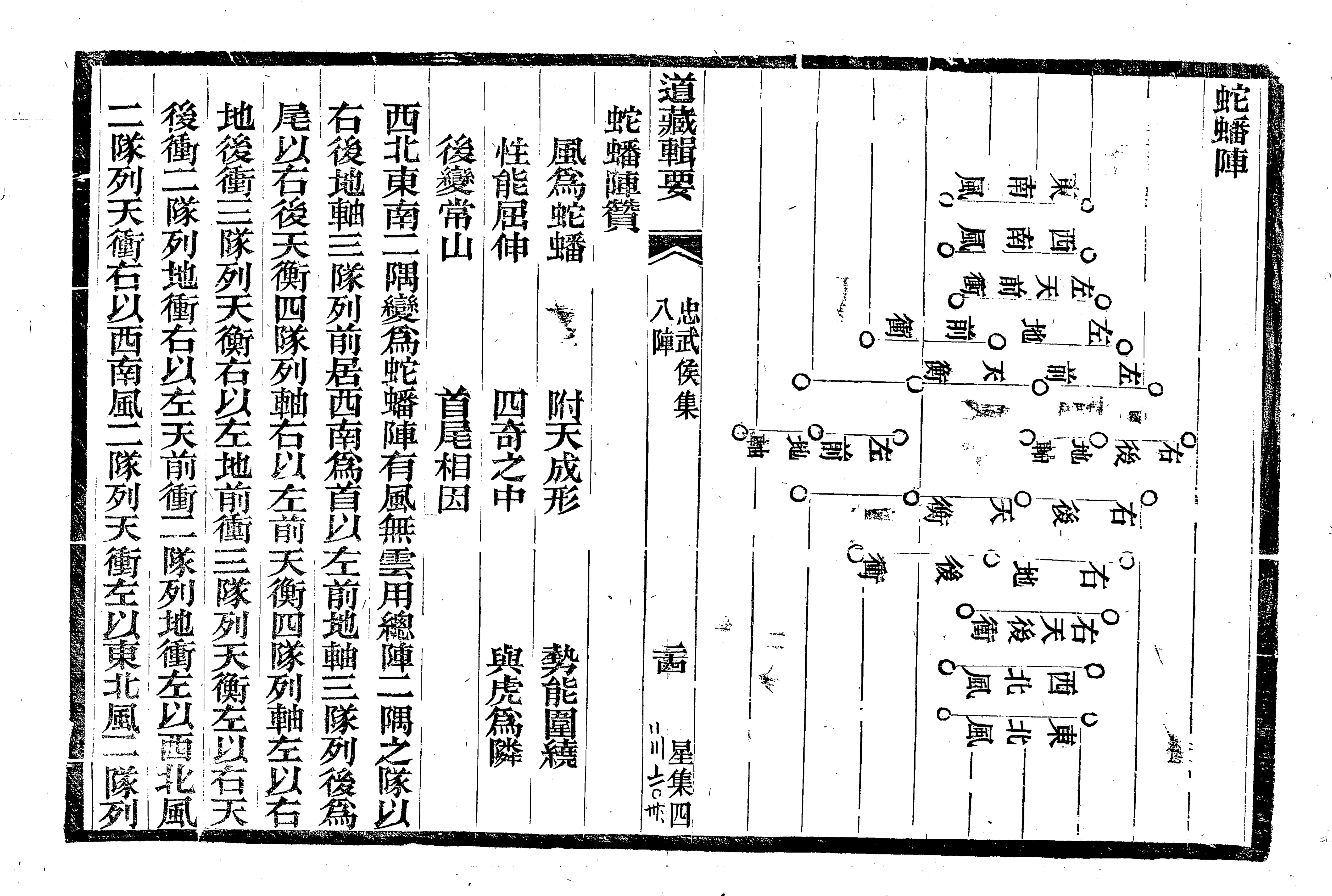
飛禽伏藏　審之而下　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　三軍莫當

四隅之分爲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

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蛇蟠陣贊

風爲蛇蟠　附天成形　勢能圍繞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爲隣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衡四隊列軸右以左前天衡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衡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衡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衡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衡左以東北風二隊列

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常山蛇陣

揚以挑戰

庚前曲

辛後曲

壬前曲

癸後曲

右部

後部

己後曲

奇

伏

備

中部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官等

以精騎為殿

左部

前部

戊前曲

備

伏

部

揚以挑戰

乙前曲

甲後曲

丁前曲

丙後曲

常山蛇陣又圖

揚 揚

庚前曲 辛後曲 壬前曲 癸後曲 巳後曲 戊前曲 丙後曲 丁前曲 甲後曲 乙前曲

伏 伏

備 備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爲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爲必勝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敵破一處卽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制各立陣名部曲分鬬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與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軍爲中黃

陣次有若前衝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摧兇決勝

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大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摧兇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右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一

傳

別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稍長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稱之爲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及屯新野徐庶見左將軍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則不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由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

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為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

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荆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竝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

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秖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

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羣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卽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

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嘆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戒勑其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卽位於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

參署者集眾思慮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自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

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聾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轝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

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髳牂牁太守朱褒越巂髳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畧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

守伉永昌太守竝封亭侯進兵越巂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髳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返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蠻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蠻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髳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

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彊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

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和雍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眾

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玆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䘏灾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戈姚伷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辨深爲根本至計臨發上疏云云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

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沖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

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

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
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賊邪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
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
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
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
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
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
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
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

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
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
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
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
存漢室辟爲室掾史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
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云云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
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
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
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

以賀亮亮楸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明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

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山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

魏使大司馬曹眞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域與眞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月餘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眞等引師退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曜郭淮於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流馬及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眞有疾魏主叡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

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六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

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死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橦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報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平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

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甯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挍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顒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

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幗懿恚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禕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禕卽費禕也

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獨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北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

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刋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詑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纔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

於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嘆曰吾終爲左衽矣亮既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以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遹遐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蠻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時亮薨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

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亮篤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爲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策馬爲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

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許曰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袁暐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二

詩

祠廟

謁諸葛廟　劉希夷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釋來從所歡慼亂亦歔欷咨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白首入吳市秋風恐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衡飈清義動幽遠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漠漠點寒砌饑鼯墮蒼瓦澹薄公所憩靜然相英姿孤懷亦差𢚼

武侯祠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歘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三山林粟詩序云侯祠舊在西山歲久摧圮永嘉王詹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

武侯廟　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武侯祠　武少儀

執簡焚香入廟門武侯神像儼如存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連吳振弱孫欲盡智能傾冦盜善持忠節輔庸昏宣王請戰貽巾幗始見才吞亦氣吞

武侯祠　楊汝士

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功德流何遠馨香薦未衰敬名探國志飾像慰甿思昔謁從征蓋今聞擁信旗固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

武侯祠　陳鷟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氷危姦豪拔劍將羣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臥南陽韜稜晦角陰營爲高吟梁甫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强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歘聞元直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忼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電勛勵士卒獈蛟螭分留猛將控荆渚冀戴昭烈來坤維獻皇遘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羣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并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伊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路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詔崇靈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夷上承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

仗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眞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㬥然不起軍如癡仲達雖走禪終虜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颯颯烟頭暮雨颸寒綵妖狐恠兎穴壞壁饑鴟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石苔蘚斕斑斐相碑手植勁柏尚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睟容昏剝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慕風概灑淚躑躅成此詩

諸葛廟　　竇叔向

永安宮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方初退舍擬稱三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影石在窮沙尙啟行歸蜀降吳竟何

事爲陵爲谷任蒼蒼

武侯廟　　柯甲

巴江一綫東巴山不礙登高氣象寬寺隱蟠龍松影亂碑殘科斗蘚痕漫十分瀲灩隨宜暖一酌泓澄徹骨寒欲雪孔明千古恨令人勇跨玉驄鞍

武侯廟　　朱煥

野性從來物外便瘦筇拄到臥龍巔下臨斗絕疑無地峻極盤旋別有天遠遠峯巒猶帶雪蒼蒼竹柏幾經年武侯向日三分國大士今朝一派泉休泥遺編論往事且將此水滌眞田淵源瑩潔惟方寸世界收藏幾大千

武侯廟　王十朋

臥龍起南陽不爲鼎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蜀

武侯祠　王十朋

八陣圖旁丞相祠風雲慘淡會當時功成豈止三分漢才大非惟十倍丕渭上忽傳司馬走蜀中長起臥龍思我來再拜瞻遺像淚滿襟如老杜詩

武侯新祠　王十朋

山藏古寺柏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沙上不聞江轉石人間幾見谷爲陵龍蛇樹影搖千尺玉雪花枝吐萬層堪歎草廬誰復顧淒然香火卻依僧

臥龍山武侯祠用前韻　王十朋

我輩逢山眼卽青臥龍頂上喜同登圖留沙磧懷諸葛詩誦江濆憶少陵巫峽雲飛天一握瞿唐魚化浪三層籃輿又向人間去回首林泉媿老僧

臥龍山謁武侯祠次前韻　張震

勳業場中托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顧廬可是依立德一釣何妨屈子陵力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土不成層他年一睽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臥龍山謁武侯祠次前韻　查籥

山巔祠貌儼丹青千載懷人爲一登隱隱故營連白帝茫茫恨

水向西陵石根藺芷香無價雲頂松杉翠作層入事天機古難料詩成試語定中僧

武侯祠

數椽寥落白雲封古柏森森積翠濃臣主羈孤終意氣干戈經濟尚從容邊關那得傳流馬古廟猶疑隱臥龍民力西南今更竭經營何計步奇蹤

謁武侯祠四首　吳之皡

奉命來西蜀停車拜武侯故山猶在望千古若相求魚水隆中意風雲渭北愁不知何感慨淚與水東流

又

出谷吟梁父飄然仙子顏一朝來白帝六出到祁山愁積青城雪腸迴岷水灣蜀民常永歎丞相不來還

又

古今多將相誰者是吾師意氣如公旦文章似楚辭談兵無敵手立政有奇思何處求肝胆風霜上古祠

又

翠柏尚陰陰西風吹好音依稀行役地寥廓古賢心戰伐事已往英雄氣尚生山川殊自好感往意何深

武侯祠　李仙品

五丈原荒未可尋獨留遺廟倚江岑由來西土嚴堪治卻恠南

八縱亦擒海內鼎分孤鶺遁隆中雲臥一龍啗鞠躬死後猶餘
恨翠柏黃鸝自古今

武侯祠　朱熹

空山臥龍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
名小築倚幽壑永念千載人丹青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
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
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拜武侯祠有序　唐莊王

孔明佐昭烈復漢室開誠心布公道可以爲萬世相天
下者之法矣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
誼明道以扶世立教當百世祀之可也今城西臥龍岡
爲侯發迹之地建祠肖貌血食有年暇日往謁祠下訝
其棟宇傾圮心欲新之既而遂形於夢寐感悟之餘乃
命工重加修葺告成之日敬潔醴牲奠焉因賛一律時
正德丙寅秋吉也

曉來床下拜遺風新宇輝煌禮合崇光嶽有靈頻我夢山河無
語肅神宮桂槳鳴鼓喧瑤席甲馬屯雲駐碧空願得淯陽私舊
澤常教禾黍報年豐

謁武侯祠　唐藩三城康穆王

古柏年深翠色屯龍岡迢遞接荆門魏吳未滅星先隕天地昭

臨節尙存二表已深爲國計一心誠切報君恩叢祠俯仰應增感五丈原頭日易昏

武侯祠　　唐藩文城恭靖王

炎鼎將移世運窮先生何事老隆中若教新野無徐庶誰識南陽有臥龍三顧草廬知節操兩封師表見精忠當時若遇初昇日應使張韓立下風

遊臥龍岡拜孔明祠　　藩蕩陰王

臥龍岡下試重遊步入祠堂謁武侯碑上苺苔春雨足草迷田野暮雲愁鼎成炎漢三分國力挽殘陽四十秋垂世文章昭日月出師二表見忠猷

臥龍祠　　陳珂

扶持漢室傾心力成敗由天豈自由伯業一匡貞不易遺才三代向誰求補天鍊石功難晦挽日麾戈志未酬終古英靈含永恨臨風有淚欲零眸

武侯祠　　曹璉

一帶長江遶故墟孔明曾此結茅廬韜光久負商伊志枉顧頻勞漢胄車八陣圖成終不朽三分國定欲何如觀風偶過躬耕隴慨想長吟恨有餘

臥龍祠　　顧福

臥龍岡下野雲屯長慨當年舊棘門國據三分惟死誓名高二

表若生存曹瞞父子眞無道漢室君臣自有恩血食南陽千古
祀廟堂香火慘黃昏

臥龍祠　　祁鳳

淯陽門外草蕭蕭丞相祠堂路不遙耕隱岡形迷故址斷碑文
字記前朝風雲尙想當年會祭享猶勤此郡僚禮樂未興征伐
寢英雄千載恨難消

臥龍祠　　習韶

襄陽塘下江水流臥龍不起江雲愁高歌梁父橫六合白頭不
見天涯秋夕陽茅屋都如水怪見將軍吐虹氣片言許國失英
雄魚水波濤坐中起炎精熠熠蜀天高瀟灑萬里吹鴻毛圖陳

八陣垂宇宙勛名誰復論蕭曹鼎湖龍去靑山杳星墜轅門蜀
山曉畫圖空寫漢官儀千載人間出師表

題諸葛祠　　胡希顏

拂拂旌麾日正長驅車特拜臥龍岡傲廬陳迹生荒蘚越世高
風吹野棠忠節已昭蜀社稷才名猶紀漢文章也知千百年來
後尙有餘光射草堂

臥龍岡謁武侯祠　　李翰

海嶽同雲起臥龍出師二表見孤忠長星忽爲營前殞大業終
墮再造功八陣有圖留漢沔六韜無地斬奸雄草廬遺址多年
後贏得知音作閟宮

諸葛武侯廟　章孝標

木牛零落地圖殘山姥燒錢古柏寒七縱七擒何處在茅花櫪葉蓋神壇

諸葛祠次韻　張維

荊州初定更西屯長憶當年入劍門赫赫威聲曾顯著堂堂遺像儼生存三分猶自摧強敵兩表還將報國恩漢業未興人去久一天風日自朝昏

拜諸葛武侯祠　彭澤

丞相祠堂盛楚西千年香火重雕題古湫雲暗神蛟宅老木風生鐵馬嘶威到七擒無爽緬圖開八陣走鯨鯢臥龍岡上高回

首陡覺江東鄰下低

拜諸葛武侯祠　唐皋

誰復扶將漢業西曹瞞墓石不堪題草廬永固龍方臥銅雀纔荒馬尚嘶巾幗有人空畏虎郊原無地解封鯢獨憐憤絕茍文若祠下經過首合低

拜諸葛武侯祠　王鴻儒

蒼烟喬木蔭西東中有丹青一畝宮師出當年威可想名傳絕徼古誰同葛羅唐室誇文事爨翫隋朝競武功風俗變華知有事遺容終古配猶龍

拜諸葛武侯祠　毛澄

討賊心如逝水東還將黜罰慮深宮漢家天下誰當有王佐規模自不同魏號縱尊非大義益州雖小是全功要知成敗難先睹莫把三分笑伏龍

拜諸葛武侯祠　　秦金

天下奇才出統軍陣圖龍虎際風雲七囘擒縱眞能事一語輸降豈浪云恥共魏吳成鼎峙忍聞南北竟瓜分轅門昨夜瞻星隕囘首西山日已曛

拜諸葛武侯祠　　李充嗣

炎爐重噓氣槩雄池中雲雨化蛇龍一行上表千行涕三代遺才異代逢營壘江頭還似舊君臣地下定相從錦官城外森森柏猶肅風霜滅魏容

拜諸葛武侯祠　　汪玄錫

金湯遙逼灞陵東禾黍離離滿故宮銅雀臺中春正好杜鵑聲裏恨誰同圖開八陣無遺算業正三分未竟功地下主臣如覲面雄飛還共鼎湖龍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何景明

風日高原暮松杉古廟陰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星落營空在雲橫陣已沉千秋一瞻眺梁父爲誰吟

題武侯祠　　王尙絅

龍臥南陽數代英將軍何處早聞名功成詎止三分策師出誰

知二表情筆底天威操復縱帳前生氣死猶驚燕書故在閒相儗梁父吟成意未平

謁諸葛武侯祠　蕭鳴鳳

氣聚崇岡紫翠深百年懷抱此登臨山連嵩岳來天地名與八龍並古今瞿峽風雲時變現中原牛馬幾銷沉誰將清世調元手會取三分創業心

過南陽謁忠武侯祠　賈詠

大名宇宙垂芳久忠武丹青照冊香輔漢半殂天可弔吞吳遺恨失堪傷百年禮樂應誰待三代人才信足當兩地古祠多古柏臥龍元自起南陽

過拜武侯祠　牛鳳

熟讀雄文識指歸忠臣肝膽照晴暉益州名義一朝正吳魏兵戈萬載非天下奇才能見幾雲中高鳥只孤飛論功擬德伊周侶成敗無勞作刺譏

謁武侯祠　簡霄

草廬己定乾坤計高臥甯爲逸豫謀十倍才猷真陋魏三分事業足安劉龍岡終古勳名在魚水當年意氣投大運終移難獨復雲霄杳杳望伊周

謁諸葛祠重有所感　劉濬

淸風千載謁茅廬綠樹深深聽野烏渭水有田當易魏瞿塘列

陣欲吞吳英雄兩漢誰高下籌策三分定有無天意不然人可奈至今遺恨噓眞儒

謁先主廟 廟舊在永安宮南今移白帝城內　　杜甫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先主廟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先主廟　　張儼

雄名垂竹帛荒陵壓阡陌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栢

先主廟　　劉夢得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三忠祠　　李夢陽

憶昔漢諸葛龍起答三顧志決竟星隕嘔血爲軍務鄂國與信

國屹屹兩玉柱殺身不殺國冤　憤水東注往事勒鍾鼎新廟傍官路慘慘冠劍竝凜凜生魂聚　羣旗曉明滅往往鬼神駐懷嘆各不申翻然向烟霧我征久奔　迫過此敢相屢時來展蕭謁繫馬門前樹香臺野蘞上羅幔虫　蟻蛙烈士為吞聲淸風激頑懦

題張翼德祠　張士懷

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　天讐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各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才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復為劉

圖像

題諸葛武侯卧龍岡三顧圖　解縉

百二山河龍彩滅漢家蒿萊滿宮闕中山帝子絕世賢散盡旌旗計成拙倉皇落日南陽低抱膝窮簷聞馬嘶陰陰桑樹轉疎影何意忽感王孫知曹瞞欺孤如蜮鬼豈料君臣得魚水三回鞭轡入柴扉主賓顏色皆英偉開心見誠兩不疑指掌經綸見尚遲華容空令一兔走榮水徒歎六出奇堂堂雲長悲莫救區區隆子能深計相國空懷十倍才孫曹弱子皆為帝王雙血塞鐵羌發張郃魂鄉金僕姑皇天竟失中流柱江水空流八陣圖雲龍風虎護儲胥白日高懸照肝膽徒令忠憤貫乾坤每讀令人動悽慘

南陽三顧圖　黎充輝

烏散巢成漢樹空孫郎奇氣捲江東英雄鼎足三分勢祇在茅廬一語中

題卧龍圖　　李賢

漢家神器風波舟奸雄環顧涎欲流斯時誰有匡扶具南陽嘉遯阿衡儔帝室之胄何英偉草廬三顧驚神鬼幡然感激釋耕耘一旦君臣若魚水鼎分畢竟不能休務償初志復神州丞安遺恨抱終古出師二表俱嘉猷巴水祠堂宛如故劍閣荒蕪流馬路七擒南徼讋天威八陣夔城訝神護營中星隕渭濱秋五丈原頭殺氣收歸櫬猶能走仲達運移漢祚終難留英雄千載空惆悵商周人物能多讓世間成敗不足憑卧龍遺址人爭訪

南陽卧龍圖　　羅倫

三分天下羽書馳龍卧南陽未起時海內風塵皆羿莽眼中魚水是湯伊未除漢賊身先死便絕江流恨不移曉霧一綃巾幗在青山千古笑曹丕

題諸葛武侯畫像　　王栢

隆中高卧匪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軍三顧晚坐看世變轉移深

題武侯像　　陳滄

國勢三分陣磧空卻將輕素寫遺容漢中昊駕英雄老世上何人識卧龍

武侯祠像　　郝子玉

籌筆造仇事可哀長星飛墜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甯論蓋世才壞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惡尙想褒斜萬馬來

武侯像　　鄭元祐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蛇鳥識旌旗三分天下何經意恨未中原復本支

題武侯畫像　　顧祿

南陽隴上躬耕翁磊落自是人中龍抱膝長歌古梁父眼空四海誰英雄涿郡劉郎漢宗室三謁殷勤訪籌策君臣契合片言

間魚水相歡託交密鄴中未易窺曹公援兵先結孫江東赤壁磯頭大風轉舟師百萬烟塵空天意由來助仁德神謀亦豈非功力蛟龍未必在池中全蜀江山笑談得尋常事業奚足言出師誓欲淸中原高光故物不忍棄赤龍再使飛靑天兩表忠言何歷歷一點精誠貫天日三代名臣訓誥文又復從公手中出七番擒縱鬼神驚八陣風雲變化生橫行萬里誰能敵俯視群雄自可平孰意皇天竟冥漠五丈原頭將星落素服空聞後主迎黃泉不見英魂作至今遺像傳人間凝然不動如邱山小儒再拜瞻圖畫一曲長歌涕淚潸

八陣

八陣圖　　桓温

訪古識其眞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八陣圖　　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子美死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眞書生習氣耶

八陣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陣磧　　蘇軾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歇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磧　蘇轍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四數遙指如布棊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匽匽落褒斜軍旅無濶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八陣　李與宗

江從岷來觸瞿唐夏潦潰裂怒勢張霜溝水落洲渚露纍纍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疏密方營周匝門東出相傳呵護有鬼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扇揮愁風令嚴部伍寂如水出沒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當經理爲留古法艮岑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玄旨小兒元子強多知常山蛇勢吾能窺灞上枋頭眞絕倒空使虬髯論崛奇斲輪不可傳其子此公天機緘骨髓奈何螟蝗生蝮蝎炎劉已灰吹不起隕西軍號嗚呼興衰盡天意中原板蕩今六紀典午骨肉正相殘欲拯塗炭嗟誰使大官酣燕冗參餘小官蹁躚塵埃裏舉目厭厭九泉人誰訪草廬談世事向來韜畧機莫投而今投機大艮籌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謳

陪安撫大卿登八陣臺覽觀諸葛公遺像偶成長句

張縯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壘石紛成行此地卧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懸知精神貫金石尙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今赤伏有餘符下睍皇州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靳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事興懷增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炤千古

舊經云八陣圖銘石刻在磧中今不復見張季長詩刻銘入伏水底碑教戰時存山下鼓自註云有圖銘巨石今伏水底又云山下有石鼓相傳爲武侯教戰之音也

彌牟鎭八陣圖詩　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截方冊搨來鎭西蜀蘷門覯壘石賦詩百數字字字究來歷進涉漢川西彌牟鎭之北平原列堆阜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爲谷灘石存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再歌遂成篇應有智者識

灘石八陣圖行　王剛中

我生孔明後相望九百載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配奇謀勇畧號雄師大節英風葢當代木牛流馬何足言八陣遺蹤千古在我行已度瞿唐門長灘石壘差參分洪纖高下尺寸等猶有當

年節制存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皆救握奇如樞運無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黃帝已垂文後來得者惟將軍唐宗李靖拾遺意樂舞旛表徒續紛長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不滅使君何事遽剗除中夜風雷吼天闕明朝依舊石縱橫神物護持人始驚向來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眞金城嗟乎孔明遇不遇遇則劉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法出萬全勢未具嗟乎孔明以此用於吳長江內固魏可圖嗟乎孔明以此用於魏掃平三分歸一箠祇應所遇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孔明之心如石堅欲扶大廈持危顛事之不就則天耳安肯俯首從曹袁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兵無草草忽然變作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觀壘石韜機籌江流東去自悠悠英豪得此石外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臣埜李詵謁丞相祠登開濟堂俯八陣圖覩新帥張卿與侍郎林公舊題倡和皆慨想當時英烈嘆誦久之惟瀼東流嚙城入江且爲民病願以不能轉者一轉茲木輒借韻賦之

人言忠孝不磨滅神物護持水滸千年陵谷幾變遷此石不移自章武本由黃帝古兵法六十四以八爲伍髯孫且懼生達走賊操遊魂何敢拒刻銘沙伏木底碑教戰石存山下鼓一片丹心天地間萬世聞風猶禦侮我來起敬凜如生再拜一言公

必取瀼流東截陣圖前浸墮城壁頹民宇能安拳石止波流願
回瀼患思民撫常使夔人知感公踏磧年年弔千古

八陣圖　　　　　　　　　　　陳謙

武侯陣法洞萬古所至壘壘石傳岷嶓意令他時人共識不輕蜀
血丹秦戈沔陽舊壘已荒草道元往記空摩娑廣都鄉名至今
在鄉老相戒不敢磨八八成行彼隆上兩陣二首形無頗乾坤
門戶取法象未顯奇正相交加惟有江流魚復浦因水成勢雄
平沙前方壁門儼營制後如偃月不可侵七八爲經分戟立九
六爲緯摽鱗差妙哉隆中先天學陣規八卦森包羅六十四陣
極卦變縱橫百出無贅牙更參禮經得深旨晝前邱井分八家

及其變動不可常玄前八佾舞象犧四頭八尾法制定四正四
奇合變多紛紛紜紜未易亂渾渾沌沌誰能遮晉家將軍最倔
強到此驚見常山蛇既識端中相應法何爲征伐復成訛乃知
天玄與地秘奇才不出空咨嗟緬懷牧郊釣璜客止齊步伐聲
無譁陰經軍志八爲用指麾昧爽趨朝歌春秋蒐乘慚蕪率猶
有魚麗參鸛鵝欃槍何事風霾急紛披誰恤孤鮐髮長平埋肉
滿山谷昆陽積骸如亂麻自注孫經雜水陣華容道上霄焚葭
苟無法制驅市人參肉偃首胡足呀鷗梟字令此荒廢直到分
鼎成山河雜岍未盡星斗泣節制惜不開中華觸之可勝不可
敗侮亡取亂明義娥英雄相待得英衛翻爲圓陣鋪六花功成

演作破陣樂八舞校隊猶餘葩貞觀以來遽絶筆潼關散卒奔
濤斜古人紙上已糟粕況乃沙石喧江滙天公幸自惜人命約
東頭湧嚴誰何指圖尋跡望千載蒿雲晝銷高嵯峨

八陣懷古　吳寛

遺壘不可數神謀亦壯哉誰言愧將略敵自服奇才狐鼠悲吳
魏風雲護草萊彌牟還廟貌長嘯使人哀

武侯八陣圖一在夔府　曹學佺

鼎足三分事已成圖開八陣舊知名喧豗峽浪終難破錯落江
沙若不明人日尙傳來踏磧將星遙映在行營至今千載無人
識獨有桓温鑒别精

一在新都彌牟鎮　曹學佺

廣漢南來近蜀都江城辨色已馳驅曉雲不散彌牟鎮春草横
生八陣圖自媿書生行部日得知丞相苦心無由來沃野稱千
里處處桑麻望不孤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二終

重刊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三

三十六世孫義基編輯

詩

遺蹟

詠懷古迹二首　杜甫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宫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武侯草廬　馮志

卧龍人去遠此地尚名岡身應營星隕心期國祚長老臣猶有像炎漢已無光所幸遺民在憑君一勸耕

拜武侯草廬　葉桂章

隆中人去已千秋祠宇依然枕碧流使節臨風還命駕攜朋落日更登樓秦關數出星先墮漢業三分志未酬獨取英雄走司馬却憐成敗繫炎劉

拜武侯草廬　劉相

此地當年隱卧龍蒼蒼老檜尚凌空自言管樂堪前並信視曹吳亦下風三顧屈身勤帝胄一心許國失奸雄登臨幾度追遺跡千載令人景慕同

謁諸葛草廬　　樊繼祖

仰止久懷龍卧處秋風長嘆草廬深陣排雲鳥吞吳魏氣塞河山壯古今誓表光昭青史上忠魂飄渺白雲岑將星一殞漢祚去休把興亡論亮心

武侯書堂　　陸游

沔陽道中草離離卧龍老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猾賊氣喪不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松栢想像梁父吟尚憶幡然答三顧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人寧辨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書臺　　宋京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凉卧龍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荆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有坊名今尚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書帶

南陽道中　　許渾

月斜孤館傍村行野店高低帶古城籬上曉花齋後落井邊秋

葉社前生餓烏來哺隨雛吗乳特慵歸望犢鳴荒草連天風動地不知誰學武侯耕

南陽　胡曾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南陽　陳去非

今日東北雲景象何佳哉我馬且勿驅當有急雨來春寒欺客子瀟意旗下杯百年耳頭熱萬事首不回臥龍今何之有塚已牛摧空餘喬木地薄暮鴉徘徊懷古覩落日愧我非長才却憑破轂去風林生一哀

隆中　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隆中十詠　王鉞

一脈深情起臥龍獨憐未遂濟時功古今多少英雄淚盡在先生此井中　六角井

錦官城外栢森森幾度曾歌杜父吟今日亭前見顏色風霜不改歲寒心　古栢亭

春色離離鎖暮烟英雄一去幾千年自從伊尹耕莘後只有隆

中一片田　躬耕田

寂寂雲巖草樹深不求聞達自長吟先生一去無遺躅尙有誰知晏子心　梁父吟

慨想先生抱膝時滿懷幽思有誰知於今一片蒼苔石勝似襄陽墮淚碑　抱膝石

洞門風雨水深寒天巧潛通石眼寬說與世間剛不信卧龍猶在此中蟠　老龍洞

黃水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雲清有人覩物思立德曾向小虹橋上行　小虹橋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沉水光依舊清如鏡照見武侯忠義心　半月溪

萬疊雲深掃不開半星無處着塵埃就中結箇茆菴了只許清風明月來　野雲菴

蜀主虛勞枉顧心中原未復大星沈老夫記得少陵語常使英雄淚滿襟　武侯祠

諸葛村　揭傒斯

炎精厭東都卧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豈伊三川阻况在兵力强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大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千萬師聲威搖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妥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爲

我酹一觴

九日登卧龍岡　唐憲王

清水東流去渺茫一灣迴遶卧龍岡霜飛平野楓林赤日暎疎籬菊蘂黄智畧未應儔管樂英雄必竟服關張臨風不用論成敗二表忠肝萬古香

春日遊卧龍岡有感　唐藩承休王

連雲芳草柳絲絲一上崇岡嘆黍離野烏似吞亡國憾江流不斷後人思三分割據才非短一木難支厦已墮遺烈猶存增感慨仰高三復少陵詩

遊卧龍岡　唐莊王

獨上龍岡曙靄收千章翠栢撼清秋豫山雲與嵩山接清水波通漢水流三顧當時成底事千年遺跡使人愁先生滿抱匡時策其奈英雄不自由

卧龍岡　陳正倫

玄德從茲起卧龍草廬千古記遺縱君臣一語交投厚宇宙三分割據雄古木雲霞蒼蘚合斷碑風雨碧苔封登臨景仰清名舊感激徒傷鼎峙功

卧龍岡　高信

公自瑯邪卧此岡不求聞達秪韜光夷吾比處才偏富梁父吟時慨更長一徑苔封三顧轍滿林烟鎖幾圍墻君臣際遇餘千

載遺跡鍾靈在異鄉

秋日遊卧龍岡　楊應奎

卧龍出處等非熊軍務勞神自鞠躬羽扇綸巾談笑裏謀王圖霸指揮中鳥啼花落人何在野曠山空誰爲雄勝蹟最宜絃管弄不堪岡勢起長風

望卧龍岡　陳洪謨

卧龍人去幾千載岡阜巋然眼界中半畝青松巢水鶴一簾斜日貫晴虹湯文吾遇心期在管樂何人自比同兩表精誠眞不昧可憐天運忌成功

登卧龍樓　李重

卧龍岡上野雲横宇宙千秋煥大名遠近桑田迷世代低昂草樹點山形出師久擬殲吳魏走敵眞堪笑死生此日登臨同弔古不勝回首夕陽情

登樓　陶欽夔

高樓縹緲接仙岑秋日登臨思不禁蜀漢望迷王氣歇草廬名在將星沈紫山影落龐公宅碧水秋明徐庶心勝地移從漫惆悵隔村梁父正哀吟

題籌筆驛　杜牧

三吳列婺女九錫欺孤兒霸王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沈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

毫釐寂嘿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慮山聳助扶持慷慨
匡時畧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
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
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題籌筆驛　　羅隱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
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憾譙周惟餘巖下多情
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題籌筆驛　　薛逢

天地三分魏蜀吳武侯崛起贊紆謀身依豪傑傾心術目斷雲
山演陣圖赤伏運衰功莫就皇綱力振命先徂出師表上留遺
憾猶自千年激壯夫

籌筆驛　　李商隱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
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
廟梁父吟成憾有餘

籌筆驛　　殷潛之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嫠霸畧非匡漢宏圖欲佐誰奏書辭後
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褒斜路懸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
無遺沈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圖觚當分畫前箸比操持山秀

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彀運去事終虧命屈天方厭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初基總嘆曾過地甯探作教貧若歸新歷數誰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朝天嶺因懷孔明從此出師感賦　任甲第

朝天嶺上翠霞稠多少關山自壠頭九折險途雲外度一江湍水硤中流金城在昔稱天府劍閣凌空障益州郄憶漢師虛六出至今烟雨使人愁

大相公嶺

九折刺史坂七擒丞相橋沈黎漢原古嚴道蜀關遙策馬氷槽滑乘橇雪霤消我行再經此感慨一長謠

是日至下馬磧憇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武侯所從出師也　蘇軾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淸淚落悲笳

登博望山亭次韻　童承敍

臺艮亭高當古驛短垣疎牖坐來淸濃烟密竹斜穿逕落日層岡曲抱城客裏雲霄勞騁望病中嵩洛愧經行臥龍寂寞邱原

在惟有春農帶雨耕

瀘水　胡曾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畧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諸葛鹽井　蘇軾

自注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取嫌未多井上無閒綆

五丈原　胡曾

蜀相西驅十萬來秋風原下久徘徊長星不爲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五丈原　李東陽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揮戈指天天宇漏將星墮空化爲土鍊石心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爲前驅飛後拒忠魂不逐降王車長衞英孫朝烈祖

五丈原　羅汝敬

五丈原頭弔武侯野蒿叢棘滿山邱中原無復三分勢聚石空餘八陣謀不有忠誠干日月安能香火祀春秋天何弗永炎劉祚空使英靈萬古愁

白帝城懷古　杜應芳

空城久寂寞弔古幾踟躕躍馬雄稱帝揮蛇識泣姁連營三義重托幼一忠孤惟有年年栢常號夜夜烏

晚過白帝城　范淶

早繞巫山翠雲堆暮馳夔門之西白帝臺青絲黃勒絡頭角一息百里飛塵埃眼底乾坤眞駒隙古來廢興渾博奕叱咤雷叱電垓下雄驅山塞海秦世隔豈獨公孫躍馬曹睥睨井底龍豹韜赤水一出心徒勞只餘千山萬水中猿度絶壁烏橫空野花嬌樹春風紅皓魄弄影青娥宮雙崖三峽鎖天鑰踞江灩澦相龍蓯扞關之陽侯翻浪還鬭攻虎鬚龍脊兩潭怒奔騰耳側隨轉蓬搜奇弔勝莫能至欲登突兀縱遠視漏聲已催玉箭高報語行人馬如駛人行馬駛難暫停鞭梢隱地掣流星裹帷半開山色冥風物須臾移幻形留蹟依稀夢寐經眺言英雄戰場在魚復永安只名改鼎足三分漢祚新風雲會合瞻丰采天生卧龍伊傅儔草廬應運權相投縱橫宇宙歸正統將帥復有關張侯連吳伐魏王師震百牢關外無血刃麝山龍洞銀漢洗偃戈扶犂青野潤憑高題咏後來人誰跡陽春白雪塵飄零子美瞿塘日咳吐宮商意獨眞祇今長歌短調存遏雲走石織天孫澄珠光涵混茫接風雅不絶標崑崙崑崙迢遞爭孕秀白鹽赤甲空馳驟羽扇峥嶸八陣傳草堂感慨千篇就我今所思一二賢征

途同首興蹁躚夜闌秉燭聊書案文章勳業俱茫然年不可復壯時不可復悞間關皮骨已二毛明朝猶走川西路

夔州歌 杜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立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古柏 李商隱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鷰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問昭融

古柏 陸龜蒙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疑有精靈在爲見盤根似卧龍

題古柏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斯柏實播芳馨

懷古

諸葛武侯　貢師泰

劍江流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曾歸後主大星先已墮前軍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武侯　吳澄

含嘯泗陽春孫曹不敢臣若無三顧主何地着斯人

武侯　尹仲明

建安天下如潰瓜一榻之外非吾家黃屋飄飄定何許龍爲魚兮鼠爲虎老瞞詐力敢欺天朶頤羊鼎方垂涎紫髯將軍一擴臂控荆引越三千里慷慨山東大耳兒南飛烏鵲棲無枝草廬一語君臣契目中久矣無吳魏堂堂大義凛不磨靈關劍閣爭嵯峨昨夜西南一星落六尺之孤竟誰托渭水旌旗歸故都江

上空存八陣圖抱膝長吟出師表古柏蒼松爲誰老

武侯　陳剛中

當塗哮吼健於虎卯金一脉如寒土民間只有大耳兒眞是高光宗社主南陽笑脫青熱衣出試烏林萬火炬永安受遺輔太子漢賊未除忠膽苦義峭山高錦江寒白旄一麾招搖怒出師兩紙流涕書三代而下無此語中營若不墜長星何心逆雛孌征鼓定知成事繼蒼姬禮樂光華耀千古

憲宗皇帝御製

諸葛武侯

漢家神器逼姦雄帝胄慨宏起卧龍不是營星中道隕定教吳魏盡朝宗

諸葛武侯有序

孔明值漢室板蕩隱於南陽司馬徽謂劉先主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諸葛孔明俊傑也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信其言枉駕三顧與論天下事十去七八惟巴蜀用武之地今得之可以鼎足三分後果如其言孔明身爲將相竭力盡忠死而後已自漢以來一人豈不信哉

勸君屈巳結孫吳畫策常排八陣圖忠力儘能恢漢室老天無意復東都

感懷　李白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極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感懷　楊基

鄧禹南陽來杖策歸光武孔明臥隆中不即事先主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孫曹與更始未可同日語向非昭烈賢三顧猶未許君子當識時守身如處女

宿夔門懷孔明子美　張佳胤

艤舟下席楚雲生落日青霜白帝城踏蹟難忘諸葛陣野田曾爲杜陵耕休言天地終陳迹飜使江山借重名事業文章看二子風流無限古今情

詠史　周曇

豫州軍敗信全窮徐庶推能薦臥龍不是卑詞三訪謁誰令玄德主巴邛

一家區宇忽三分齷齪車書曷足論定有伊姜爲佐輔忍教鴻雁各乾坤

詠史　李華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千萬衆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孫國亡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雁猶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爲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讀出師表　沈周

兩篇忠告慷慨辭字字中間有涕洟天下二歸心屬呂隆中三顧道存伊老臣慮已六未解瞞子輸才十倍之講論堂堂誠激烈孤忠瘖瘖力驅馳轉征南北思何遠愴及桓靈語更危開濟莫酬徒有策英雄先死却無時天荒大野星隕墜水嚙空江石不移不朽文章千載事後人能鑒乃能悲

梁父吟　劉因

功名且就漢庭多畢竟曹瞞累我何汶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父正高歌

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傳後　趙孟若

寰海生民等釜魚先生高卧意何如當時不是劉玄德三顧何因出草廬

魚水相歡分最深肯因生死負初心鞠躬盡力王師老一片忠忱貫古今

街亭愁遠兵初敗箕谷倉皇戰亦休漢祚已亡天莫助千年掩卷淚如流

當時一顧起隆中自許康時志略同萬古君臣一魚水死生不

變見英雄

蜀城懷古　　劉希夷

蜀江繞水竹吳天積風霜窮覽通表裡氣色何蒼蒼舊國有年代青樓思豔粧古人無歲月白骨宜邱荒寂歷彈琴地幽流讀書堂玄龜理卜室朱鳳滅詞場陣圖一一在柏樹雙雙行鬼神清漢廟鳥雀參秦倉歎世已多感懷心益自傷賴嘗靈邱境時當明月光

南陽東七里為臥龍崗諸葛忠武侯草廬在焉遺像歸然慨題二十韻　　黃景昉

恭謁清高像襄南兩度看風雲緣傅築溪壑異嚴灘莫辨烏誰

止總知龍所蟠臺猶連古治居頗負崇巒三顧思疇昔六飛扈永安柩靈身痛憾荆益事艱難火適逢薪盡棋無奈子單開誠庸諱琬益智寫申韓鼎足基粗定秤心嘔易乾才高兵厭詭國小政懲寬忽忽歌粱父森森樹錦官悲來原五丈望去嶺千盤未少棲眞谷何勞拜將壇蛤蛙銅鑄鼓牛馬木傳餐腰可終朝抱書惟大略覿佳兒生大慧嫫嫫德相歡誰令馳驅許居然涕淚端微罠天日鑒往蹟雪霜溥幽筆嗤陳壽甘心帝魏瞞忍竊祠下井鳴咽至今寒

賦

八陣臺賦 并序

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憾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靄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班班紛栖雁之未翔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含鬱訏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臥鄧南陽甚似阿衡樂耒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姑黽俛而徂征又倡子房初未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夜赤子忽

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下空璋孱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車乘取彼凶殘中原有狐憑陵宮墻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相而況天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貲彼丕操父子烏雀犬彘之竊食雖甚饜而不害其驚疑懸世俗之隘陋徒顧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酹公混一笑於江湄

述賢亭賦 并序

閻苑

黃星既殞火井重炎孔明志在電掃荆揚席卷許洛布四頭八尾於平沙之上乃昔人臨流感嘆之所余慕其風烈而述其德

業因名斯亭曰述賢考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而爲九馬隆遵之以破賊圓以六包一而爲七李靖遵之以平虜蓋戰守處晝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觀宏規者仰服指奇蹤者稱美也且益州分應井絡僻在坤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蒞政至公董武立信貫許國之精誠伸命世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纊而温律嚴斧鉞不寒而慄方其鷹揚上國虎視中原驍將聞風而奪心壯士望塵而破膽擁精銳之眾者堅壁受辱稱骨鯁之臣者仗節包羞玩敵於股掌之上措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責斯人而備矣余構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常山蛇勢知天下奇才壯雄圖之不朽想英風而猶在嗚呼天假其年則禮

樂攸興天命有歸則智力無用大筆方籌長星遽墜陵谷已遷尙有典刑鑾戎雖化不忘武備況今夏賊干常遂竊位號晉豫遺民阻聲教之施漢唐故地暌正朔之奉而受鉞登壇專長城之寄者節制可忽耶秘殿筆閣當方面之權者勤勞可繼耶今步遊灘上鑒前追往作古賦以述其始終使夔人歲時歌之不無感慨焉雖然孔明方躬耕之時處布衣之賤倘不遇三顧之主安能縱七擒之奮噫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遇其名湮滅而無聞者惜哉賦曰

鼎分率土姦賊陸梁孔明布石於平沙之上高步於大江之傍志馳許洛欲掃荊揚按井字九宮之法本河圖八卦之詳縱橫

魚貫曲折雁行雖云蛇勢實曰龍驤其始也荷寫誠於傾蓋遂感激而褰裳應雲龍之隱隱信魚水之洋洋其終也酬三顧而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貲一時之談笑播千載而芬芳況夫才兼管樂政黜申商蜀則冬日魏則秋霜蜀民暖於布帛魏人困於豺狼於是并聲東下響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鋩至今秦隴恥其巾幗梁益詠乎甘棠論高節則勝棲岩之入夢鄙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爲政之咳唾子產遺愛之粃糠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之示信教民如周誥之成章觀施設則肩輿羽扇以節金鼓木牛流馬以代梯航遵節制則馬隆以八陣用於晉李靖以六花顯於唐宜其斬王雙而走郭淮殺張郃

而辱宣王吁哉飲渭之龍隨天數而已沒呑吳之蛇如寶氣而難藏所以餘威遠振遺跡尤彰忠義撫劍而嘆息英雄沾襟而感傷戎蠻懷德而縞素士民追昔而蒸嘗余徘徊灘上不見鵝鸛奕奕龜蛇央央但覺雙魂失宅三甲負芒瞿唐風急起波聲之鳴咽巫峽雨散連天際以凄涼縱使秦雲變色魯日迴光竟與草木同朽皆無益於興亡宣和二年十月十五日魏陵閻苑述

八陣圖賦

楊維禎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

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强衕狺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宅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恠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會未測其詳巴之水兮砅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礔礰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魂石非神物之陰衞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幗之受雌

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尙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姥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欻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皓皓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醒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邱鬱乎相袤扃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

葢將濟於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波以直度迎迴颸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文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大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横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髳以帶甲卒庸盧而習戎撻吳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今長嗟歎餘風兮莫覩幸故址兮重過西望開創之基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門峙巫峽而流瞿唐簡書零落陣圖縱横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功雖殞而譽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巍兮惝宏松柏蔭尸丹青閟宮坦胥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嘻吁父老湧

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恩同水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謨偉雄並乎三分恥偏安乎一隅何遂違其懿志竟弗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宜三代以翱翔胡羣奸而馳逐剏功業兮難成且年歲兮易促嗟哉天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志恒多苟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清濤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扣楫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良獨艱嗟嗟遇匪其時兮良獨艱

八陣圖磧賦　羅士琥

八陣圖有三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一在沔陽成

都記以爲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然則在魚復者其方陣法歟風后遠矣馬隆之贊獨孤及之記韜鈐裂素筆墨畦徑間爾磊磊落落晶晶熒熒長留水滴千載如新其諸葛公魚復之所陳歟籌燈賦之

客有揮奇肱馳桂軸鞭素鸞御黃鵠出牂牁踰瓦屋策青羌邁黃竹訪雪外之蓬姿超雲間之滴博探玉斧之界晝遡金精於寥廓千里一息忽經魚復於是俯鱉令之幽居尋孔明之遺躅但見渺湠漫之平灘列參差之低玉或迴迴而維衞或拱揖而倚伏或軒豁而欲馳或蹙狹而如簇謂其爲遼海神鞭之斥麾也庚稽山之馬羈也神禹鑿餘之所飛媧皇補天之所遺也又謂其與水火土同時而生根先天氣之希夷也何喧豗潮湃如萬騎之西來激射盪潏飛流澌沫亘古今而莫之移也俯而睨仰而思已去而復顧盤辟而委蛇曰噫嘻我始知之矣風雲慘淡豪傑經綸蟄其猶龍者隆中之所蘊神其妙用者八陣之所陳觀其薇壁門兮重開倚却月兮連環天衡十六兮據兩端地軸十二兮居中間風八陣兮附天而前擁雲八陣兮附地而後環天地之前衝一變而爲虎踞其附天之風亦再變而爲蛇蟠天地之後衝一變而爲龍驟其附地之雲亦再變而爲鳥翔於是七八爲經九六爲緯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

奇而成八陣磐磐有中權後勁輕重之別有先陰後陽剛柔之節以實擊虛兮明彼此以先奪後兮定主客我簡而敵常繁我閒而敵常迫以正合兮以奇勝乘陰陽兮論生尅門具將發游軍補闕合之則一散之則八握機之妙在指掌屈伸之列凡其銅鼓震而猲狳之頭開木牛騰而鬬隴之魄擢孟獲之所謂天威司馬之所謂奇才皆此圖之土苴塵埃也彼有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雁行四頭八尾托名於八卦倚重於武侯者特劍首之一吷而已得其儌而遺其微舍棟梁而拾節棁也雖然斯義也風后握之佐軒轅擒蚩尤而爲萬古兵家之師馬隆識之作鹿箱車破樹機能而成凉州一戰之奇何曠世之良材竟不

卒其所施曾出師之未既遽殞星之流煇凄凉乎粱父之吟際會乎風雲之期幡然於三顧之餘夫豈不知炎德之微而猶區區此圖之爲邪人亡事往名留蹟遺桓宣武見之僅識其常山一節之勢杜工部過之激而爲江流不轉之詩豈武侯忠赤貫此諸石陽侯川后者爲之呵護遺千古無窮之悲也蓋公之所可能者人公之所不可能者天天運不復扶漢祚之衰是以天戈不能回漢日之西未可以成敗利鈍而隨聲於黃口之蚩蚩也觀畢又從而爲之歌曰伯仲間兮呂伊失蕭曹兮定指麾才十倍兮曹丕遺巾幗兮懿慚而見揮操如鼠兮睨隣雞公如龍兮入天飛八陣圖兮雲栖尚見公兮杜德機圖不盡兮栢十圍

後千載兮依依微斯人兮吾誰與歸

記

古栢記　　田況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寖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奇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僞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伐剪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爲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德者

八陣圖集記　　趙忭

八陣圖諸葛武侯作在府城北七十里新都彌牟鎮有廟存焉趙清獻公集記曰武侯於八陣鄉以二爲隆基凡一百三十所葢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葢六數武侯於此教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四面開四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爲行周回四百七十一步所謂六十四魁但得其半耳王恭簡公續記曰眉州賢良王當嘗論八陣法刻石廟下論云八陣之法四奇四正基部壁立其體皆方奇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葢方利於正方其體則其勢固密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爲不可犯也圓利於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

以爲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内此所以爲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來如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爲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雖五旅之師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體統友禦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爲利其來久矣圓之爲用務以分其勢而散其兵疑其心而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眩圓之爲用以將雜卒卒恃其將以强雜弱弱恃其强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强弱相恃勢不偏敗突出爭先鷹揚兎脫不可拒也併力盡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

其氣益鋭則其節益險如驚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蟲之著網魚之在笱虎之陷穽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屯亦如之戰陣之法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蓋誠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於天如出於地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入於神也教之爲法築土爲壇其形皆圓其數皆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闊狹與陣相稱奇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内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在外或攻在内或柰其例也教之爲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則依伍倆卒旅之法

使之吏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自此以上皆文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孝友睦姻教之禮義廉恥自此以上皆武官主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登啓行教之破陣劫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記其勇怯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不暴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共其危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常山蛇陣安則靜靜則直觸之則動動則圓孫武常山蛇陣杜牧以爲八陣勢取桓温說也傳謂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演孫武法也八陣取諸八卦欲包并八荒也旌旄旗幟各從其方之色欲別其屬也四維從其二方之色惟西南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上實居北也八卦變而爲六十四象四陣散而爲六十四隊今成都東南隅號曰棋盤市此舊八陣營也故知其在陣則方城北彌牟鎮地名八陣見存土堆六十四此教閱之所也故知其在陣則圓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非有此道不能用也或謂取遁之八卦非也此術也非孔明之事也夔州亦有八陣石壘在江濤中而彌牟八陣在平地其法一也疑孔明遠慮亦杜元凱襄陽刻碑之意云今按八陣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是也天取其覆地取其載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風生於地而虎從之雲騰於天而龍從之鳥爲動物必翔於天蛇爲蟄物

必蟠於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八陣論謂彌牟見存土堆六十四考之舊圖經謂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棋盤市今無其迹彌牟鎮土堆尚存凡一百二十有七與清獻集記又不同蓋恐崩摧之故然其布位參差不齊不可强曉玆兼圖於左以俟知者

八陣圖記　　劉昉

魚復陣磧創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護雖經毀敗幾失其眞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迹隱然尚可見也顧將堙沒余心是悼亟令軍士裒石増累悉還其舊方圓曲直縱横廣狹之不敢

少加損焉尚慮它時復罹前厄刋圖於石用示後人界垣之内縮而計之以丈爲分其外圖山川城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作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歳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磧是役告成適當是日賓僚咸集酌酒陳詞以落之昔侯嘗擒孟獲獲觀營陣心不服曰若祇如是固易勝耳逮至七縱七擒然後以爲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天下奇才也桓温過此雖能知其爲常山之蛇勢蓋亦未究其妙然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益余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俟來哲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潮陽劉昉書

萬里橋記　　劉光祖

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幾於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學探伊傅而迹幷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益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闕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

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卽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奕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所存尙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則命增爲石魚麗水爲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

萬世若日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新都縣八陣圖記　　楊　愼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嘅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鋭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冦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

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刀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殞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憾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

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八行二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葢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

銘

武侯八陣圖銘 并序

劉隅

鴻茫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澌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夷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

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三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卽此是也數千年餘渦洄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瞑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羣壑爲之震搖而纍纍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葢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岸岸有土瀼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唐鎭以灩澦江流扼於吭隘漫渙而回延匯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漩緩歇薄之會而盤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剗灩澦不

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機測化終爰演兵圖於此靈渚擇坦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貞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以俟觀者銘曰

岷嶓黑水實唯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是嘘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執象摧妖殛凶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季葉龍姿騰厲以昱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脊此魚復綿延斯千瞿唐下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歷吳吞魏皇漢是衍頻頻其衷如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無疆與天地準我銘弗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碑記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强國誰謂遐脆屬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侯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顯

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
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
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
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
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
以排羣議而文字寡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
南奧區寢亂餘烈罷耘未息污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
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

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
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謏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
宇而修謁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
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嘆終
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度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
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
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
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
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
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左

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譴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騈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大厭其爇消獻燼矣武侯獨憤不顧敗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甯靡籌其不

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爲兵矣史書以爲短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甯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毅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宇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積晛羣雄粗定必也隻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强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頤其原夫民視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正元十四年記

重修先主武侯廟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揮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

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冑之英負非常之畧崎嶇奔走經理四方遂有蜀漢葢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以紹復漢家大業當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駿駿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付託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於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

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邱阜巍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并冕臨之西偏少南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卒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置四川使出鎭成都臨遣甚寵粤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歲十月己巳經始落成于明年三月己丑雖號

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艧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葢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爲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弗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葢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懍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鎭蜀未幾威德流聞蠻夏甯謐視忠武不

愧異時志得道行其助恢漢業興三代之禮樂不難矣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忠武侯祠堂記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鎭荆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往反則在瞿塘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迺不復見按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杜少陵所

謂卧龍無首封江瀆者也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之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葢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知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懍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矣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爲多其取江陵破猇亭功最俊偉然知摧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於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甯屈於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於吳兵敗身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

若直置不問此豈恝然眞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竊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畧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邪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强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奉常者侯於蜀迺特厚葢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

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畧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事充夔州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謹記

諸葛武侯廟記

張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皇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

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明所能逆睹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

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爲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發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宏毅若侯者所謂宏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邑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爲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有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胷中所存萬一則愧且懼焉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十朋涖事之初謁焉裵回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皇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螾之所家非所以安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樓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灩澦入於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

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廠丹靑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於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於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紀之

詞曰

白鹽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臥龍龍千秋兮何之

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闕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於圖兮自今始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王　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爲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爲善養孟子而下

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爲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羣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見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僞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己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狹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

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爲僭武侯爲寇嗚呼昭烈帝室冑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爲僭孰爲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爲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爲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頹圮鞠爲瓦礫榛莽邱墟良可痛惜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蕆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

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方觀者之敬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粱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住持事又割旁近田貳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況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掇民謠作迎送神辭以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峩峩兮其纓于于肴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兮何方溪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兮終千古而不忘

勑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程鉅夫

皇帝卽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臣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宏治化者此眞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祠之巫覡雜揉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慨然興懷謂守史炟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况其所游處者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以建廟學足矣遂諉炟炟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

僚吏祿入之羸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記官養士之宜上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卽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湢庫庾肄業之齋庋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卽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爲侯作也宜以講堂爲

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才之齋閣所以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

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勳伐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履易處不有先主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嬌霞舒尚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詘四海共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侯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仁宗皇帝在位十年禮文具治昔未遑者彌綸大備煥乎燦然見諸事爲則

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崇隱逸百司胥史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下之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維年淵哉旨也時之臣鄭莫不仰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臣瑋行部南陽謁漢諸葛忠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司創書院以莪育人材爲請集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平章臣孟定其堂序宜召學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書篆并以付學士承旨賡嗚呼盛哉陛下於一書院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閱六七年文猶未入刻至元洊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巖壽白之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資判官雅納忒識禮推官矩知事郁提控案牘瑑僉曰茲制敕也稽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花赤答失蠻縣尹仲謙主簿元禎典幕克明弗旬已劖之石矣倡興修廢顧不偉歟而今而後學之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以明聖人之心爲體行聖人之道爲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本何但作章句腐儒而已哉布衣臣懿稽首書

勅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記　張繼祖

至元己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川員時達過許昌予僑居草堂揖曰走承乏是役臥龍祠下以奉香火攷其故卽忠武隱居之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嘗葺之以隘張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廣人文風厲名教近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

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講室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才雄敞壯麗大其故制名之曰勅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迄今易四十星霜風雨震陵瓦木腐落走歷三換歲華戳懼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經營之會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養學士爲急務乃曰忠武侯故祠朝廷立爲書院俾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元勳其亦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副上崇儒重道之美意也山長汝其職勿怠於是掄材鳩匠廢者撤而新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閣門廡悉輪奐焉聖哲儀像剝落復設色焉飾其牌扁繪其祠壁新其井亭與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鐏罍爵坫籩豆之屬百件有畸凡五鞶六供卓皆朱髹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蔣琬及侯之嗣瞻二將於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無而今始有之弗紀歲月無以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志走代其勞請予文其事刋諸石以示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義之竊謂侯之名氏因書院而始著侯之勳業依吾夫子而益彰而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生知其然摭其本末爲之傳而後見侯平生大節佐昭烈興復漢祚剗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嘻朱子有云天運竟不回王圖不偏昌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厲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巾羽扇儀然如生奚啻奠逆仲達之知畏亦豈陳壽之管見能窺其髣髴

也子之新其學宮遇賢尹相與有成功與其曠者烏可同日語
哉遂書以激後之君子

碑記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頹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安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啟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爲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尙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

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遂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獨武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懔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

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視教焉益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以恭約愼靜之名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以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鎔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畎畝謳歌梁父有伊呂之志操人莫知之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謀嘉猷足以破曹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

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殞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菴焉曰諸葛有井焉葢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祀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簡命來守是邦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創倡寅寀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費既足矣乃鳩材於川礱石於山陶甓於野庀工傭役中　屹祠堂傍翼兩廡

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於中凡鐘鼓几俎籩豆罍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奄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何心爭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甦師進於

渭星隕於營混一之志潰於垂成有子曰瞻死忠於國先志之承不隕之錫卧龍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鐏罍乃聲笙鏞乃饎乃饔乃享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重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幸中而疵纇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

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為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䘏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墮其志累蹶累進至於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權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讋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為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

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為正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岡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即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為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頹圮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興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復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臥龍

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歸其故田肆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甯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搆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助修武侯祠宇記　葉桂章

嘉靖乙酉年仲冬予奉簡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詣拜武侯祠於卧龍岡岡在郡城西南可七里許叢竹蕭蕭古樹森映祠

之前有孟陽溪橫亘而東未百步爲石梁梁内爲正門門内爲坊坊内爲殿宇肖侯貌其中後竪碑亭刻侯前後出師二表岡脊爲八角亭圖以八陣卽草廬舊址也舊覆之草列縣歲入葺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尚存其愛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爲岡原竪客亭三間以資游息最上卽爲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畢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爲羣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岡隆起故曰隆中葢南陽偉觀也第時久未葺卒多草莽其坊亦坍塌唐甓坭坫鏝杇黝堊之屬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疎邪余方縱觀病無以爲興理也於是乃捐厥廩餼圖惟聿新因謀之南陽邑侯賈君東陽君慨然曰有司

之責而煩執事吾顔且汗矣梓材丹雘圖維其終垂紹將來當昭其始執事尙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役也前人創之大規弘制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爲役哉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爲高山覆之一簣余安能爲役哉然善歌之人人繼其聲故犒師是用全魯偃息可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役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於是日卽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原任聞之尤樂爲助吾喜是役之有成也乃援筆書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二君子有焉是日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並書此誌之有樂助焉者當侯訖工書之碑陰

重修忠武侯祠記　陳鳳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明屠公諱倬字文卿尊奉天命肇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基迹隆中感會魚水中興炎祚實維王佐卧龍有祠歷世崇尙廬井依然一維厥舊熙朝有尊厥有恆祀儒臣撰策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餘年不復繕治墻屋傾凹丹碧漫漶日就圮廢豈所以欽賢承德意維昔鄉先生没於社則祭畏壘之民猶屢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久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百堵繕故爲新增陋爲美頹朽悉易加以宏麗棟宇倖雲漢光栄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稱朝廷崇古尙賢之意再踰年遠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

乃採公言是用作頌刻之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常塗
陣識赤銳弗光桓桓帝胄奮志騰驤陽父既極乃戰於野栖栖
襄漢誰與佐者睠茲南陽高卧維龍抱膝長嘯時乎不逢泥蟠
天飛感厥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碩畫無言弗讐受遺
作輔志復神州大厦靡支玄象示變惜也未止志士攸嘆昭烈
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時暘有巖閟宮龍岡之上往廢
斯飭赫矣宏徽尊德上賢明祀敬共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
來思雙旌五馬從以賓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
明惠望君車塵龍岡蜿蜒環以淯水告成有碑於千萬祀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强有力不與焉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
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尙
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
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
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驅馳非徒
以堂堂帝室之冑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耳已而雲雨既得謀成
中光啟雄國上延絕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
荆楚嚮應直欲首吞鄗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
之言蓋略酬矣卽其所自設施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
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微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若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驚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强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盖非無智計者故道化行於域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祀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爲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旣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槩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得已諸昔孔發如仁之嘆詩咏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矗如也而獨於侯斬之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涴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余實來代公遂逝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盖以昭蜀王尙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

嗟忠武侯曷躬畊南陽乎曷龍潛於野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讐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驚亶勛勦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旣布漢炎弗終乎

曷將星告殞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翺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于匡乎

修諸葛井祠記

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忠武侯故託之名然侯之爲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爲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

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卭火井其勢漸微闢而噓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卽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蘖谷王公以大中丞撫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適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設旱碾以利民用井南設

屛門一內建正廳三楹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
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
予而告以其事且屬爲之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
傳至伊呂大致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
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
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泣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
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諠諠言之漢以上則不必
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卽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
輩何所優劣及棠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略中原謀猷舉動必中
機宜雖其時尙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

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摹之弘非兩
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
學之爲用果何如哉陳壽薛俞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
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謂眞以管樂自許嘗
爲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遂斷然以
其學爲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眞秦漢以上之醕儒
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
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
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
豹一斑恐非定論矣唯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蘗谷公葺理斯井亦勿剪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係豈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見蘗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建諸葛亭記　俞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岡曰臥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臥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

得祀也然先生爲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賓爲先生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爲相亦優爲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閫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爲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外哉將治閫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爲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內哉故蕭何爲相韓

信爲將而漢興魏徵爲相李靖爲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疲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臥南陽夫南陽北通中原南連荊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旣有帝王之量又爲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爲矣苟得其人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爲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

如魏徵先生爲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眞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維託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彷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爲也楊顒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爲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横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氷玉其潔甯靜則山岳同體忠

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啟代開國之勳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之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為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憾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北方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平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

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重修昭烈帝諸葛丞相廟碑文　梁士濟

維皇明奄有四海通關梁不異遠方西蜀僻在坤維如宇下瞿塘走楚劍閣通秦周道踧踧也崇禎十有一年余奉天子命來巡捫參歷井造於蜀都於是察吏既竣乃求古先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而禮謁之乃暨藩臬諸司牧伯令尹謁漢昭烈皇帝君臣之祠而瞻拜焉禮既成榱桷几筵殊有生氣徘徊顧瞻作而嘆曰夫草廬三顧誼隆於聘莘永安受遺忠符於桐墓考

載籍尙嘉之矣不踐斯土也安知古先哲人經綸之有本用意之宏閎乎皇漢在建安之末四分五裂矣世皆以三分鼎足爲諸葛公之本謀也察其地形險阻不足以自完先哲之謀應不如是故自金牛啟道據之者顛憑之者蹙是不一姓矣昭烈以興復漢業首事西南其三顧咨詢必有祕畫善乎草廬之初計議也曰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故史稱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禹興於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蓋昭烈君臣亦猶是志也觀其紹統之後今年出斜谷明年出祁山迄中營星隕無休歇而先主以日不暇給之年尙窺吳幸三峽其不爲險阻以自雄亦明矣故

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斯則着着籌算皆出蜀漢還定三秦之祖武乎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心而天下可得蜀山川險峻民生其間多雄傑武健之氣可以大義服而不可以私惠懷武侯專國十二年賞罰平明斗石以上必親而赦令不妄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其沒也雖投荒罪廢之豪猶掩泣追慕而受遺輔導之際袁宏所謂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當之無愧色視狼跋疐胡復子明辟之擾擾殆超而上之推其本則澹泊甯靜一脉信於君而孚於民乎初余讀漢事至孟獲之七擒七縱私心竊怪多材多藝武侯之好奇也今歷其地形方知蜀西南邊徼多反側不震以天威

則反側不消諸蠻之反側不消而有事中原則邊民必睥睨其後師出在外而蠻叛於中首尾不相救險道也故渡瀘深入南方已定總爲奬帥三軍戡定中原計治遠先自近治外先自內王道施爲之次第洞焉觀火蕩蕩平平有何奇術哉朱考亭曰三國之興蜀爲正其志在興復也王仲淹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夫孔明不死則漢祚必復漢祚可復則中原無典午之篡弑世界猶天冠地履之世界也亂臣賊子不得污天位則戎狄何繇躡瑕乘釁五胡何得迭擾而致河洛爲墟神州陸沉且三百餘年哉此殆天地值板蕩之運而不繫於炎祚之既熸王氣之遠蜀也聖賢不能違天夫既不能爭禮樂干戈於世運

又何能爭絕續於赤精之既竭哉去蜀漢之興已千餘年而西土思慕如初君臣將相合祠以報功德維風教所從來久遠矣余與督撫傅公共事是邦交相警也日幾幾乎澹甯遺韻而平明廣大之體步步趨趨斬毋或踰之法古無過先民是程斯廟之所以重修乎既落成新廟奕奕萬民和悅迺論次其造邦始事之訏謨而勒石焉俾前哲心法與廟貌俱炳凛凛生氣正人心而齊光日月比壽乾坤是亦我後之人少抒對揚乎侯斯之役以屬華陽毛令而毋曰有事爲榮也請進而賦小雅之高山景行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七

三十六世孫羲基編輯

評論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東坡蘇氏軾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

龜山楊氏時曰或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大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盧陵羅氏大經曰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巳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

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之以伊呂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予曰不然下句葢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

河南程氏題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或問文中子謂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武侯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武侯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持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程明道曰諸葛武侯近王佐之才或問武侯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武侯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

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蜀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朱黼曰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眾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況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畧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朱黼曰孔明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已之

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貳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逼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利其身乎

雙湖胡氏一桂曰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冑又得衆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爲爪牙法孝直爲謀主許文休麋子仲簡憲和爲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黃漢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正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吊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塊土者何哉陳同甫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奈何自吳取荆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荆州

蜀讐吳者愈深維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倘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彊不陵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癸未至洛陽受魏封安樂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於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譙周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數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懍懍有生氣耳

晦翁朱氏熹曰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也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

朱晦翁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朱晦翁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朱晦翁曰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日之事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與

朱晦翁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南軒張氏栻曰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郤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問文中子曰諸葛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張南軒曰予既作侯傳新安朱元晦以爲不當抹去管樂自許

事又謂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業未免雜霸予曰否否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成敗利鈍豈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使當齊桓時必能尊王服周當燕昭時必能奉天討罪而必不止爲二子之事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徐及攻討軍旅將發惓惓內憂拜表納忠專以宮中府中爲言親賢遠小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幸雜見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裒而集之刪其妄者不敢飾辭以紊其實庶幾讀者得侯之心近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武侯輔之漢統尚未墜也盡後主末年始係魏而魏亦亡矣

張南軒曰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圖秦以勢力得天下然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

義不以强弱利害貳其心蓋懔懔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戎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胄三顧其廬然後起而從之則其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

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之所可及至讀其將殁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謂大丈夫若侯者名爲大丈夫非邪侯旣殁蜀人追思之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侯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

致堂胡氏寅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

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誤矣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

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傾閒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

胡致堂曰玄德客寓荊州又値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

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荆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胡致堂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

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昭烈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奬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何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

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爲此不軌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胡致堂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于臨終正言之冀亮德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弘廣磊磊落

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至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入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于下乎周公孔孟當何

如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尙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儉以至没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鬬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胡致堂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

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禽叡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爲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器識不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遂昌尹氏起莘曰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爲

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冑英明蓋世者乎丕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冑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冑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

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然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于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予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尹遂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蘄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岩

穴與草木同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昭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慙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邱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旣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昔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又曰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涉左右昭

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土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懍懍猶有生氣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群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籍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

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强敵處僻陋而起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已任以生民塗炭爲已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南蠻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于爲政公平用法平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已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强燕而不克終較之于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于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葉平岩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以爲不然

昭烈之取劉璋正爲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劒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神器此益漢之奸賊二袁董卓韋爾及璋以孳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爲義也

象山陸氏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澄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

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吳臨川曰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嘗與子房孔明相後先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亮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

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係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許衡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鈍也

評論

宋潛溪濂曰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絶谷視下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諉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爲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哉

宋潛溪曰夫延之謀特欲僥倖於楙之不敢抗然孰思度之使楙不即棄城而走或塞險出奇以挫其鋭或堅壁清野以拒其

師則延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滅也哉故亮以爲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方正學孝孺曰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于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于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待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

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孔明之爲相歛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

方正學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卽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劉仁齋剡曰愚按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爲主例書入寇壽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依朱子綱目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孔明興師則改書伐魏而魏兵犯境則改書入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自明矣

丁南湖奉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急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昭烈也魯肅以人才爲恤而不以敵國爲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忠言妙算以取益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按統爲德公之從子爲孔明司馬徽之姻朋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冕而荀彧之比配云

羅豫章從彥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孔明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孔明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茅鹿門坤曰國讐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爲吊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爲復讐雪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是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

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足以知孔明之事哉

袁了凡宏曰大哉先主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憑几之遺命涕泣之披對豈猶有不盡諒者耶蓋先主知祖之讐當復而不復知有其子孔明知君之嗣當輔而不復知有其躬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晚近何足以知之

袁了凡曰諺云亂驥屑霄不紲豢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倫之籠其諸葛孔明乎當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權之雄略

豈其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龍臥南陽時迺心帝室之胄久矣覩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葢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曹操亦遣人招之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汚朝也葢庶幾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禰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若殺孔明而口實於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刺之刼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以富貴動威武屈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孔明之辭徵而不能容懿之索價也

袁了凡曰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褘繼之常以朝晡視事其間接納賓客盡人之歡夫以材則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褘掌其成也故孔明之勞蕭何之規而文褘之逸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野闢蓄積饒其師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則勤之故也褘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葢濶防檢而忽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也

袁了凡曰孔明有王佐才而隴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微逆自涯其所至也鼎殊天下形勢于胸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略輔相日手寫申韓書道固弗淵於伊呂也

袁了凡曰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張韓皆人傑

吾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定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關張勇而有義爲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子謂孔明以治國爲賢相以策敵爲謀臣葢兼蕭張而駕軼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於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葢意有所擬然宋璟無愧也說乾曜亦濫竽乎

袁了凡曰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與不任也諸葛

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說者謂亮善攻懿善守謬矣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終守哉惜天不祐漢而中營星殞矣炎運已去人力固無如之何也

程墩篁敏政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蔡虛齋清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況昭烈寬

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徐疾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楊升菴愼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

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楊升菴曰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田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眞可

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楊升菴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荊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荊襄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儌幸用魏延之策哉

楊升菴曰張華問李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語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巳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楊升菴曰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强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楊升菴曰正德戊寅予訪余方池編修於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源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營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後有題云此詩始終皆武侯事子美或未過之方池不以爲然予曰此徵顯闡幽不隨人觀場者也惜

不知其姓氏

楊升菴曰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楊升菴曰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闇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楊升菴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寗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淡泊寗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膽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楊升菴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楊升菴曰武侯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楊升菴曰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耶

楊升菴曰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未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楊升菴曰詩有頍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蔮爲頍今未笄冠者着卷幘頍象之所生也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幗古畫婦女有頭施紺冪者卽此制也諸葛武侯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與幘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楊升菴曰隋內史李德林著論曰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群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楊升菴曰傅玄云武侯誠一時之異人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何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王弇州世貞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兼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在洛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

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孫嘿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擒而淮南之勝亦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遂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尙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尙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惟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

列元遜於孫峻孫綝不亦寃哉

王弇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樂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纂爾之蜀與强魏角而恒踞其上

甯都蕫天錫曰古者寓兵于農居則有養而變則有衞故不得已而用之而民樂從後之論兵者奇正變通大本不出乎此嘗讀漢書見武侯之勸農講武木牛之運八陣之圖深得古人兵農相資之意及覩是編又知其治兵之法有不泥古而可行今

者知論將之先才器忠善用人之以擇以試以勵務俾各盡其能與夫應機謹候察情之有益于兵蠹弊驕惡之爲兵害者皆發前人之未發信兵家之至論也書不曰兵而曰心表其獨得之妙又以見天下事無不出於一心也是書傳布已久士多習聞而用之有效者幾譬之大匠然規矩能與人而巧不能與人耳然舍是規矩亦無以爲方圓矣夫蜀魏之强弱不待辨而魏乃懼之如虎者以有武侯在也抑侯之能此卓有本源觀靜以成學學以廣才之論則平日之涵養造就固無容議而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其心純乎忠義之發宜其事業光明俊偉克稱王佐之才也

莆田林文俊曰予讀史至諸葛忠武侯事未嘗不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造群雄竝起曹操以鬼蜮之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孫權亦乘間據有江東當時一時才智之士爭爲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侯獨起從先主于三顧之後曰帝室之冑也曹丕旣簒漢乃勸先主正位于蜀以紹漢統而其爲心直以滅賊興漢爲已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侯之志盖可見矣所惜者炎祚告終使其功不克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凛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徇利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于綱常豈不重有賴哉

溆浦鄧啓愚曰余考漢世佐命之勳如子房者始以黃石運略

繼以赤松逃名弄丸於楚漢間絕不受人世繳纏高絕千古漢之末季炎光燼矣而挽虞淵之日無過武侯試稽其運籌決策與子房埒奈功不酬志業不盡忠秋風五丈原而後往往令人於邑此于侯何憾蓋侯所能盡者子房之略所不能得者子房之遇子房之遇高祖赤符初剖虎將策士如林如雨何難愀霍武侯之遇後主譬之大匠扶既傾之廈而支吾侏儒之內匠之才竭矣竭才而無救于傾此非匠之過也意有大物者主之所謂成敗利鈍不能逆睹者耶侯起家南陽當其躬耕時容與草廬已耳其鼎足三分之略豹變八陣之圖實豫定之非卒辦之鈴閣則草廬何可眇乎莘野一犁春雨潤商祚三亳桐江一綫

金風繫漢家九鼎則南陽誅茅之地固天地之陬區帝王之策府哉余筮仕時橫襟而思往哲每讀出師二表輒欲泣下詎意承簡命廁守南陽當坐嘯行部之暇披閱輿圖見龍岡蜿蜒而起伏清波澄泓而蕩漾問侯之廬何在則見飾以殿閣秀以松楸豈其與始基相肖似惟是後之人爲侯尸祝之飾耳侯固計神州之陸沉者安計草廬哉宛人宗令幹卿先生因以志侯其爲圖傳詩記諸體備焉壽諸梓余曰此幹卿不忘武侯權輿之雅意也夫龍岡與清波常在則此志應不朽誰謂稗官野史不足以備汗青之一七也幹卿泗水寅顏也

評論

龍川陳諒酌古論曰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于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鑾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途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所以然者乖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

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暴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于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

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令斂重兵而自守姑自待其斃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矣遲之二三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之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揮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于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又沒彼步隲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嫡庶分爭內不能制于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

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于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如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軍無見糧而轉運與戰縱能勝之後得以繼此亦

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諭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諭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諭其下此豈其眞情也夫善觀人之眞情者不于敵存之時而于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

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袵而嘆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爲怳然自失不覺其言發也可以觀其眞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之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赫瀛曰余嘗俯仰古今尚友往哲上下千百年間若蜀武侯者竊嘉其才猷忠藎足埒三代人物迨按部公餘披閱雜錄則有

野史俞文龍氏曁異議於侯者大都謂備稱中山靖王之後世數難考藉令爲劉族屬西伐東征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且備初言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詞甚正自侯以跨荊益成伯業之說進而備志始移後亦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請命獻帝帝尚在輙自稱王及聞遇害又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縞素討賊且拒費詩之諫遽卽帝位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侯顧悖之猶嘵嘵以興復漢室爲辭萬一果能興復將置漢帝於何地總之侯識時務而不明大義忠於備而不忠于漢室噫果若俞言是以尾孝之行責奇男子而訾王良造父不能引儆轅策羸馬也夫玄德之興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其世數

載在譜牒章明較著而侯草廬傾蓋之間輙稱曰帝冑又豈馮虛無稽之譚矧劉荊州呼爲弟董國戚與之盟劉公子又尊爲叔而阿瞞君臣狡猾伎倆易變黑白卒不聞一言誣誹宣非劉氏以惑亂天下眎聽夫王郎一起而眞僞立破備而假劉氏也當時耳目誰得而盡掩之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非獻帝之天下帝方蒙塵受燼幾絶侯非不欲間關秦隴冀向虞淵取日而捧之九霄上但操之心無獻帝久矣獻帝在許不啻贅旒必欲輔帝雖使伊尹持籌呂望秉鉞方叔騰劍召虎揚戈無能爲也將騈首就斃已爾帝既不可輔則簡族屬中賢者而從之立之是社稷爲重之義其誰曰不宜若謂獻帝尚在當如光武之於

更始一切禀命則是時帝幽別所臣下且不知所在將誰禀而誰聽之設曰吾盡吾心而姑此之行則操必矯天子之命散放兵仗卽今年所合萬餘明年所合三萬一朝俱盡又以徵詔許下當此之時何以爲計若不聽焉而彼固有辭若一聽焉而危亡立至而玄德之大事去卽鼎足之業亦罔濟矣侯豈慮不及此哉故不得已而王又不得已而帝以爲昭烈可扶吳魏可平中原可復則新莽雖出文叔復興將重覩建武盛事如不可爲亦天也吾敢逆覩成敗而遂甘心耶且漢中之王在九錫建魏之後武擔之立爲獻帝遇害之年亦非朝起義暮徽稱者埒也彼縞素發喪者董公假義之謀侯出師二表義動鬼神祁山六

出慷搖萬祀直欲與湯武竝駕而伯仲伊呂顧肯踵襲故智貽笑方來爲哉自蜀有昭烈炎運復熾漢家宗廟尙血食者數十年是忠昭烈者忠漢室也向使侯堅卧不出則分鼎事業必不成吾恐魏之篡漢不在黃初而在建安之十九年矣侯豈識時務而不明大義者哉夫懸臆說以商陳跡疇曰不能完要樞以中肯棨誰敢言易當侯之時處侯之地請藉君一籌假君一鉞能自必懸定鼎分之勢豫中荆益之謀若持左劵若契虎符矣乎能親扶日轂使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矣乎能前竝當塗後肩典午左右馳突扼吭拊背而制其命矣乎建武之賊雖徧天下而挈短論長較相比對曾不足當孫曹司馬之一侯徒以討賊

一念與之馳逐則鼎足之功主固難乎光武臣尤難于馮鄧也聞鄭樗蒲者較盧雉操艨艦者審風雲今者盧雉之勢常在孫曹而獻皇則否風雲之變躬於昭烈而旲魏倡之故尩羸喘息之餘潰北孤危之氣縱使援神羿之弓不能落竝出之日仗鏌邪之劍不能定羣起之兵奈何獨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責昭烈之爲日爲王也夫獻帝之日已隕矣獻帝之王已授矣此而不自爲日不自爲王又將誰爲之避二日二王之嫌而忍絕皇統甘付賊臣雖黃髫尺孺且知不可矣故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繼之以死其不肯攜日與王而付之賊臣也亦決矣志三國者徒以讐慽竄剌典實攟摭事故至帝魏寇蜀貶侯太甚故當時興復討賊之事修問臣節之禮

皆蕩泊無聞是故羣後來之吻也至元晦作綱目予之正統以續春秋天王之義而侯之忠始白侯而不知大義孰爲知大義哉余展謁侯祠於益州城南援筆識此因表侯之心與其所遇之時以辨夫議侯者且俟後之君子擇焉

王士騏冏伯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亮任之諳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王冏伯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狄人心服千載如新而

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于是乎可恨

王罔伯曰李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直以狼虎目之邈眞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强人意

按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讓昭烈爲不宜有司將殺之武侯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侯殺馬謖邈諫失侯意侯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嘗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罔伯曰後出師表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按此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騃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王罔伯曰許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王岡伯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甯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遠也以周公為比其尊之亦至矣至于將略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蕭之亞匹

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故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為之三嘆獨東坡所謂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僞位已定植何能為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何嘗屢戰屢卻而輕于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于壽奚譏焉或謂予既輯武侯全書矣是集亦可已乎曰彼以紀事此以紀言彼主于經世非識時務者見以為雜此則文人墨士一觸目而可知武侯公誠之心形于文墨可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此亦陳壽之言爾爾壽未為不知也

附載楊去奢刻侯集序引論 一十九則

楊去奢合刻忠武靖節二編序 云忠武靖節者漢諸葛忠武侯晉陶靖節先生二編合刻也客 過而問焉曰聞之先正出則爲孔明處則爲元亮今是之合也 强同焉其若潛見之分何答曰唯唯否否夫易稱龍德時乘御 天解不在易地皆然之旨乎漢晉末造天命人心旣委轡於操 裕乃心王室者不勝其故主遺民之悲思而無可奈何其屯否 同是故抱膝長嘯不帝曹不玄德不三顧不田不淵也而逃酒 剸軻等作殆欲爲孔明之事徒寄之酒巾籬菊之間而志節同 不甯惟是東漢尙節義晉人喜風流而二季之族望如荀文若陳長文王謝子弟輩咸甘心佐逆攘臂元勳節義風流掃地盡矣絲竹一戰父子殉國而後鞠

躬盡瘁之燕貽始萬全而無憾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以幸免入洛之機雲無慙忠孝之瞻尙而試較彼聲華門第祇貽文墨紙筆之集詬者竟何如也其才不才迥異而承考克家卒酹本志同迺若東漢文章去西京間不啻萎薾矣晉人詩賦流連光景緜弱綺靡不堪大雅而淸眞簡貴一洗當時君陋匪特出師二表歸去一詞爲然日月經天光彩常新未見鼎立而三者其爲典謨風雅同而撰厥誦讀或獨觀大略或不求甚解其深心妙悟葢罔弗同也昔謝疊山先生編次文章軌範一書人爲評註而獨至出師歸去二篇則斂手閣筆嗚呼此豈獨重其文

哉而景仰之同然亦可槩見已况夫龍德何常魚水君臣曾未展其雲霄之一羽而成都桑畝還復蕭然隆中遺軸無心出岫倦飛知還宛爾神龍含霧卷舒自如奚潛匪見奚見匪潛而又奚潛見之不同客曰善乃今知尙友論世不必易地而始同也是編之合復奚疑焉明萬歷己未歲立夏前三日

楊去奢題諸葛忠武侯書序云按陳壽志所載諸葛氏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等書具存目錄而裴松之註時引亮集云云至蘇東坡葉水心迺有不見全書之嘆則侯集之亡久矣追惋散軼彌深豔羨近歲婁東王冏伯重輯武侯全書匪特在侯不容少此至於弘濟世業勸獎忠孝鬱爲大觀而世多不見見亦不賞

嗟乎枕中鴻寶帳內論衡豈爲不知者道哉今余是編實本冏伯更張位置僅三之一增損事辭殆十之九蓋因合刻而自成別本匪掩前書而故立同異也互考當自悉之又味傳言好爲梁父吟不言自作若今所傳步出齊城門意義庸淺奚取而好吟之黃陵廟記亦絕不類當時語氣別有附乙以竢明者又按傳封武鄉侯諡忠武而後人只稱武侯不解何義因題其端曰諸葛忠武侯書言書不言集不忘集也原集既亡安得云全而取贋亂眞疑誤後學如新書將苑等類則匪必陳裴不載冏伯不取而始辨也是用商之同志甯㪣毋濫云萬歷己未夏至楊時偉識

楊去奢曰按全書遺事篇捜輯諸書及各乘志浩衍閎博亘見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抱朴子詭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正評論篇惟楊戲陳壽張儼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爾碑銘僅劉鎮南裴晉公二篇詩則太白少陵東坡數首餘直爲芟去

楊去奢曰玄德孔明堯舜之心也托孤受遺唐虞之盛也陳壽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斯知言哉而孫盛謂爲詭僞其謬甚矣後此彌留豈少話言而釁隙旋起安能以楊前數語縶人手足耶

楊去奢曰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美抑又難之難矣惟忠

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三人分仕三國匪不各忠所事而瑾以峻夷誕以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之榮哀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搆禍死不殉國去瞻尚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楊去奢曰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連王冏伯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蓋不知昭烈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不云敵屯

楊去奢曰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庸懦爲嫌而愚獨謂其弘量英斷其大有三宮府內外悉委丞相既不中制又

絕嫌猜一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二也怒
誅李邈三也而誅邈更奇豈特差强人意而已哉

楊去奢曰孔明與兄子瑜書云旣蒙東朝遇厚依依於子弟又
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按幼記此牘
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
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云云其
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
子喬之卒在建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卒
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惻愴耶披尋書意都
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

謂悼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裴註素精參
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所疑以俟商確

楊去奢曰孔明與吳王書云所送白毦薄少按白毦結毦向誤
認爲帽毦借用吾友錢功甫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
書不識字何啻千里因改正之

楊去奢曰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濱約吳同時大
舉向使營星助曜魏難支矣卽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
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算也元遜不死伯約不孤漢
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爲永恨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
孝千載而下猶凜凜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楊去奢曰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伯冏所恨

楊去奢曰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矛孔明二表益千古之正氣而敘列混淆今爲整揭若夫營星告隕遺恨未酧英雄襟淚千載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楊去奢曰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斂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衄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之亦足驗矣彼奕棋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楊去奢曰按衞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按李靖有六花陣謂本武侯八陣舊法

楊去奢曰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升菴八陣圖記曰八陣圖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豈誤耶永安宮卽魚復縣改名少陵詩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先後則未容

輕辨矣

楊去奢曰孔明之寓荆州知之者惟德公徽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荆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污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而蘇子瞻楊用修皆據爲談資殆所不解

楊去奢曰荆州自景升作牧立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郡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爲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即大傅椽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按弇州宛委餘編曰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卧龍岡上疑在漢末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閲宋人一小説云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 山都縣治沔水又東經樂山北注諸葛好爲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經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弘之鎮襄陽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楊去奢曰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木牛流馬法實繇婦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所生以佐侯者也

楊去奢曰予編次諸葛忠武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卽徵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

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衞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卽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又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嘗存也爲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革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設不幸而斬焉滅亡不猶愈於奄然靦然偏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嘗星告墜誣獄沉冤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

非所以善二侯之終也客退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之以

自志遺忘之僥時己未六月望酷暑日巖孫記於瓜牛廬中

論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爲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爲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耳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况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爲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倘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爲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爲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爲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烏雲山兵烏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爲譎詐邪直以爲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凡所以御兵制

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尙有可諉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跡豈復有可諉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爲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爲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爲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

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曰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邱陵水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盾爲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爲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爲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爲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爲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圓火之銳水之曲土之方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爲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

六車輪七冞置八鴈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邽月水鴈行行鵝鸛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爲八名兵家者流多於此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抵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濬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冞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縱横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之八陣不在孫吳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

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板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讋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强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温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跡眞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温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

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温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尙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温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

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囘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蔓散洽以爲鳥翔囘屈包羞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踈陣戰之密其八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衞短短以救長囘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竝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甯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

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幷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旣以大繆而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巳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衞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爲民賊者豈非爲此等者慮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寖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鵝鸛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說

八陣圖說

范　蓀

夔州八陣之磧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於此始得以暇日登祟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累石纍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

掠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絶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之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

也陰陽也二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絶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倘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二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郄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

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旣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亦密矣

贊

忠武侯贊 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期

三國名臣贊 蘇軾

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諸葛武侯畫像贊 蘇軾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眞臥龍也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栻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旣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悚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諸葛忠武侯贊　楊維禎

連東吳服南粵未爲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爲侯之德衍八陣運木馬未爲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譁未爲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庸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爲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爲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諸葛忠武侯贊　宋濂

龍門子曰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而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知也其功

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測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眞蛇鼠之見哉

武侯贊　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耀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武侯贊　楊溥

草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諸葛忠武侯贊　劉惟德

嗟炎漢之失鹿得南陽之臥龍遂扶三分之國於天下復立八陣之圖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爲一朝之儁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陳要略休兵千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于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實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爲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自都將相孰以爲泰轉危爲安以小擊大雖嫌不辭之死靡懈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三國名臣頌贊　袁宏

頌曰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贊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氛霧宗子思甯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祭文

祭諸葛忠武侯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越初八丙子

大明皇帝遣駙馬都尉鄔景和禮部侍郎
諭祭于漢忠武侯諸葛亮曰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拜二表乃行觀其褫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歟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表忠有祠
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祭漢先主昭烈皇帝丞相諸葛忠武侯文　明蜀王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於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草亳爲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

帝冑當羣雄之擾攘噓炎燄於寒灰時三顧於南陽情交懽於魚水言靡間於關張保岷峨控荊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覩閟宮之頹圮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於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封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春秋制祭

維年月日河南南陽府知府某欽奉
朝命致祭於漢丞相諸葛忠武侯之神惟神學術正大出處光

明功益三分首委身於帝胄忠宣二表早發跡於隆中瞻此邦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敝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春仲秋恪修祀事仰祈靈貺昭格無窮

祭諸葛武侯文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甯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夔觀八陣果至夔州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二十一

別見

晉武昭王李暠寫諸葛武侯訓誡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甯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其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道藏輯要

嵇康與山濤書曰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

張柬之論戎姚疏云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南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武侯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賓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戎肝腦塗地臣竊為陛

下惜之往諸葛武侯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復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武侯之策誠盡羈縻蠻戎之要也 節文

蘇子瞻任人策曰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 節文

朱元晦武侯畫像跋云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

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

朱元晦南軒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蓋

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節文

黃源上制置使書云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宦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爲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抗戎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爲力難矣昭烈亡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爲渡瀘之役而後爲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顚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戎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戎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節文

陽節潘氏榮曰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爲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恥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爲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僞死見眞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眞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心委于寇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誅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

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爲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爲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爲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羣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爲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 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 節文

葉水心曰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

張輔樂管優劣論曰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甯內武以折衝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雅規宏潤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于遐邇也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管爲伍哉

徐氏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姿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尙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凛凛猶有生氣彼爲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能無愧乎

宋陳郁曰諸葛武侯薦馬超于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竝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大略可涯涘耶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

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張文成曰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
柳子六逆論云昭烈之顧孔明三代明良之盛事
方正學王履道孝思堂記云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楊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温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尙有考於吾言也節文

袁了凡曰苻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之孔明龍臥南陽且不爲吳魏起況羌狄耶雖先主帝室之冑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且孔明志殲漢賊以宏王業而猛不過語及時事堅大悅是堅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猛以圖大事而猛慫慂以成之苻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鹵莽如此以擬孔明不亦蛣蜣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視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吳養心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按晉時秦王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東海王堅殺之自立爲秦天王先是尙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人謀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熊禾上書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楊升菴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云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愼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愼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嶲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尙存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髳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至於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遐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嶲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爲僻土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則

畫界陸沉雖合爲一統而其俗無譏焉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阜雖去神阜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矣谷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愰彼自棄乎矧阜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起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脩焉之餘而俯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之焉

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黃孟起三國志序曰三志所載惟蜀爲簡壽歸咎于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禨祥不司記註耶卽使史缺專官而當時蜀士秦宓譙周之倫皆博雅好論著聞見宜非乏也不甯惟是相亮王佐之才其用兵經武司馬宣王至畏之如虎八陣圖木牛流馬迄今無能窺其祕者壽爲蜀人親見其行事乃謂管蕭亞匹將略非其所長則何也豈所謂脩郄于相亮父子者不盡誣耶抑亮所敵者司馬氏而壽後爲晉臣不得不枉其筆耶嗟乎壽欲絀蜀蜀不爲絀

也捹亮亮不爲捹也索米貽譏祇足自點耳

晁氏曰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措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陳壽錄孔明書不載此策疑依託者按此板翻刻在大梁李獻吉序

東漢總論略云後主纘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幗之遺方圖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已告殞先正云天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豈其然乎

誠齋文膾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天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武侯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李克翰林論

三蘇不取孔明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爲棄荊一事全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湖廣志辯疑

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之人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

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五什翄

元楊奐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

陳仁錫曰親賢臣遠小人隆中之言也若問小人爲誰平耶譔耶延耶儀耶皆擢用之人也何以置對雖然勇任過嚴立法隆中豈可及哉

張遐曰宣和畫譜稱諸葛武侯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馬援聚米爲山谷定是好手此豈濡毫舐墨規唐撫宋者所能夢見耶藏弆集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別見 奎 星集六 二〇又

太極圖 周子作　朱子注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

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
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
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
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
此誌而云云爾

太極圖說

陰靜　坤道成女

陽動　乾道成男

火　水　土　木　金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爲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火 水 土 木 金）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火 水 土 木 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

五性（水火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

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

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

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

☽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

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水火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

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

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

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

◎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集說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

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爲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人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之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

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集說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

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註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集說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

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黃氏幹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緩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閒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

行者也

案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爲六卽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爲七卽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註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集說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 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註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其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集說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 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

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校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眞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案無極之眞眞即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圓象與上圓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爲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構精而遡夫天地絪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爲父母又知乾坤之爲大父母矣爲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爲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即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集說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

中渣滓者爲患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之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註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集說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

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卽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卽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卽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卽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見故有三

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集說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耳

案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行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也眞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聖人立人之極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

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通書

周子作　朱子注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

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註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集說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純粹至善者也

註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集說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答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

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所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爲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集說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纂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性命之源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註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註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註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集說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註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註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閒矣此陰陽之象也

集說 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爲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註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集說 朱子曰神卽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黃氏幹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

註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閒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

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註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註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註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註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註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註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註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註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註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註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註言為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註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註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註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集說問註中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註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註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註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

註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註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註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註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註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註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 仁義禮智天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眾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註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註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

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註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

註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註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註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註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集說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

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集說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案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所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至愛之間當有富貴二字所謂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

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甯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註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註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註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註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註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註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註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葢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註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集說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註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註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註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案 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愼動由本體之渿存以察於思慮事爲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思慮事爲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〇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註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註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

註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註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

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註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註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淸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淸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案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兄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淸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註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淸則決之汨則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案 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註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註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先生著

經世衍易圖

太陽⚊　陽⚊

太陰⚋　動⚊

少陽⚊　陰⚋

少陰⚋

一動一靜之間

少剛⚊　剛⚊

少柔⚋　靜⚋

太剛⚊　柔⚋

太柔⚋

經世天地四象圖

南 日

石

月

西 土

東 星

火

辰

北 水

案邵子傳先天之學者也然伏羲卦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八卦之象而邵子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爲八卦之象蓋自爲一家之學非謂伏羲之本象如此也○邵子以八者爲天地之體推而至於寒暑晝夜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聚散性情形體之隱顯走飛草木之動靜在人身則有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精粗在人事則有耳目鼻口聲色氣味之感應元亨利貞天之道也吉凶悔吝民之故也大運世數則有元會運世之始終道化功烈則有皇帝王霸之升降要統以易書詩春秋之學而盡焉其說錯見於內外篇中然其所推元會運世之數非世系所可知非星日所可步正莊周所謂存而不論者邵子之學之精蓋不在此也故舊圖所載今竝未錄

經世聲音圖

正聲

平上去入

日月星辰

一聲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兎○

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八聲
●●●●
●●●●
●●●●
●●●●

正音

開發收閉

水火土石

一音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三音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萬□未

五音
卜百丙必
步白葡鼻
普朴品匹
旁排平瓶

六音
東丹帝■
兌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七音
乃妳女■
内南年■
老冷呂■
鹿犖離■

八音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九聲				十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		九		音		十		音		十一		音		十二	
思	寺	口	口	■	■	■	■	■	■	■	■	■	■	■	■
三	口	口	口	山	士	口	口	莊	乍	叉	崇	卓	宅	拆	茶
星	象	口	口	手	石	耳	二	震	口	赤	辰	中	直	丑	呈
二	二	■	■	■	■	■	■	■	■	■	■	■	■	■	■

集說鍾氏過日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祝氏涇日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

案上格四聲卽唐人韻部下格四音卽唐人等母也多禾四聲歌麻韻也開回四聲佳灰韻也良光四聲陽韻也丁兄四聲庚青韻也千元四聲元寒刪先韻也臣君四聲眞文韻也刀毛四聲蕭肴豪韻也牛○四聲尤韻也妻衰四聲齊韻也○龜四聲支微韻也宮龍四聲東冬江韻也魚烏四聲魚虞韻也心○四聲侵韻也男○四聲覃鹽咸韻也古口四音見母也坤口四音溪母也黑黃四音曉母也五吾四音疑母也安口四音影母也母目四音明母也夫父四音非母也武文

四音微母也卜步四音邦母也普旁四音滂母也東兌四音端母也土同四音透母也乃內四音泥母也老鹿四音來母也走自四音精母也草曹四音清母也思寺四音心母也口口四音無字蓋對日母而取其輕齒音也山士四音審母也耳二四音日母也莊乍四音照母也又崇四音穿母也卓宅四音知母也拆茶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之入聲音之清音有與唐人不○唐人廣韻凡五十七部通之則同者古今南北字韻異爾○只三十部經世括之以七聲又分爲十四又別爲二十八此聲之不同者等韻之母凡三十六經世括之以十二又分爲二十四又別爲四十八此音之不同○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者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只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別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精於者標題故終於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樂府者分唐韻爲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聲爲第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爲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爲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爲第四部眞文元寒刪先收舌齒聲爲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爲第六部其法暗與本朝字書同但樂家未知後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爾經世四聲部分皆已得之唯多禾與開回同部宮龍與魚烏同部○見溪羣疑鼻音也端透定泥知爲不合此聲之可疑者　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與日字皆齒音也非敷奉微邦滂並明皆脣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經世四音部分皆從其類惟黑黃與五吾同部安口與母目○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爲舌同部爲不合此音之可疑者　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尙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又韻母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部子之時此音已變也○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並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爲三十六也經世二十四音則無孃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爲輕齒之音亦如上條所云齒舌○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之變而誤也○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絕○又經世四音分開發收閉意亦等韻開口少因失此音也○齊齒合口撮口之呼然以類求之多不合

者當以等○經世以爲萬物有聲色氣味而色不可圖氣味
韻爲正　不可寫惟聲出於人口可以翻切而得故爲聲
音圖以窮色氣味之變以盡動植之數其說雖汗漫不可窮
然正聲同文乃王政之切務亦學者所當知自等韻之外惟
邵子之書最有條理故稍爲分晰
其源流同異之大致以俟知者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
之大剛柔盡之矣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
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
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
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
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
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
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集說　邵氏伯溫曰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
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
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
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
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
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
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
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
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
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

成形上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或曰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

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人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

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

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

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

之過矣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

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

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張氏嶠曰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集說張氏嶠曰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以一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幷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畧其左右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

數多

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
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
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
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
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
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兄天之數故七七
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兄地之數故八
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
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

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
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也得九
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
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
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
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

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陰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

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

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案水中之飛鱗之類也水中之走介之類也在陸者牡巨而牝細在水者牝巨而牡細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集說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案人有五指巨指屬土餘四指十二節應四時十二月食指春也中指夏也無名指秋也小指冬也日冬短夏長而春秋平故四指象之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集說張氏嶠曰日月相對謂之望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尅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火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
於既未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
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
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
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集說張氏嶓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玄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
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六十兼之
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
矣

集說張氏嶓曰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中方土色黃此五行之氣色色之分辨也東赤

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之遞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於則黃枯槁而黑也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

案此乃五行之序也始於水之黑發於火之赤變於木之青金之白終於土之黃而復交於水之黑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案以此類水中之飛走則泳於水者鱗如水之紋藏於石者介如石之體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

使之然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集說張氏峪曰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案上言夏至之日止於七分故此以其三分爲交數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
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下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

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

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擊壤集

康節先生邵雍著

閑吟 四首錄一

欲有一瓢樂曾無二頃田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雲意寒尤淡松心老益堅年來疎懶甚時憶舊林泉

題留侯廟

滅項興劉如覆手絕秦昌漢若更碁卷舒天下坐籌日鍛鍊心源辟穀時黃石公傳皆是用赤松子伴更何爲如君才業求其比今古相望不記誰

春遊 五首錄三

五嶺梅花迎臘開三川正月賞寒梅相去萬里先一月始知春色從南來何人妙曲傳羌笛盡日清香落酒杯料得天涯未歸客也應臨此重徘徊

洛城春色浩無涯春色城東又復嘉風力緩搖千樹柳水光輕蕩半川花煙晴翡翠飛平岸日暖鴛鴦下淺沙不見君王西幸久遊人但感鬢空華

人間佳節唯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暖橫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牆白馬蹄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强

秋遊六首錄四

七月芙蕖正爛開東南園近日徘徊有時風向池心過無限香從水面來穩畫溪深方誤入洞庭湖晚未成廻坐來一霎蕭蕭雨又送新涼到酒杯

先秋顥氣已潛生洛邑方知節候平庭院乍涼人共喜園林經雨氣尤清廻舟伊水風微溜緩轡天津月正明自有皋夔分聖念好將詩酒樂升平

家住城南水竹涯乘秋行樂未嘗虧輕寒氣候我自愛半醉光陰人莫知信馬天街微雨後凭欄僧閣晚晴時十年美景追尋徧好向風前請白髭

霜天寥落思無窮不奈樓高逼望中四面遠山徒滿目九秋宮殿自危空雲橫遠嶠千尋直霞亂斜陽數縷紅無限傷情言不到共誰開口向西風

和商守西樓雪霽

大雪初晴日半曛高樓何惜上仍頻數峰嘗翠劒鋩立一水縈紆冰縷新崑嶺移歸都是玉天河落後盡成銀幽人自恨無佳句景物從來不負人

和商守雪殘登樓

殘雪已消冰已開風光漸覺擁樓臺旅人未遂日邊去春色又從天上來況是罇中常有酒豈堪嶺上却無梅若非太守金蘭

契誰肯傾心重不才

和商守雪霽登樓

百尺危樓小雪晴晚來閑望逼人清山橫暮靄高還下水隔疎林淡復明天際落霞千萬縷風餘殘角兩三聲此時此景眞堪畫只恐丹青筆未精

追和王常侍登郡樓望山

四賢當日此盤桓千百年人尙厚顔天下有名難避世胸中無物漫居山事觀今古興亡後道在君臣進退間若蘊奇才必奇用不然須負一生閑

賀人致政

人情大率喜爲官達士何嘗有所牽解印本非嫌祿薄掛冠殊不爲高年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捨權宜放襟懷在淸景吾鄉况有好林泉

晨起

山高水復深無計奈如今地盡一時事天開萬古心輕煙籠曉閣微雨散靑林此景雖平淡人間何處尋

龍門道中作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捨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宿延秋庄

驅車入洛川下馬弄飛泉乍有雲山樂殊無朝市喧非惟快心志自可忘形言借問塵中友誰爲得手先

燕堂即事

川上數峰青林間一水明閑雲無定體幽鳥不知名遊侶旣非約歸期莫計程錙銖入世事休强作威獰

上寺看南山

疊疊是峰巒西連梁雍寬與其行裏看不若坐中觀包括經唐漢并呑歷晉韓消沈事難問唯爾尙巑岏

女几祠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不可見滿目空雲煙千年女几

祠門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或傳

燕堂閑坐

天網疎難漏世網密莫通我心久不動一脫二網中高竹漱清泉長松迎清風又云瀟灑松間月清冷竹外風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

牧童

隨行笠與蓑未始散天和暖戲荒城側寒偎古塚阿數聲牛背笛一曲隴頭歌應是無心問朝廷事若何

夢中吟 三鄉道中作

夢中說夢猶能憶夢覺夢中還又隔今日恩光空喜歡當年意

愛難尋覓水成流處豈無聲花到謝時安有色過此相逢陌路人都如元未曾相識

秋懷三十六首錄十七

七月夜初長星斗爭煌煌庭除經小雨枕簟生微涼照物無遁形虛鑑自有光照事無遁情虛心自有堂

晴牕日初曛幽庭雨乍洗紅蘭靜自披綠竹閑相倚榮利若浮雲情懷淡如水身非天外人意從天外起

明月生海心涼風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懷驟披豁悟盡周孔權解開仁義結禮法本防姦豈爲吾曹設

疎雨滴高梧微風援弱柳此景歲歲同世人自白首俗慮易縈

仍塵襟難抖擻浮生已夢中其間强爲有

國命在乎民民命在乎食聖人雖復生斯言固不易虛惠豈足尙教人以姑息虛名豈足高教人以緣飾

清風無人兼自可入吾手明月無人并自可入吾牖中心旣已平外物何嘗誘餘事豈足論但恐罇無酒

淡煙羃疎林輕風裊寒雨日暮人已歸羣雞猶啄黍此心固不動此事極難處一言以蔽之尙恐費言語

八月炎涼均氣味亦白好臨虛喬木低遠望行人小有跡事皆妄無心物都了何須更問辛願君自食蓼

秋色日漸深老心日益懶倦即下階行閑來弄書卷廣陌多風

塵見說難閒眼俟門已是深帝閽又復遠

塞鴻猶未來梁燕已辭去雲山千萬重相逢在何處岌嶪都城門繚遶長亭路風土敗人衣纔新又成故

斷續蟬聲外稀疎雁下前年光空去也人事益蕭然洗竹留新笋翻書得舊編誰知養心者肯與世爭權

中秋光景好中州煙水奇天重初寒候人便半醉時榻緣明月掃襟待好風吹一點胸中事人間都不知

良月滿高樓高樓仍中秋午夜冷露下千里寒光流何人將此鑑拂拭新磨休照破萬古心白盡萬古頭

人老秋更老山深水復深高木已就脫慧禽空好音筋骸非曩

日道德負初心賴有餘編在時時尚可尋

九月氣乍肅衰柳猶有蟬霜外疎鐘斷風餘淸籟傳千山亂遠目一鶚摩高天自非出世人而敢危行言

水寒潭見心木落山露骨始信天無涯萬里不隔物脫衣掛扶桑引手探月窟不負仁義心區區五十一

萬里晴天外一片霜上月長松挺青葱鬢齊入消歇有齒日益衰有鬚日益脫獲罪固已多此心難屑屑

放言

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

小圃逢春

隨分亭欄亦弄研不妨閑傍酒壚邊夜簷靜透花間月晝戶寒生竹外煙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閑去豈徒然壺中日月長多少濫占風光二十年

惜芳菲

細算人間千萬事皆輸花底共開顏芳菲大率一春內爛漫都無十日間亦恐憂愁爲齟齬更防風雨作艱難莫教此後成遺恨把火罇前尚可攀

弄筆

行年五十二老去復何憂事貴照至底話難言到頭上有明天

子下有賢諸侯飽食高眠外自餘無所求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之得淩

答人書

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嘗廢不有霜與雪安知松與桂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

與人話舊

耳目所聞見且言三十春纔更十次閏已換一番人圯族綺紈故朱門車馬新從來皆偶爾何者謂功勳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天津幽居

予家洛城裏况復在天津日近先知曉天低易得春時光優化國景物厚幽人自可辭軒冕閑中老此身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繩水吟

有水善平難善直唯繩能直不能平如將繩水合爲一世上何憂事不明

重遊洛川

買石倘饒雲買山當從水雲可致無心水能爲鑑止性以無心明情由鑑止已二者不可失出彼而入此

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沈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著棋閑動戰爭心一杯酒美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棋枰萬歲崇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長憂眼見奸雄輩且願身爲堯舜氓五十三年無沒事如今方喜看春耕

和祖龍圖見寄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興亦難拘日限夢魂都不到人間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閒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略躋攀

自兄三首

名利場中難著腳林泉路上早廻頭不然半百殘軀體正被風波汨未休

滿天風月爲官守遍地河山是事權唯我敢開無意口對人高道不妨言

每恨性昏聞道晚長慚智短適時難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來身却閒

治平丁未仲秋遊伊洛二川六日晚出洛城西門宿奉親僧舍聽張道人彈琴

向晚驅車出上陽初程便宿水雲鄉更聞數弄神仙曲始信壺中日月長

九日登壽安縣錦屏山下宿邑中

煙嵐一簇特崔嵬到此令人心自灰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

倚白雲開

依韻和壽安尹尉有寄

不向紅塵混著鞭殊無才業合時賢本酬壯志都無效欲往青山却有緣華竹陰中開縹帙白雲堆裏揖飛泉錦屏正與南溪對他日從遊之子傳

十三日遊上寺在縣北及黃澗在縣西

能休塵境爲眞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不向此中尋洞府更於何處覓藏花

十六日依韻酬福昌令有寄

道義相歡豈易親古稱難處是知人文章不結市朝士榮辱非

關雲水身話入精詳皆物理言無形跡盡天眞他時洛社過從輩圖牒中添又一鄰

十九日歸洛城路遊龍門

伊川往復過龍山每過龍山意且閑莫道移人不由境可堪深著利名間

留題龍門

融結成來不記秋斷崖蒼壁鎖煙愁中分洪造夏王力橫截大山伊水流八節灘聲長在耳一川風景盡歸樓行人莫動凭欄興無限英雄混白頭

龍門石樓看伊川

數朝從欵走煙霞縱意凭欄看物華百尺樓高通鳥道一川煙水屬僧家直須心逸方爲樂始信官榮未足誇此景得遊無事日也宜知幸福無涯

二十五日依韻和左藏吳傳正寺丞見贈

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艮月引歸芳草渡快風飛過洞庭湖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黃芽日日娛莫道天津便無事也須閒處著功夫來詩云從此天津南畔景不教都屬邵堯夫故有是句

代書寄劒州普安令周士彥屯田

作官休用歎奚爲未有升高不自卑君子屈伸方爲道吾儒進退貴從宜卽今彭澤歸何地他日東門去未遲痛恨伊嵩景無

限一名佳處重來資

和魏教授見贈

淸世文章日月懸無才唯幸樂豐年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古有孟軻難語覺時無顏子易爲賢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立

和吳冲卿省副見贈

非有非無是祖鄉都來相去一毫芒人人可到我未到物物不妨誰與妨失卽肝脾爲楚越得之藜藿是膏粱一言千古難知處妙用仍須看呂梁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
刺十分深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不把憂愁累物華光陰過眼疾如車以平爲樂忝知分待足求
安恐未涯食罷有時尋蕙圃睡餘無事訪僧家天津風月勝他
處長是思君共煮茶

仁者吟

仁者難尋思有常平居愼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
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
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思山吟

祇恐身閒心未閒心閒何必住雲山果然得手情性上更肯埋
頭利害間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著機關不圖爲樂至于
此天馬無蹤自往還

依韻和劉職方見贈

造物工夫意自深從吾所樂是山林少因多病不干祿老爲無
才難動心花月靜時行水際蕙風香處卧松陰閒牕一覺從容
睡願當封侯與賜金

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禪

浩浩長空走日輪何須苦苦辨根塵鵬程萬里非由鴐鶴算三

千別有眷鉛鍋點金終屬假丹青誰為妄求眞訪親風氣天寒
夜誰是當門定腳人

代朋友贈張文通

無學又無識胸中一向虛枯腸折飲酒病恨相看詩酒輕風
裏天津小雨餘故人千里隔相望意何如

先幾吟

先幾能識是吉從頭勿輕移世俗哈把似家中出醜擺弄如靜
裏且談說奇花滿眼皆輸與明月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莫虛
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風吹木葉吟 熙寧三年

風吹木葉不吹根似勿將根苦自陳天子務用好任聖人餘
事亢休論長年兩鬢神仙侶安樂窩中富貴人萬水千山行已
過歸來認得自家身

閒行吟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
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自從會得環中
意閒氣胸中一點無

投身走逐到天涯不知天在眼前開眼見時猶有病樂頭尋
處更無幾箇正在如恐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鈞
肆殺人珠貝亞殺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歧

逍遙吟

吾道本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厚味失脚有深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

人生憂不足足外更何求吾生雖未足亦也却無憂天和將酒養眞樂有詩勾不信年光會催人早白頭

夜入安樂窩晨興飲太和窮神知道泰養素得天多日月任推盪山川徒琢磨欲求爲此者到了是誰何

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兩儀長在手萬化不關心石裏時藏玉砂中屢得金分明難理會須索入沈吟

放小魚

纖鮮不足留此失一生休放爾江湖去寬渠鼎鑊遊更宜深避網愼勿悞吞鉤天下多危者無令落庶羞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涼天氣好何處不堪遊鴻雁來賓日鷹鸇得志秋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多少江湖上舟船未到頭

重九日登石閣（三首錄一）

事出一時間時過事莫還當時深可愛過後不堪看夏去休言

暑冬來始講寒人能知此理憂患自難干

和王安之少卿同遊龍門

生平有癖好尋幽一歲龍山四五遊或往或還都不計蓋無榮利可稽留數朝從欵看伊流夜卜香山宿石樓會有涼風開遠意更和煙雨弄高秋

歲暮自貽

當年志意欲橫秋今日思之重可羞事到強圖皆屑屑道非眞得盡悠悠靜中照物精難隱老後看書味轉優談麈從容對賓客薦章重疊誤公侯已嘗賢傑開青眼不顧妻孥怨白頭谷口

鄭眞焉敢望壽陵餘子若爲謀鼎間龍虎望看守棊上山河廢講求一枕晴牕睡初覺數聲幽鳥語方休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閒愁

寄亳州秦伯鎮兵部

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

酒涵花影滿卮紅瀉入天和胸臆中最愛一般情味好半醺時與太初同

獨賞牡丹

賞花全易識花難善識花人獨倚欄雨露功中觀造化神仙品

裏定容顏壽常只可言時尚奇絕方名出世世間賦分也須知不淺貧來消得一生閒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華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書皇極經世後

樸散人道立法始乎犧皇歲月易遷革書傳難考詳二帝啟禪讓三王正紀綱五伯仗形勝七國爭强梁兩漢驤龍鳳三分走虎狼西晉擅風流羣凶來北荒東晉事清芬傳馨宋齊梁陳不足算江表成悲傷後魏乘晉弊掃除幾小康遷洛未甚久旋

聞東西將北齊舉爝火後周馳星光隋能一統之篤福于巨唐五代如傳舍天下徒擾擾不有眞主出何由奠中央一萬里區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創業先後或垂祚短長或奪于將墜或奪于已昌或災興無妄或福會不祥或患生藩屏或難起蕭牆或病由脣齒或疾亟膏肓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情慾之一發利害之相戕劇力恣吞噬無涯罹禍殃山川纔表裏邱壠又荒涼荆棘除難盡芝蘭種未芳龍蛇走平地玉石粹崑岡善設稱周孔能齊是老莊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思鄭州陳知默因感其化去不得一識面

美物須絕代異人須不世造化得生成諒亦非容易曠世耳可聞同時目能視陳子同時人奈何聞諸耳

小車行

喜醉豈無千日酒惜春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歡喜滿洛城中都似家

垂柳

門前垂柳正依依更被東風來往吹忘了自家今已老却疑自是少年時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生平與人交

生平與人交未始有忖壞已亦無負人人亦無我害

知識吟

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擊壤吟

人言別有洞中仙洞裏神仙恐妄傳若俟靈丹須九轉必求鍊頂更千年長年國裏花千樹安樂窩中樂滿縣有樂有花仍有

酒却疑身是洞中仙

林下吟五首錄二

眞工造化豈容私拙者爲謀亦甚微安樂窩深初起後太和湯釅半醺時長年國裏籃舁往永熟鄉中杖策歸身似升平無一事數莖髭白任風吹

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支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誰道仙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有物輕醅號太和半醺中最得春多靈丹換骨還如否白日升天得似麼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

檢眞樂攻心不奈何

安樂窩中自訟吟

不向紅塵浪著鞭唯求寡過尙無緣虛更蘧瑗知非日謬歷宣尼讀易年髮到白時難受彩心歸通後更何言至陽之氣方爲玉猶恐鑽磨未甚堅

林下局事吟

閒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嘉賓飲酒從事于茲二十年欲求同列誰能否

謝甯寺丞惠希夷鐏

仙掌峰巒峭不收希夷陳圖南也去後遂無傳能斟時事高擡手善酌人情畧撥頭盡虎不成心尙在悲麟無應淚横流悟來不必多言語贏得淸閑第一籌

和君實端明花菴獨坐

靜坐養天和其來所得多眈眈同又作殊厦宇密密引藤蘿忘去貴臣度能容野客遐繫時休戚重終不道如何

和君實端明見贈

曾不見嶢嶢城中類遠郊雖無千里馬却有一枝巢月出雲山背風來松竹梢頭然何所得豈復避人嘲

秋夜

浮雲一消散星斗粲長天碧蘚墜丹果淸香生白蓮體涼猶衣葛耳靜已無蟬坐久羣動息秋空唯寂然

雲

晴空碧於水那得片雲飛映日成丹鳳隨風變白衣去來皆絕迹隱顯兩忘機天理隨能測終然何所歸

和雲

萬里幘四垂一片雲自飛祇知根抱石不爲天爲衣旣來曾無心却去甯有機未能作霖雨安用帝鄉歸

秋日登石閣

初晴僧閣一凭欄風物淒涼八月間欲盡上層嘗脚力更於高

處看人寰秋深天氣隨宜好老後心懷只愛閑爲報這山休斂黛這般情意久闌珊

風月吟

涼風無限清良月無限明清明不我捨長能成歡情終朝三褫辱晝日三接榮榮辱不我預何復能有驚

贈富公

天下繫休戚世間誰擬倫三朝爲宰相四水作閑人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眞不知緣底事見我却慇懃

誡子吟

善惡無他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爲君子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珪無玷始稱珍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寒夜吟

天加一倍寒我添一重被不出既往言不爲已甚事責已重以周與人不求備唯是大聖人能立無過地

事急吟

旱急望雨意病危思藥心人人當此際不待勸而深

知人吟

事到急時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深心厚貌平時可愼勿便言容易知

思患吟

緣飾近虛襟虛襟後患深療飢當用食救旱必須霖

和君實端明

養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且無官責咎幸免世猜嫌蓬戶能安分藜羹固不饜一般偏好處曝背向前簷

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通衢選地卜松筠元老辭榮向盛辰多種好花觀物體每斟醖酒發天眞清朝將相當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更出新詩二十

首其間字字敵陽春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疎到性始知眞氣味入神方見妙工夫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照有無辭比離騷更溫潤離騷其奈少寬舒

和君實端明登石閣

平地雖然遠那知物物新危樓一百尺別有萬般春

六十三吟

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恥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愁閑刮骨聲音切悶見吹毛智數卑珍重至人嘗有

語失便宜是得便宜陳希夷先生嘗有是言

太和湯吟

二味相和就甕頭一般收口效偏優同斟祗却因無事獨酌何嘗爲有愁纔沃便從眞宰辟半醺仍約伏羲遊人間盡愛醉時好未到醉時誰肯休

天意吟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正在淵

三惑

老而不歇是一惑安而不樂是二惑閑而不淸是三惑三者之惑是戕賊

四喜

一喜長年爲壽域二喜豐年爲樂國三喜淸閑爲福德四喜安康爲福力

一室吟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有春何嘗無美酒未始絕佳賓洞裏賞花者君眖也宅中有洞天邊泛月人君眖也宅中有樓相逢應有語笑我太因循

兩歲錦㟹之遊不克見鄭令因以寄之

歲歲羣芳正爛開錦㟹山下賞春來兩年不得陪仙躅洞裏仙

人出未回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事事無唯存一卷伏羲書倦時就枕不必睡忺後擕笻任所趨准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苟非先聖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

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絕又重聯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有主山河難占籍無爭風月任收權閒吟閒咏人休問此箇工夫世不傳

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休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懷年老頭曉露重時花滿檻暖醅浮處酒盈甌聖人喫緊些兒

事又省工夫又省憂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榻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春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唯人與日不相違過此何嘗更語眞

省事吟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舉世吟

舉世自紛紛誰爲無事人吾生獨何幸臥看洛陽春

筭年老逢春詩

年老逢春春莫疑

箋云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且無形不見只有意能知

老年纔會惜芳菲

箋云一歲正榮處三春特盛時是花堪愛惜况見好花枝

自知一賞有分付

箋云羣卉爭妍處奇花獨異時東君深意思亦恐要人知

誰讓千金無子遺

箋云白日偏催處黃金欲盡時侈心都用了始得一開眉

美酒飲教微醉後

箋云甕頭噴液處盞面起花時有客來相訪通名曰伏羲

好花放到半開時

箋云風輕如笑處露重似啼時只向笑啼處濃香惹滿衣

這般意思難名狀

箋云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青何處施

只恐人間都未知

箋云酒到醺酣處花當爛熳時醺酣歸酩酊爛熳入離披

謝君實端明用只將花卉記冬春

有時自問自家身莫是羲皇已上人日往月來都不記只將花卉記冬春

大字吟

詩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筆抄儘得意時仍放手到凝情處輟濡毫魯陽却日功猶淺宗慤乘風志未高寫出太平難狀意任他天下須功勞

教子吟

爲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雖用知知如未知說在平行與不行分該通始謂才中秀傑出方名席上珍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由勤

世上吟

世上偷閑始得閑我生長在不忙間光陰有限同歸老風月無涯可慰顔坐卧遶身唯水竹登臨滿目但雲山醉眠只就花陰下轉破花陰夢始還

旋風吟二首

安有太平人不平人心平處固無爭棋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少日掛心唯帝典老年留意只義經自知別得收功處松桂隆冬始見青

松桂隆冬始見青蒿萊盛夏亦能榮光陰去後繩難繫利害在前人必爭萬事莫於疑處動一身常向吉中行人心相去無多遠安有太平人不平

覽照吟

凌晨覽照見皤然自喜皤然一叟仙慷慨敢開天下口分明高

道世間言雖然天下本無事不奈世間長有賢自問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稱老林泉

自在吟

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

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男子吟

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勢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豈在塵埃裏

待物吟

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閑緣飾到了是虛名

無事吟

人間萬事若磨持叢入枯榮利害機祇有一般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可必吟

可必人間唯善事不由天地只由衷莫嫌效遠因而止更勉其來更有功

恍惚吟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

謝君實端明詩

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世傳人說總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天意吟

人能言語自能窺天意無言人莫欺莫道無言便無事殆非流

俗所能知

小車行

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大甕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閑爲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俱是樂任他人道似神仙

晚步吟

晚步上陽堤手攜筇竹枝靜隨芳草去閑逐野雲歸月出松梢處風來蘋末時林間此光景能有幾人知

接花吟

物爲萬民生人爲萬物靈人非物不活物代人而興男女天所生夫妻人所成天人相與外率是皆虛名

觀陳希夷先生眞及墨跡

未見希夷眞未見希夷蹟止聞希夷名希夷心未識
及見希夷蹟又見希夷眞始知今與古天下長有人
希夷眞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歡喜吟

日往月來終則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臨之間不憂則喜予何人哉歡喜不已

自作眞贊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

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丸謂太極

秋閣吟

秋閣一凭欄人心何悄然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澹泊霜前日蕭疎雨後天丹靑空妙手此意有誰傳

力外吟

以少爲多以無爲有力外周旋不能長久

謝傳欽之學士見訪

長莫長於天大莫大於地天地尙有極自餘安足計世態非一朝人情止於是以至立殊功無非借巨勢適會在其間愼勿强生事雖嚴似雪霜無改如松桂方惜久離濶却喜由道義相別

二十年猶能記憔悴

答傳欽之

欽之謂我曰詩欲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吟不如不吟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月陂閑步

因隨芳草行來遶爲愛淸波歸去遲獨步獨吟仍獨坐初涼天氣水寒時

謝圓益上人惠詩一卷

覽公詩十首起我意何多似藥驅疑疾如茶滌睡魔月當松皎
潔山隔水嵯峨明日如無事天津可再過

自述 二首錄一

何者堪名席上珍都緣當日得師眞是知佚我無如老惟喜放
懷長似春得志當爲天下事退居聊作水雲身胸中一點分明
處不負高天不負人

天津弊居蒙諸公共爲成買作詩以謝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
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
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淸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

倒載芰荷畔談麈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堤連金谷草
芊綿青春未老尙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
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
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

謝君實端明惠山蔬八品

八品山蔬嘉藥萌何山採得各標名山翁驚愛霜臺貺卽命山
妻親自烹

和君實端明洛陽看花

洛陽最得中和氣一草一木皆入看飲水也須無限樂況能時
復舉杯盤

洛陽花木詫天下吾輩遊勝庶士遊重念東君分付意忍於佳處不遲留

洛陽交友皆奇傑遞賞名園只似家却笑孟郊窮不慣一日看盡長安花

南園一色栽桃李春到且圖花早開多謝主人情意厚天津客不等閑來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安樂窩銘

安莫安于王政平樂莫樂于年穀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康寧

思省吟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

乾坤吟

用九見羣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

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尙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應龍吟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庶物同遊六虛能潛能見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處是仙鄉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淸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謝富相公

寵辱見多惡足驚出塵還喜自誠明閑中氣象乾坤大靜處光陰宇宙淸素業經綸無少愧全功天地不虛生野人何幸逢昌運一百餘年天下平

甕牖吟

甕破已甘棄言收用有方用時須藉口照處便安牀不假軒窻力能廻日月光淸平卧其下自可比羲皇

人生長有兩般愁

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或向利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思唯恐晩得手未老已聞先白頭我有何功居彼上其間攘臂獨無憂

中秋月

一年一度中秋夜十度中秋九度陰求滿直須當夜半要明仍候到天心無雲照處情非淺不睡觀詩意更深徒愛古人詩句好何堪千里共如今

和李文思早秋 五首錄一

一雨洗觚稜三川氣象清林風傳顥氣木葉送商聲忽忽蓮生的看看菊吐英太平時裏老何以報盧生

堯夫何所有

堯夫何所有一色得天和夏住長生洞冬居安樂窩鶯花供放適風月助吟哦竊料人間樂無如我最多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初下膝既老遂華顛在昔四五歲于今六十年却看兒女戲又喜又潸然

獨坐吟

天告自丁甯人多不肯聽四時皆有景萬物豈無情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誰能事閑氣淚與世人爭

又

天意自分明人多不肯行鶯花春乍暖風月雨初晴靜坐澄思慮閑吟樂性情誰能事閑氣淚與世人爭

意未萌于心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訾君子貴愼
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老翁吟

皤然一老翁凡百事皆慵舊物不盡記故人難得逢幽花渾在
霧殘夢半隨風只且願天下時和與歲豐

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
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
不是吾師

安車塵尾道衣裝里閈過從乃是常聞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
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工夫自可尋若說衣巾便爲道堯夫何
者敢披襟

再用晴牕氣暖墨花春謝王勝之諫議惠金雀硯

硯名金雀世難倫用報慚無天下珍國士有詩偏雅處晴牕氣
暖墨花春

題范忠獻公眞

范邵居洛陽希夷居華山陳邵爲邑人忠獻爲顯官邵在范之
後陳在范之前三人貌相類兩人名相連

試筆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於世上發輝光如何皎日照八表得似靈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洛城裏看盡人間手脚忙

試硯

富貴傲人人未信還知富貴去如何常觀靜處光陰好亦恐閑時思慮多日出自然天不暗風來安得水無波世間大有平田地因甚須由捷徑過

問調鼎

請將調鼎問于君調鼎功夫敢預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薑

桂助為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便得均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歲儉吟

歲儉心非儉家貧道不貧誰知天地內別有好乾坤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都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水無定形止水有定體人無鑑于

水當求鑑于人 水鑑見人貌人鑑見人神

學佛吟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徼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性情

踐形治性踐跡 治情賢人踐跡聖人踐形

心跡吟

聖人了心賢人了跡了心無窮了跡無極

冬不出吟

冬非不欲出欲 出苦日短年老恐話長天寒怕歸晚山翁頭有風鄉友情非淺 必欲相招延春光況不遠

觀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坐右吟

萬化備于身直須資養深因何爲寳鑑只被用精金酒少如茶飲詩多似史吟 顔淵方內樂天下事難任

六十五歲新正自貽 熙甯八年

予家洛城裏況在天津畔行年六十五當宋之盛且南園臨通有北圃仰雙觀雖然在京國却如處山澗清泉篆溝渠茂木繡霄漢涼風竹下來皓月松間見面前有芝蘭目下無冰炭坐上有餘歡胸中無交戰冬夏既不出炎涼徒自變榮辱既不入富貴徒自衒惡聞人之惡樂道人之善不行何趑趄勿藥何瞑眩誰謂金石堅其心亦能斷誰謂鬼神靈其誠亦能貫

觀易吟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又云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又云事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勳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名類日中

喜老吟

幾何能得鬢如絲安用區區鑷白髭在世上旨雖不做出人間

事却能知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逐多少寛平好田

地山翁方始會開眉

還圓益上人詩卷

鉼錫相從更一巾一巾曾拂十州塵心通佛性人無礙口道儒
言殊不陳吳越江山前日事伊嵩風月此時身閑行閑坐松陰
下應侍眼明長笑人

小車初出吟

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止
能移一宫

無疾吟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舉天下人不爲之足

四者吟

財色名勢爲世所親四者不動然後見人

不同吟

求者不得辭者不能二者相去其遠幾程

答人吟

筋骸得似當年否氣血能如舊日無却喜一般增長處罇前談
笑有工夫

歲寒吟

松柏入冬看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觀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爲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秋懷吟

一番春了未多時雲外征鴻又報歸節物眼前來若此歲華頭上去如斯當年志意雖然在今日筋骸寗不衰賴有寸心常自喜聖人難處却能知

歲暮自貽吟

天道無長春地道無常珍須禀中和氣方生粹美人良田多黍

稌薄地足荆榛樗櫟蓬蒿類正能充惡薪

君子飲酒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歲豐筋骸康健里閈過從君子飲酒其樂無窮

讀張子房傳吟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亦能終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用捨隨時無分限行藏在我有窮通古人已死不復見痛惜今人少此風

治亂吟五首錄二

中原一片閑田地曾生三皇與五帝三皇五帝子孫多或賤或

貧或富貴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仁

觀事吟

一歲之事勤在春一日之事勤在晨一生之事勤在少一端之事勤在新

金玉吟

聖在人中出心從行上修金於沙裏得玉向石中求

上下吟

自下觀上無限富貴自上觀下無限賤貧自心觀物何物能一

自物觀心何心不均

不再吟

春無再至花無再開人無再少時無再來

毛頭吟

憂國心深爲愛君愛君須更重於身口中講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始眞妄意動時難照物俗情私處莫知人厚誣天下凶之甚多少英才在下塵

六得吟

眼能識得耳能聽得口能道得手能做得身能行得心能放得六者盡與天地同德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不止省心又更省力

無妄吟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真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宇宙吟

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緜緜而若存用之豈有勤

久旱吟

久旱望雨久雨思晴天之常道人之常情

成性吟

成性存存用志不分又何患乎不到古人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致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浩歌吟

何者謂知機惟神能造微行藏全在我用捨繫於時每恨知人晚常憂見事遲與天爲一體然後識宣尼

利名吟

利名都不到胸中由此胸中氣自沖旣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

凭高吟

誰將酷烈千般毒變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凭高處儘沈吟

君子吟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君子尙德小人尙力尙德樹恩尙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怪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絕

爽口吟

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慮爽意之言少語爽身之事少做

至誠吟

不多求故得不離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

詩酒吟

聖人難處口能宣何止千年與萬年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會看靑天鬼神情狀將詩寫造化工夫用酒傳傳寫不干詩酒事若無詩酒又難言

知音吟

仲尼始可言無意孟子方能不動心莫向山中尋白玉但於身上覔黃金山中白玉有時得身上黃金無處尋我輩何人敢稱

會安知世上無知音

觀物吟

一氣纔分兩儀已備圓者爲天方者爲地變化生成動植類起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感事吟 五首錄三

萬物有精英人爲萬物靈必先詳事體然後論人情氣靜形安樂心閑身太平伊耆治天下不出此名生

用藥似交兵兵交豈有寧求安安未得去病病還生湯劑未全補甘肥又却爭何由能壽考瑞應老人星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有壽人未過百來歲出口無善言行身無善事徒有人之身殊無人之貴

見義吟

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

觀物吟

畫工狀物經月經年軒鑑照物立寫于前鑑之爲明猶或未精工出人手平與不平天下之平莫若于水止能照表不能照裏表裏洞照其唯聖人察言觀行罔或不眞盡物之性去已之情有德之人而必有言能言之人未必能行

能寐吟

大驚不寐大憂不寐大傷不寐大病不寐大喜不寐大安能寐

何故不寐溺於有累何故能寐行於無事

先天吟

若聞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工夫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强得無

自樂吟

麟鳳何嘗不在郊太平消得苦譊譊纔聞善事心先喜每見奇書手自抄一瓦清泉來竹下兩竿紅日上松梢窩中睡起窩前坐安得閒辭解客嘲

代書吟

金須百鍊始知精水鑑何如人鑑明不棄既能存故舊久要焉敢忘平生經綸事體當言用道義襟懷只論誠草木面前何止萬歲寒松桂獨青青

萬物吟

萬物備于身乾坤不負人時光嗟荏苒事體落因循既感青春老還驚白髮新胸中若無得未免作埃塵

月窟吟

月窟與天根中間來往頻所居皆綽綽何往不申申投足自有定滿懷都是春若無詩與酒又似太虧人

大象吟

大象自中虛中虛真不渝施爲心事[illegible]應對口工夫伎量千般

有憂愁一點無人能知此理勝讀五車書

百病吟

百病起於情情輕病亦輕可能無系累却是有依憑秋月千山靜春華萬木榮若論眞事業人力莫經營

留題水北楊郎中園亭二首

買宅從來重見山見山今值幾何錢奇峰環列遠隔水喬木俯臨微帶煙行路客疑經洞府凭欄人恐是神仙長憂暗入丹青手寫向鮫綃天下傳

洛下誰家不買居買居還得似君無風光一片非塵世景物四時眞畫圖後圃花奇眞閬苑前軒峰好類蓬壺人生能向此中

老亦是世間豪丈夫

不肖吟

不肖之人志在遊蕩身在屋下心在屋上不肖之子志在浮誇身尚不保焉能保家

大易吟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罷吟吟

久欲罷吟詩還驚意忽奇坐中知物體言外到天機得句不勝易成篇豈忍遺安知千萬載後世無宣尼

黃金吟

身上有黃金人無走陸沉 求時未必見得處不因尋辯捷非通物涵容是了心會彈無絃 琴然後能知音

團團吟

如鑑又如鉤回旋莫記秋 難窮天上理易白世間頭團處人人喜虧時物物愁有生無不喘何必待吳牛

觀棊絕句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心 一條無敵路徹了沒人尋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情 一條平穩路痛惜沒人行

誡子吟

至寶明珠非有纇全珍良玉自無瑕爲珠爲玉尙如此何況爲人多過差

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歡喜吟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人人自歡喜何患少交遊

推誠吟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

心人不知

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

堯夫吟

堯夫吟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簫韶聲不絕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溫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

天人吟

天學修心人學修身身安心樂乃見天人天之與人相去不遠不知者多知之者鮮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樂身何由安

十分吟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眞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為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裳新欲行人世上直須先了身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盡其忠事師盡其義人壽百來年其過豈容易雖然瞬息間其間多少事號為能了事必先能了身身苟未能了何暇能了人

生日吟 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于此際生而為人

歲暮吟

世上紛華都不見眼前唯見讀書尊百千難過尙驚惕三十歲
前尤苦辛少日只知難險事老年方識太平身家風幸有兒孫
繼足以無心伴白雲

春天吟

一片春天在眼前眼前須識好春天春秋冬夏能無累雪月風
花都一連能用眞腴爲事業豈防他物害暄妍我生其幸何多
也安有閒愁到耳邊

多事吟

多事招憂多疑招悶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觀物吟

居暗觀明居靜觀動居簡觀繁居輕觀重所居者寡所觀則衆

匪居匪觀衆寡何用

答和吳傳正贊善二首 并寄高陽王十二機宜

洛陽城裏一愚夫十許年來不讀書老去情懷難狀處淡煙寒
月映松疎

樂靜豈無病好閒終有心爭如自得者與世善浮沈

是非吟

是短非長好丹非素一生區區未免愛惡愛惡不去何由是非
愛惡旣去是非何爲

洗心吟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塵垢用水
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

寛猛吟

寛則民慢猛則民殘寛猛相濟其民自安

小道吟

藝雖小道事亦繫人苟不造微焉能入神

得失吟

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

安分吟

輕得易失多謀少成德無盡利善無近名

好勝吟

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憂辱並至道德弗遊
不止人患身亦是仇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吾廬吟

吾亦愛吾廬吾廬似野居性隨天共淡身與世俱疎遍地長芳
草滿牀堆亂書自從無事後更不著工夫

内外吟

目耳鼻口人之戸牖心膽脾腎人之中霤内若能守外自不受

內若無守外何能久

疑信吟

人無輕信事無多疑輕信招釁多疑招離

冬至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繩水吟

水能平而不能直繩能直而不能平安得繩水爲人情而使天下都無爭

內外吟

衣冠整整謂之外修行義純潔謂之內修內外俱修何人不求

喜飲吟

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眞不喜成酩酊只喜成微醺微醺景何似襟懷如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纔絪縕不知身是人不知人是身只知身與人與人都未分

行止吟

時止則須止時行則可行時行與時止人力莫經營

太平吟

太平時世圓亭內豐稔歲年村落間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木盡閒閒

不出吟

冬夏遠難出止行南北圓如逢好風景亦可至三天西行至天街二百步北行至天津三百步東行至天宮四百步

不同吟

君子之人與已非比聞善則樂見賢則喜小人之人與已非惡聞善則懵見賢則怒

影論吟

性在體內影在形外性往體隨形行影會體性不存形影安在影外之言曾何足怪

窺開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函谷塞只用一丸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渴多逢美酒病後遇良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可嗟兼可唾堪鄙又堪嗤

措處吟

在未定之時當難處之地爲事之危疑見人之措置

幽明吟

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日月照物鬼神依人明由物顯幽由人陳人物不作幽明何分

自餘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四不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違

覽照

其骨爽其神淸其祿薄其福輕

一等吟

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爲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

洛陽春吟

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閒人

自貽吟

六十有七歲生爲世上人四方中正地萬物備全身天外更無

樂胸中別有春

泉布吟

名爲泉布者無足走人間善發難言口能閞不笑顏價通小績

命賙急大還丹唯有商山老非干買得閒

自處吟

堯夫自處道如何滿洛陽城都似家不德於人焉敢異至誠從

物更無他眼前只見羅天爵頭上誰知換歲華何止春歸與春

在胸中長有四時花

爲人吟

爲人須是與人羣不與人羣不盡人大舜與人焉有異帝堯親族亦推倫人心齟齬一身病事體和諧四海春心在四支心是主四支連復遠于身

先天吟

先天事業有誰爲爲者如何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工夫世莫知天地與身皆易地已身殊不異庖犧

年老吟

歲華頭上不能驚唯有交親眼更明皓皓月臨因坐看深深酒不爲愁傾苟於心上無先覺却似人間小後生欲約何人爲伴侶江湖泛去一舟輕

天地吟

天人之際豈容鍼至理何煩遠去尋凶焰熾時焚更烈恩波流處浸還深長征戍卒思歸意久旱蒼生望雨心禍福轉來如反掌可能中夜不沈吟

人玉吟

玉不自珍人與珍人珍何謝玉之純然如粹美始終一更看清光表裏眞韞匵有名初在石琢磨成器却須人古人已死不復

見被禍之言不謬云

樂物吟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萬物于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

野軒

一軒名野非塵境嵩少煙岑送好風日月歲時都屬巳更於何處覓壺中

汙亭

許由爲計未爲深洗耳何如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來侵

晝睡

晝睡工夫未易偕羲皇以上合安排心間無事飽食後園裏有時閒步回未午庭柯鸎屢囀巳殘花徑客稀來請觀世上多愁者枕簟雖涼無此懷

進退吟

進退兩途皆日賓何煩坐上苦云云低眉坐處當周物掉臂行時莫顧人齒髮既衰非少日林泉能老是長春行於無事人知否寵辱何由得到身

攝生吟

握固如嬰兒作氣如壯士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心爲身之主志者氣之帥沉珠于深淵養自巳天地

重病吟

安樂五十年一旦感重疾仍在盛夏中伏枕幾百日砭灸與藥餌百療効無一以命聽于天于心何所失

天人吟

天生此身人力寄人力盡兮天數至天人相去不毫芒若有毫芒刦成二

聽天吟

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于天有何不可

得一吟

天自得一天無既我一自天而後至唯天與一無兩般我亦何嘗與天異

文帝孝經原序

帝君以至孝而居文昌上位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現九十七化行藏無在不以孝顯敬誦經文六章父母育子之勞曲盡其心人子體事之懷精悉其義綱維至性經紀民物達自一孝準諸萬事摯而加切約而加詳廣宣教化敷揚妙道集衆孝之大成而創千古之子則者也宋西山眞先生言是經神妙通明易曉如家常說話一般無不動智而覺迷其理生天地生萬物斡陰陽而昭人極洽羣類而建王綸曾子十八章直與帝君大旨相發明所以爲文明之首出乎宜其藏之天府斗爲之旋道爲之運置之巖阿山永不崩貯之水府波臣順澤麟趾不踐生草

鳳凰不食昆蟲仁烏反哺順竹衛母種種皆慈孝仁化所感誠大羅命世至寶實爲吾儒立教不易之宗濬幼服帝訓每日持誦是經一夕靜憩文鏡齋頭夢帝君告誡曰子誠能廣布經文並勸世人我當保汝甲第聯雲位極文臣濬因與同人搆梓翻刻廣施凡五千餘卷闈試之日見奎斗執筆挾卷跳躍於前卷上大書金字曰文昌孝經須臾不見頃覺祥光滿場屋異香襲肢體文思大徹揮毫如意果得天選高擢噫嘻濬之堅持孝經非以期驗也乃得奇驗應兆如此始信帝君爲靈赫赫垂訓凜然孝與不孝洞鑒無遺聖天子至治丕變以孝爲本孰有加於經文開化之顯著哉於是載鐫而闡述焉以見孝宜自盡爲斯

人之首務庶不負帝君之諄諄告誡云

明宏治五年三月吉旦少保大學士邱濬仲深氏瓊山甫敬述

文帝孝經原跋

文昌先天之孔子也孔子後天之文昌也育子一章非卽北山生我之詩乎體親一章非卽色難無違之體乎辨孝一章非卽養口體養心志之辨乎守身一章非卽臨淵履冰之守乎敎孝一章非卽入孝出弟之敎乎孝感一章非卽大德達孝人無間言之事乎吾師瓊山邱太師性不喜談佛老獨謂曾子十八章直與帝君大旨相發明信服聖訓如此誠以其大有功於儒敎耳夫乳哺成人心無盡而力豈休養生送死事有終而心罔極聖賢不過敎人自盡而經天緯地實不出此所以諄諄告誡者皆吾儒淑身治人務本行道大學問鑿也誌之愧未逮也

明宏治五年三月內翰林侍讀學士王鏊敬跋

文昌孝經

大興朱　珪石　君敬校

睢陽蔣予蒲　夢因重訂

開經啟

浩浩紫宸天郁郁寶華筵文明光妙道正覺位皇元振嗣
恩素重救劫孝登先大洞完本願應驗子心堅

育子章第一

眞君曰乾爲大父坤爲大母含宏覆載胞與萬有羣類咸遂各得其所賦形爲物稟理爲人超物最靈脫離蠢劫戴高履厚俯仰自若相安不覺失其眞性父兮母兮育我者宏兩大生成一小天地世人不悟全不知孝吾今明闡以省大衆乾坤養物勞而不勞父母生子不勞而勞自字及姙自幼迄壯心力所注無有休歇十月未生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躭娠如山筋疼血滯寢處不舒臨盆性命若不自保父心關惻母體擔虞縱令易誕費盡勞苦若或遲久不行分娩艱難震恐死中幸生幾舍其母始獲其子一月暗居三年乳哺啼卽懷抱猶恐不調睡令安寢戒勿動搖含食以飼貼衣以裹諒其饑飽適其寒暑痘疹關煞急遽驚悸咿唔解語匍匐學行十不釋提心不釋護子既年長恐其不壽多方保持幸而克育籌畫有無計其婚媾厥

齡方少諸務未曉一出一入處處念之綢繆咨嗟諄諄誡命親心惆悵子方燕樂敎之生計敎之成業母誕維艱父誨匪易雖至英年恤若孩提食留子餐勝如己餐衣留子衣勝如己衣子若有疾甚於己疾有可代者己所甘受子若遠遊行旅風霜夢寐通之踰期不歸睛裂腸斷子有寸善誇揚樂與子有小過回護遮蓋暗自傷心恐其名敗子惟賢能父母有賴子若不肖父母誰倚子若妄爲父母身危作事未事俱切親情芽栽苗培堂基構植母勤子生父作子述其行其志不厭共苦憐子念子何時放置形或暫離心恒無間貴如帝王神如天亶顯如公卿賤如編戶愚如齊氓皆如是心窮達愁樂存歿明幽皆如是心混

沌初分亘古及今普天匝地綿綿惻怛父母之心無不如是如乾覆物如坤載物和藹流盈充塞兩間莫大慈悲無過親心

卽說偈曰萬般勞瘁有時休育子辛勤無盡頭字懷耐苦終無厭訓誨循徐不憚求一葉靈根非易植窮年愛護幾會優子俱親自身栽養親老心猶爲子籌　又說偈曰眞誠一片結成慈全無半點飾虛時慈中栽養靈根大生生不已自無涯

靈慈神咒○佛菩薩菩提心大羅會上陀羅尼一切救苦難無過我親心聖主仁君救濟生靈不忍一匹之不生無如愛子心靡所不至誠推極仁惠者孰能踰二八

體親章第二

眞君曰前章所言不止育子直將子心親曲體之凡爲人子當以二親體我心者還體親心體我此身骨稟父生肉稟母成一膚一髮或有毀傷親心隱痛子心何安心爲身主太和蘊毓父兮所化母兮所育一有不孝失親本來孝先百行根從心起定省溫凊時以敬將每作一事思以慰親每發一言思以告親入承親顏親歡我順親愁我解出必告親恐有惡行以禍親身歸必省親恐有惡聲以拂親心力行戒慝隨時加惕口業不干身業不作恐有意業欺親欺身恐有心業累身累親我有手足父母一體異母兄弟總屬天倫恐有參商殘親支體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有乖戾傷親骨肉祖曾上人恐失奉事悖親孝思子

孫後裔恐失字育斷親嗣脈恐失教訓敗親家規子姪世系恐失敦睦貽親庭釁我夫我婦子媳之職恐失和敬致親不安我有姻婭屬親至戚恐失夙好致親不甯上而有君爲親所主恐有不忠致親以逆下而民物與親並育恐有不恤損親之福外而友朋爲親之輔恐有不信絕親友道師爲我法卽爲親箴事恐失賢以違親訓匪人壬人親之所遠交恐不擇以累親志仰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親所敬畏恐有冒瀆妄干天怒致重親辜俯而地厚羣生資始親所奉履恐有褻侮業積暴殄致延親禍中而神祇司我親命恐有過犯致滅親紀一舉一動總期歸善以成親德我親有善身順其美救人之難卽是親救濟

人之急卽是親濟惘人之孤卽是親惘容人之過卽是親容種種不一體親至意親或有過委曲進諫俟其必改以善規親猶承以養養必兼善方得爲子人各有親曷不懷思父母在日壽不過百惟德之長壽裕彌遐是以至孝親在一日得養一日堂上皆存膝下完聚人生最樂惜此光陰誠不易得玉食三殺勺水一菽各盡其歡加餐則喜減膳則懼貧富豐嗇敬無二心願親常安恐體失和疾病休戚常係子心一當有恙能不滋慮藥必先嘗衣不解帶服勞侍寢愈則徐調食不輕進相其所宜倘或不痊延醫詢卜酒不沾唇至心禱祝殫厥念力以求必痊終天之日飲食不甘哭泣失音衣衾棺槨多方自盡三年哀痛晨

昏設薦佳塋厚穴安置龕近禮送歸祠親魂有托廟享墓祭四時以妥去親日遠追思常在形容面目若聞若覩動息語默尋聲覓迹中心勿忘抱慕如存生死同情幽明一理孝道由基大經斯彰嗟爾人子縱能如是體之親心未及萬一

偈曰幼而得親全安樂不之曉設無雙親在饑寒難自保遭此伶仃苦方思親在好　又說偈曰嬉嬉懷抱中惟知依二親何至長大後漸失爾天眞我親旣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養兒我又恤之深反觀覺愧悔方知父母恩　又說偈曰室家是親成豈是離親地莫道風光好遂把親歡易貧賤是前因豈是父母遺生不托親體我幷無人身莫怨生我苦修來自有昇富貴

是親生豈母觸親具親若不教我何有富貴遇報本正在此赤
但安可養最易忘親處尤宜加省惕
眞君曰子在懷抱啼笑嬉戲俱關親心實惟眞摯爲人子者能
如是否試一念之何能暫釋父母强健能嬉能笑能飲能食子
所爭見父母漸衰嬉笑飲食未必如常子心所傷責我不楚憐
親力弱嗔我聲微憐親氣怯愈加安養勿致暫勞父母逝世苦
無嬉笑及我顏色苦無怒詈及我身受縱有厚祿親不能食縱
有錦帛親不能被生不盡歡追思何及逝者念子存者念親祭
享悠遠隔不相見思一㦤之悲哀無地言念斯苦實難爲子
乃說偈曰親昔養兒曰豈比强壯年我方學語處親疑我啼也

我方跬步時親疑我蹶也我方呷唔處親疑我疾也我方思食
處親知我饑也我方思衣處親知我寒也安得本斯志體恤在
親先親今且垂暮亦豈强壯比欲將飼我者奉親膳養時欲將
祿我者侍親寢息時欲將顧我者扶親衰老時欲將育我者事
親終天時何者我曾盡全然不之覺生我何爲者能不中自怍
孝子明心寶兒○以此未及萬一心時時處處體親心當思愛
養恩勤大每想懷躭乳哺深日在生成俯仰中覆載風光父母
仁何殊羣物向春暉切切終身抱至誠

辨孝章第三

眞君曰吾今闡教以示大衆親存不養親歿不葬親祚不延無

故溺女無故殺兒父母客亡骸骨不收爲大不孝養親口體未足爲孝養親心志方爲至孝生不能養歿雖盡孝未足爲孝生旣能養歿亦盡孝方爲至孝生我之母我固當孝後母庶母我亦當孝母或過黜母或載嫁生我勞苦亦不可負生而孤苦恩育父母且不可忘何况生我同母兄弟我固當愛前母兄弟我亦當愛同氣姊妹我固當和連枝妯娌我亦當和我生之子我固當恃前室遺子我亦當恃衆善家修無不孝推如是盡孝始克爲孝始知百行惟孝爲源我孝父母不敬叔伯不敬祖曾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子孫不敦宗族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和姻婭不睦鄉黨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忠君上不信師友於

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人民不恤物命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天地不敬三光不敬神祇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聖賢不遠邪佞於孝有虧我孝父母財色妄貪不顧性命知過不改見善不爲於孝有虧淫毒婦女破人名節於孝有虧力全名節於孝更大奉行諸善不孝吾親終爲小善奉行諸善能孝我親是爲至善孝之爲道本乎自然無俟勉强不學而能隨行而達讀書明理因心率愛因心率敬於孝自全愚氓愚俗不離不孫無乖無戾孝理自在苟具靈根知愛率愛知敬率敬於孝可推孝庭子容孝壼婦儀孝男端方孝女靜貞孝男溫恭孝女順柔孝子誠慤孝婦明潔孝子開先孝孫承後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

治一家一家斯順孝治一國一國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通於上下無分貴賤

偈曰世上傷恩總爲財誠比諸務尤爲急相通相讓兄和弟父母心歡家道吉財生民命如哺兒祿奉君享如養親本之慈孝爲源流國阜人安景物熙　又說偈曰子賴親安享不思盡孝易若或罹困苦方知盡孝難難易雖不同承順是一般　又說偈曰今爲辨孝者辨自夫婦始孝子賴賢助相厥内以治后惟盡其孝君得成其緒婦惟盡其孝夫得成其家同氣因之協安親無他意自古賢淑妻動卽爲夫規上克承姑順下克撫媳慈從來嫉悍婦動卽爲所戕承姑必不順撫媳必不慈惟盡爲妻

道方可爲人媳惟盡爲媳職方可爲人姑身有爲媳時亦有爲姑日我用身爲法後人無不格嬪妃與媵妾致孝以安命婦德成夫行化從閫中式所係重且大淑訓安可越　又說偈曰辨之以其心毋使有不安辨之以其行毋使有或偏辨之以其時毋使有或遷辨之以其倫毋使有或間大小各自盡親外罔所愆誠僞在微茫省惕當所先　又說偈曰親懷爲己懷至性實綿綿卽是佛菩薩卽是大羅仙

純孝闡微咒○萬般切己應爲事俱從一孝參觀到胸中認得眞分曉孝上行來總是道

守身章第四

眞君曰所謂孝子欲體親心當先立身立身之基貴審其守無身之始身於何始有身之後身於何育有挾俱來不可或昧嘗思在我設處親身愛子之身勝於己身菩菩乳哺望其萌芽冀其成材寸節肢體日漸栽培何一非親身自勞苦得有此身親愛我身如是之切保此親身豈不重大守此親身尤當倍篤遵規合矩如前所爲矜驕不形淫佚不生嗜慾必節父母之前聲不高厲氣不麤暴神色温靜舉止持祥習久自然身有光明九靈三精保其吉慶三尸諸厭亦化爲善凡有希求悉稱其願兢兢終身保此親體無虧而歸是謂守身苟失其守塊然軀殼有負父母生而猶死抑知人生體相完備即有其神每日在身各

有處所一身運動皆神所周神在臟腑欲不可縱神在四肢刑不可受縱欲犯刑非傷即死凡有身者所當守護守眞爲上守心次之守形爲下愚夫匹婦無所作爲亦足保身何爾聰明奸僞妄作昧性忘身沈溺欲海全不省悟大羅天神觀見斯苦發大慈悲降生聖人以時救度惟茲聖人躬先率孝加檢必謹加恤必至不忍斯人墮厥親身一切栽持遂其所守種種孝順當身體物體在一身化在衆生昇茲凡有同歸於道身居不動肆應常普如是守身是爲大孝

即說偈曰親視子身重常視己身輕人何反負己損身背吾親莫將至性軀看作血肉形今生受用者夙世具靈根　又說偈

曰一切本來相受之自父母謂身卽親身入猶不之悟謂親卽身是重大不可悞完厥惺惺體盡我所當務無量大道身圓滿隨處足　又說偈曰同此親稟受一般形體具善哉孝子身超出浮塵世以兹不磨守保鍊中和氣眞培金液形元養玉符體廣大不可限生初豈有異

孝子金身咒○惟此光明孝子身果是金剛不壞身化成卽在當身內現出千千萬億身

教孝章第五

眞君曰孝自性具教爲後起世多不孝皆因習移意旣罔覺智又悞用聖人在上惟教爲急教之之責重在師傳尤當慎擇賢良之師化惡爲善不賢之師變善爲惡師而不教過且有歸教之不善其罪尤大不賢之師導之匪僻引之邪佞養成不肖流爲凶頑越禮犯紀妄作無忌雖欲救之急難格化如是爲教罪實非輕藥石之師惟賢是與行已端莊導人忠信教不他設孝無畸行因其本然還所固有朝敦夕誨幼育長循惟兹孝弟化行是先雖至愚氓無不曉習如是爲教功實不少爲功爲罪職豈易任惟名尊嚴其實如何孝弟是宗能守孝者弟亦本諸助君爲理轉移風俗全在師儒教不可悞師不可違自重在師牽教在弟孝原自具有覺斯興

偈曰孝弟雖天性良師當時省一或干不孝何能全弟行罪愆

有攸歸師師實難卸任能作如是觀訓之方有定　又說偈曰教
雖賴良師人亦當自謹無自干不孝徒然費師訓

孝感章第六

帝君曰吾證道果奉吾二親昇不驕境天上聚首室家承順玉眞慶宮逍遙自在吾今行化闡告大衆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孝之家萬劫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殛魔煞禍侵孝子之門鬼神護之福祿畀之惟孝格天惟孝配地惟孝感人三才化成惟神敬孝惟天愛孝惟地成孝水難出之火難出之刀兵刑戮疫癘凶災毒藥毒蟲寃家謀害一切厄中處處祐之孝之所至地獄沉苦重重救拔元祖宗親皆得解脫四生六道餓

鬼窮魂皆得超生父母沉痾即時痊愈三十六天濟度快樂七十二地靈爽逍遙是以斗中有孝弟王下有孝子光曜乾坤精貫兩儀氣協四維和遍九垓星斗萬象莫不咸熙神行河岳海波不揚遐荒是賓遐邇均孚孝之爲道功德普遍

偈曰迹顯心亦顯感應固神妙若有心不孝盜名以爲孝假以欺世人中實難自道迹或似不孝身心實盡孝世人競黜之心惟天可告獨此兩等人感不漏纖毫天鑒不可欺禍福時昭報

眞君曰凜哉凜哉今勸世人遵吾修行感應之機速於衆善皆吾所言天條不赦萬劫受罪夫人之生養親有缺且難爲子何況世人毀罵父母腹誹父母親且毀罵毆叔詈伯弒君淩師無

所不爲子在懷抱氣不忍吹及其長也愛之者眞訓之者嚴以愛子心用之撻楚撻亦是愛嗔亦是愛卽有盛怒子惟柔順欲再杖時手不能下何爾世人拒親責已如抗大敵天怒地變豈容大逆子有病厄親處不安何於親疾絕不關心子有勞苦親關痛癢何況我體犯法極刑子苟不育淚不曾乾冀其重生傷人七情何爾世人父母終天未及三年思慕中衰饗祭失時親骨不葬且干不孝何爾世人貧發親塚賣穴暴露嗟爾父母念念及子何爾世人凡事用心獨於父母有口無心不肯實爲人之一身諸般痛楚何處可受何爾化外火焚親屍全無隱惻美名火葬於心最忍夫人之死口不能言肢體難動心實未死猶知痛苦過七七日心之形死其形雖死此心之靈千年不死火焚而熾碎首裂骨燒筋炙節立時牽縮心驚肉跳若痛苦狀俄頃之間化爲灰燼於人且慘何況我親抑知冥獄首重子逆閻羅本慈人自罪犯多致不孝自羅冥法人盡能孝多致善行地獄自空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在超生誦是經者各宜省悟苟無父母烏有此身報恩靡盡銜慈莫極人果孝親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列仙班萬事如意子孫榮昌世系綿延錫自斗王是經在處可鎭經藏可槪萬行厭諸魔惡成大羅仙長保亨衢何樂不從

孝感神應咒○禔唎禔唎人子心曲仰事俯育一家氣和飛鸞

廣度樂愷先歌　如意寶光普照長悳(音孚)〇禔唎禔唎盡孝靡他解盡親厄消盡　親過罪滅福生孝思不磨超脫九幽永離網羅欲報親慈惟心　常慕〇禔唎禔唎至孝誠孚親生福祿壽增多歸去逍遙昇天　都孝思不磨樂永佗娑唵娑訶但願人子心常如在母腹一呼　一吸中吮血茹膏液一血一脈間俱屬在父怙情雖性發依爲　命府陰陽日月從此穌(古和字)　乾坤翕闢從此穌五聲六律五行　穌五倫妙道從此穌太虛有盡處孝願無嗟磨佗娑佗娑娑佗　娑佗唵唎娑唎

孝子文印偈曰至文本無文韞之孝道中發現自成章司之豈容泄天聾與地啞非聾亦非啞特將天地祕不使盡人解朱衣與魁光變幻文人心遇彼不孝子塞其聰明路遇彼純孝子開其智慧途凡才作仙品仙品作凡才文雖有高下黜陟豈人操或因前生報或因今生報今生或後報必當爲孝顯文章作證明闡揚在大道

孝子桂苑天香　心印偈曰我有蟾宮桂仙品眞足貴稟蘊斗星靈包含月華精　元和鍾妙蕋枝根挺天衢蒼龍覆七曲光輝連玉宇栽得大靈　根吐茲百寶芬一萼目天逗大地萬花稠流化在人間所到無　不周紛紛世上胄植香豈不茂易茂亦易落暫而不能久無如　天上桂一萼勝千藪愈散覺愈遠愈久覺愈悠香隨九天翔浩　蕩風清飈馨懷萬會秋眞妙永無量名之爲金

粟載之在奎斗珍貯慶宮中高佔壁樓頭不是擊元叟莫得主其有若非植善手莫得攀茲秀勿與輕薄子必以孝爲首莫下害良筆莫使褻字手孝子之所爲我當賚賜厚千祥凝聚處早把天香授果是誠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弟人求攀終莫有變孝妄行逆有必奪其有悔逆猛從孝無仍賜其有聖人孝天地大位帝眷佑須知世所貴必從天上酬祈遊桂苑者宜認此來由中間莫錯路自有非常遺億色花香裏重重寶光覆洞明萬戶玲天天彝文秀凝成篆籀章結合五霞構秘策列繽紛仙韻不停流悉在光中過徧照大神洲盤旋觀不盡羣仙晤且逅花隨步履揚馥自冠裳透略嗅雲霄桂洗盡塵俗垢千孔與百

竅感香俱靈臟心腑也充滿福緣無不偶入圍獨推元垂芳能不朽寶哉勿輕錫慎重待孝友吾奉九天元皇帝君律令

乃說讚曰純孝本性生無不備於人體之皆具足踐履無難循以此瞻依志無忝鞠育心在地自爲紀在天卽爲經生民安飲食君子表言行父母天親樂無奇本率眞人人若共遵家國賀太平放之充海宇廣之塞乾坤孝行滿天下塵寰卽玉京

說讚未畢聲周三界惠日藹風一時擁護爾時有朱衣眞君恭敬稽首深會妙旨演爲慈孝鈞天大羅妙樂以廣聖化爰命金童玉女著五色霞衣按歌起舞奏曰

敎孝有傳經奏愷成聲母慈昱昱父愛甄甄子色循循妻婉婉

夫誾誾兄秩秩弟恂恂姑仁媳敬承父攜子祖攜孫恩勤室藹藹家溱溱俱是父母一般心樂衎衎何地不生至性中篤實天情懽騰普天下億兆馨蒸氣洽門屏俱如家人父母一般心有身有親始信有君有臣有民師弟良朋咸歸於貞邦家總孝成願人生過去父母早昇紫庭現在父母祺祿享遐齡化遍乾坤中和瑞凝九光雯百和音漠漠天鈞瀜瀜六字聽雝鳴並坐長春並坐鸞笙直上瑤京達帝閶爾時樂舞三尋天龍鳳族聲和翔集衆籟騰空香花圍繞真君喜悅手舉如意更示大衆我力演教宣揚妙道慈孝感洽化應驗徵遂如是觀衆等寶之傳寫廣勸勸一人孝准五百功勸十人孝准五千功自身克孝當准

萬功事後母孝准萬萬功親亡事祖如孝父母准萬萬功善哉善哉諦聽吾言於是朱衣魁星天聾地啞及諸仙衆懽喜踴躍命諸掌籍載之玉冊信受奉行

又讚

元皇孝道萬古心傳通天徹地妙行圓仙佛亦同然化度無邊中和位育全

南斗文昌元皇大道真君

元皇大道眞君救劫寶經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雎陽蔣予蒲夢囦重訂

眞君曰吾道德圓通久證眞位茲以劫運可念遂願救度衆生壬申歲七月七日時酉晉懷帝永嘉六年琅輿羽軒麟車鳳駕玉童玉女神將天兵樂隊旌旗百萬引從侍衞森列樂音震天蒙天帝令爲太玄無上上德眞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輪迴拜命訖空中大震七聲天旋地轉吾以劍一指天地停車日月停輪頃刻間紫雲上衝黑氣盤結有二童子以善惡簿進曰寅卯而後劫運可駭承旨預定善惡敢以簿進吾閱善簿得忠孝功德陰隲修行者若千人閱惡簿得十惡五逆臣民官吏士農工商僧道雜流爲惡若干人吾愍劫運之臨世人造惡無有窮已今遣十惡大魔三百萬飛天神王三百萬神兵神將一千六百萬以五道雷神主之收取惡人又大風大雨大水大火大疫並作以收惡人用充劫運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吾今爲度脫衆生私露天機略具善惡簿中曾有功過者以爲生人警戒

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誦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朔望誦救劫經
並太上感應篇一遍以消罪愆先當遵此六章修行庶持念聖
號靈篇得以感應如此則自然福祿無量子孫榮昌金車入門
仕宦卿相若不遵此六章修行徒口誦經欲免罪愆名曰瀆天
其罪尤重愈不可解吾今降下此經流傳於世所在之處以三
千神兵衛之其誦讀此經而不信受與前信受後有悔心者仰
飛天大神卽時收取以充劫數如有祕藏此經而不傳者其罪
惟均各宜省悟

天下通行警戒章第一

眞君曰哀哉今世之人子不孝於親弟不敬於兄下不順於上
婦逆於舅姑子弟凌師長士虧實行官恣貪謀農趨末作工競
浮華僧道誑俗自毀眞敎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各宜遵吾警戒
勇猛修行以逃劫運

天下通行孝感章第二

眞君曰人之立身以孝爲本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
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
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
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界　茂州黎
瓊棄父貪淫酒色三年淹母殯者五載被雷焚之　徽州李氏

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爲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千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滿堂變易果得錢八千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天下通行士行章第三

眞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今人衣冠紛紛日讀其書恃其文章而行已法度孝行陰功略不加意或兄弟

分爭或宗族相毀或夫妻反目或父子憎嫌或倚恃富勢而欺凌小民或矜持才能而欺侮前輩或口誦佛老而薄於父母或貌敬天地而中萌欺詐或教人爭訟而破散人家或巧言妄語而助人之過或破人婚姻或誹謗同類或播人是非或埋藏陰毒此等罪犯難可解雪倘或回心庶幾免咎　衢州范元之素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子曰世人以財爲命萬一此人失此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曩日父子擕於岸以待之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卽以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旣而鄉里多薄之謂其不能經營生理空　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登第至

今十二世爲二千石　瀘州李挺先才高自爲第一以兄弟參
商好毁人婚姻發人私密遂降其籍　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
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
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
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舉登第二子皆登第
見聞者各宜悛戒

天下通行日用章第四

眞君曰凡今之人毒惡殘忍巧詐不常難爲指名姑示一二勸
戒　杭州王用先家貲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
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福州福

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
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爲
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瘋亦痊生
三子皆登第　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
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爲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士
人棊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　階州孫仲可欺奪寡婦之田
繼與通姦中年聾盲子孫齟齬　建州揚進多廣田園百計吞
併交易不明至少子鐘仲不肖三年破敗蕩盡拘惡簿　元秀
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
日夢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

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應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酆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赴十獄考鞫

眞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子犯刑家財沒官且人厭多兒何不節慾乃敢殺人不顧今世之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酆都城中以

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譴若元秀永囚地獄萬劫受罪子孫受刑可不悲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天下通行官守章第五

眞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爲先今世大異上而卿相下而一命賄賂公行公道不立皇天震怒何況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人襟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快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冤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速悔心猶可免戾故顯官子弟多不振勢位之家多破殘上天之報昭然人苦不自覺耳

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將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遠覺

其情並其子申於朝力為明辨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有何人知遠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今遣童子三百萬巡察四方官吏善惡各行果報

天下通行道釋章第六

眞君曰僧道出家名為離業垢今世可駭纔入道場逆料施利之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或蓄妻私寮穢德彰聞有負上聖救世之心如此等類歷劫不赦　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入為長老濫稱禪師而不明本性罪惡又多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眞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

歡而回故家僧祖惠出入伯氏時或遇宿與蓮眞通姦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奏事奉命碎祖惠屍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酆都地獄萬劫受罪不舍晝夜又以雷火三繞蓮眞三焚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道識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減壽一紀惡疾而終蓮眞之姑中間知覺私受二百貫大風刳其目截其鼻旦夕自稱曰我黨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伽藍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獄府曰受鞭笞責以重罰黑氣二十四其中一道是僧道淫穢褻瀆上眞事一道是世人殺所生男女冤氣衝天其他皆罪惡所積今

通都大邑有敗禮之家或至親或宗黨旣出家者往來私家男女雜遝無間不知僧道壞俗俗壞僧道亂上天人倫背至尊教法天地震怒罪入惡籍侮滅三教如此等罪何時可懺耶今遣飛天大聖統御鬼魔四十萬以雷公主之巡行四方日夕申奏如有亂教法者仰雷公便宜施行大道與佛初無負人而人自負之　壬申歲世人以誦經修行證道成佛者七千人蓋自清心寡慾先修人事不犯人倫科戒積德累功諸惡不作然後得此今勸世人若能遵此六章行之乃可免禍而得福背吾所言天條不赦

眞君曰混沌未分吾統天地人之道自太極判吾與大道俱顯

吾上則替天行道下則濟度萬民故證斯果吾統天地人何神不攝何事不該何物不佑何罪不罰何祈不應何劫不定吾哀世人造惡不已或心生或口語或教人或自作晝則不足夜以繼之今大劫可駭不生悔心不覺不知流浪苦海生而害身滅家死後萬劫受罪作禽獸身昏昏默默永無出期深可悲哉每家各宜書寫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六章修行每日侵晨誦四大天尊聖號及感應篇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不依此六章加意修行

或作或輟今日行明日廢人事既乖心田日暗雖口誦經而其心不悟是爲瀆天罪不容赦欽哉一違吾言斷不容恕詩曰爲官清正强修道愛老憐貧勝出家作事莫瞞天地眼自然心似白蓮花又曰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閒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爲意馬心猿當繫縛自然天地不相虧又曰心不明來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横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終損壽積善修身蔭子孫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隲分明有遠在兒孫近在身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爐中有火休添炭扇遇涼時莫使風立心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又曰饒一著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寬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文昌延嗣經序

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善哉是言也知斯言之爲要則知延嗣經之不可少矣蓋天之生機本自不息而人乃有嗣有不嗣者以其人之善惡有殊而天之生機因而異耳然歷觀乏嗣之人半屬癡迷不悟溺於聲色貨利之場而於立心行己之要置若罔聞於是玉皇大天尊哀憫凡愚爰命帝君著斯經以垂世俾人於捧持之際猛然深省改其向日之非以歸於是將一心悔悟即格天心心既可以對諸天地而天地之生機即在我矣又何慮嗣之不延乎倘僅以拜誦了事而於經中妙義徒口誦而弗心維則我帝君雖甚慈仁究亦無如之何也惟願覩斯

經者咸以吾言爲藥石共樂休徵則幸甚矣時雍正甲寅孟冬朔文昌右弼天聾眞人降撰

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眞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眞經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雎陽蔣予蒲夢因重訂

開經偈

頂禮元皇尊皈命儒仙祖人間傳孝道延嗣滅諸苦南斗本注生鈌陷力能補寶經勤誦持裕後心爲主

爾時玉皇大天尊在浮黎空境鬱羅洞天觀無極世界見無量衆生有富貴康甯子孫繞膝金紫肩摩者亦有業累萬金榮數數世後來繼世不續宗祀無承者有受貧窮苦楚孤獨零丁形影子立者亦有家無擔石地鮮卓錐後來子姓昌大數葉不衰者萬有不齊是雖前世來因亦由今生造作天尊劑量大生慈念哀此煢獨乃降玉旨宣召歷劫遐邇至眞仙衆雲駢鶴馭浮空而至俯伏瑤臺稽首聽命維時張仙眞人越班而出長跪白言天尊大聖諸天之父衆眞之祖恩覃萬類澤沛九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色色形形生生化化無有紀極無有盡藏今此下民老而無子孽由自作悔不可追伏願廣佈好生之德照原無後之愚宥其往愆示之生道使人人有後代代相承臣不勝懽幸不勝懇願之至天尊言蠢爾衆生莫知至道道生天地天地妙合二五儲精成男成女至秀至靈盈天地間若有知若無知若有情若無情皆從不有中有不形中形惟人最貴尤獨得靈

反羅孤絕其何以故吾今宣說爾當諦聽天尊言人生在世乾父坤母陰受陽施氣稟清濁男女異姿賢愚貴賤造物攸司厥初生民媾遇有時天然節制準以信期多生男子聖哲肰基所以聖人不屏男女之欲惟循人道之宜降及後世情竇日開風氣日漓非時淫縱任意妄爲元精耗竭欲熾神疲或裸露星月或觸穢神祇或三元五臘或四絕四離或晦朔弦望之日或疾風暴雨之時不知禁忌大則絕嗣生亦愚夭更有妻不和順內多嫉妒妾媵不容以致滅宗不孝之罪上與天通似此衆生太上不痌亦有夫婦於婚配時或犯咸池或坐華蓋或羅三刑或招六害孤陰寡陽天羅地網命宮所載嗣息艱難是雖氣數之

適然亦或天心之有在於是張仙眞人領聞玉旨作禮長跪白言天尊大聖天尊大慈廣度衆生說是因緣臣伏維思若此衆生無有嗣息皓首何依空悲日暮舉目誰親病來疇顧獨對孤燈涕淚交注太息呼天天高難訴一旦無常空歸泉路骨肉未寒家資殘破柩返夜臺誰歌薤露誰繼蒸嘗誰承封樹惟願哀憐屈爲普度天尊言希有眞人善哉善哉爾今名高玉籍位正瓊宮上應張宿典司化權佐南斗而注生司桂祿以翊運尋方顯化行善崇勳今以哀憫心念未來世一切無後衆生慇懃啟請吾特演此妙應眞經若有善男信女欲求嗣息者能於二月初三日及每遇朔望本命甲子庚申等日持齋虔禮捧誦此經

自然居室懽和精神完暢祥光馥郁生氣氤氳當有九天監生高元帥招神攝靈篤生桂肖比及生產太乙在門司命在庭或有觸冒或有凶厄虔誦此經卽得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陰空抱送臨盆有慶子母無虞嬰兒在於襁褓之中爲父母者有能考據五蒸十變之期焚香祈禱持誦此經卽得五臟六腑長養和平胎毒潛消痘疹稀少關煞不侵如欲聰明智慧壽命延長本命生辰宜誦此經諸所饒益福德無量爾乃神遊宇內遍歷十方爲人演說佑啟善良鍾奇毓秀遂生英豪綿綿瓜瓞蟄蟄螽斯爾乃福德勝他福德諸天聞已衆眞咸悅於是眞人再拜受命宏宣十戒廣化愚蒙

一戒宰殺之惡

卬人杜章躬親烹割膾炙不離貧無資身屠劊就食取過命之錢卽爲操刀見飛走之物遂萌殺心所生五子手無一指章復病癩體無完膚陰爲神使自揭瘡痂而食更以指染膿血而自吮之以爲嗜殺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二戒竊盜之惡

節孝婦楊靚中適寒士雍有章章亡姑老婦矢不他適斷髮毀容女工給養姑死禮葬鄰里助金有盜者竊之而去當爲陰兵執於市自稱我竊楊節婦物當悉還彼復自舉手向口十指嚙

嚼俱盡以爲盜竊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
赦消一切罪

三戒酷取之惡

蜀江王仔承檄監督强民倍課其主先夢仔生牛尾產於田氏之家隨果變爲牛益昌馬諤出郡督錢必期多得民甚苦之號曰馬刷錢一夕暴病而死忽聞棺中有聲啟視之已變爲猪此爲酷取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四戒淫污之惡

李登少年首領鄉薦後屢不第乃求法師葉靜代查桂籍歸語登曰籍載汝應十八歲魁鄉薦十九歲作狀元三十三歲位至右相因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不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後於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爲惡不悛已削籍矣終身不第登聞之失色一夕愧憾而死此爲污淫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五戒口舌之惡

龜城祝期生有口才日習汗下譏訕善良謗富侮貧攻發陰私暴揚人短教人詛訟訶詆幽冥一日自以其手探舌出復以指爪犂之涎血淋漓宣告諸人曰口業莫作舌枯而死此爲口惡

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六戒巧詐之惡

東郭黎永正以梓匠爲業因計日值無幾乃作折底隆梁之斗可減升勺又作空中接絲之秤以任重輕圖取倍值夜夢神示撻警而不改悔尋瞽雙目妻棄他適二子亦盲手指復殘骨節零落行乞於市遍暴巳惡而死此爲巧詐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七戒忍親之惡

蜀中江王千其父母買香板以自備千以杉板易而貨之尋又以株板易其杉板而復售之及父母死千更留其株板而以松

板葬之千當被雷擊死而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亦爲雷掣而擲於五里之外洎復回見父屍依前倒植凡兩瘞皆然又梓潼庠生羅輩欲應鄉試中途夢神人告語曰汝巳獲罪天曹亟宜還鄉前程事不必問也輩叩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爲久停父母之柩而不葬耳輩曰家有兄弟何獨罪輩神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當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輩既悟治裝卽還中途而卒此爲忍親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八戒棄子之惡

苴饒富戶張千十凡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先授田之日約

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後有所生斷不容留牽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廢疾次子三歲有痼醫卜巫禁皆不能治動輒數日不蘇一夕其子自言棄人之子而愛己子惜其冗食而輕其命其諸佃之棄其子者已四十餘命矣俱訴於冥今牽汝子而同死也言畢而死千亦隨斃嗣遂絕焉此爲棄子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九戒焚焰之惡

劍南民李轅孝於母一夕有客投宿轅方烹雞客以爲相饋喜形於色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箸轅謝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去夜闌乘風縱

火以爐轅居火熾轅負母而出仰天而泣忽反風吹焰燎客鬚髮迷仆火中自言俠士蒲光度亡命流離命卽死不作無名之鬼遂斃於火此爲焚焰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十戒暴性之惡

北郭富民王尙忠五十無子性益險急妾媵小過輒鞭笞之或窘辱之或轉易之繼子違教卽責逐之遇一長者語曰子欲求子當甯心改行周貧濟急憫孤容過自養寬和三年之後必產佳胤忠警改悔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人男女八十餘婚三年舉子取名神保長登仕籍爲改過遷善者報此性暴之惡

尤當戒也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天尊聞彼眞人宣說十戒生大歡喜傳諭衆眞曰如是如是乃加眞人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兼司四方禍福眞人禮謝畢即分遣功曹隨處應變爲國宣勞扶鸞降筆垂示衆生曰咨爾有衆聽予格言毋欺天遠毋謂神幽毋言暗室可欺毋道明庭不畏毋可一念忘乎父母毋使一事昧於倫常毋凌孤寡毋侮老成毋取不義之財毋淫非己之色毋厚結他人而親戚陌路毋泛交異姓而兄弟鬩牆毋恃己長毋攻人短毋立身不正以曖昧貪饕爲能毋立心不臧以機巧奸詐爲勝毋面譽背非而苟合於人毋口是心非而不容於物毋外貌慈祥徒巧言而善

色毋中情狠暴好潛賊而陰謀苟負吾言難逃天憲或覆滅宗祀或殃及子孫惟有敬惜字紙亦可回格天心果報照然在人耳目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才拾字紙而終身顯達若人能以字紙或埋於土或焚於火或以之而教習後人或以之而播譽親友自然富貴康甯多男衍慶陰報昭昭毫釐不爽凡祈嗣者信受奉行又曰吾一日上朝玉皇上帝天下諸神表奏善惡押送嶽司明彰報應冊載某人害[illegible]破家以劫盜報某人剋取貧民略無惻隱以子孫窮乏報某人文才合占高選而輕薄蕩佚不少自檢以終身不遂報某人富而不仁貪

而無饜傲忽衆人以疫癘病死報甚者數人以王法流死報又有放無息錢者活及千人以子孫顯官報有散施死者棺斂病者醫藥産者饘粥用心甚廣但作止所及未洪以子孫登第報如此種種毫髮不貸嗟哉世人沈迷莫悟善報者百無一二惡報比比皆然不知改悔不生善心惟計多積錢穀謂可貽復豈知罪惡貫盈反爲巳累惟有社倉一事可以拯救貧弱計時豐歉賤糴貴糶不取子錢互有所濟其利甚廣行之一族或給一鄉自然後胤繁衍建立功業享有遐齡報應不爽富足有餘凡欲求嗣信受奉行天尊聞說首勅眞人分身應化專主嗣籍鑒察人心紀錄陰功昭垂善報並勅眞人挽弓挾彈以兆懸弧誕

子之祥以滅孤辰寡宿天狗等害以佑善人眞人肅容再拜天尊恭對玉几而說頌曰慶沐大慈悲爲演至眞道道生天地人生續造化妙人本非空桑何以絕宗祧惠吉與逆凶皆由人自造生巳無奉承死誰卜宅兆嗟哉無後人存歿均堪悼臣誓廣宣揚勸凜天尊敎嗣續各綿延普免於不孝眞人說是頌巳天尊言此經功德不可思議所在之處卽有諸天神王金剛力士救苦眞人護法靈官隨所侍衛若人誦之吾當呼召三精九靈之神使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身體康强子孫逢吉天尊說是經巳十方諸眞仙衆合掌讚歎咸稱善哉善事不作何以回天善人無後何以勸善天人感通如應如響各各信受作禮而退

讚

寶經延嗣吉氣盈門遵持十戒荷慈恩宗祧得孳蕃貴子文孫厚德慶長存

陰隲文註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睢陽蔣予蒲夢因重訂

書洪範武王曰惟天陰隲下民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之則嚮用五福悖之則威用六極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按化書帝君初生於周武王時爲張名善勳官醫師遷司諫卒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又一世在周宣王時爲張名忠嗣字仲官保氏遷大夫卒爲雪山大仙及蜀北門山王化神龍欒五丁力士又一世爲漢趙王如意卒爲邛池龍又一世生漢章帝時爲張名勳官清河令又一世生漢順帝時爲張名孝仲又一世生河朔爲鄧艾從事及行軍司馬卒還玉京賜如意又一世生晉武帝時爲張名亞字霧夫天吏召歸七曲又作儒士稱謝艾爲張軌主簿與姚萇友又一世生隋文帝時爲文中子王通又以儒生謁唐明皇封左丞相又以儒服衛唐僖宗封濟順王又一世相宋高宗爲張魏公浚益可考者凡九世又按天潢譜系有劍門大神張勳蜀劍山神張孝仲金馬山神張烈疑此三世卒後所司而張名烈者疑是鄧艾從事之名也陰隲文有宋郊之事當作於宋代蓋九生

八化統神人而計之曰一十七世與
予蒲謹案大興朱石君先生珪曾於甲子年面告蒲云近來得之心壇乃知九生八化之詘帝君在周武王時張翼流光降於隱者張叟家名善勳爲第一世至成王時神遊君山洞庭降於張無忌家名忠嗣字仲爲第二世降生於漢爲趙王如意爲第三世復降生於張姓名勳爲第四世至東漢順帝時又降生於張名孝仲爲第五世又降生河朔名張烈爲第六世至晉武帝太康八年降生於金馬山張老之家名亞字霈夫夢乘白羸天吏引入巨穴乃梓潼七曲爲第七世又雪然神化爲儒士稱謝艾爲第八世又在北魏爲温子昇爲第

九世在隋爲文中子王通爲第十世在唐爲張公藝爲十一世又爲張公仁愿爲第十二世又爲張公萬福爲第十三世元宗信宗幸蜀扈御有功又爲崔公祐甫爲第十四世又爲蜀世子元膺爲第十五世至北宋爲韓公琦爲第十六世又爲張魏公浚爲十七世云

未嘗虐民酷吏

民猶子也吏亦人也官仁則民自懷矣何忍虐乎官清則吏自畏矣何用酷乎

救人之難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坐

視其死而不救不幾乎嗜殺人者哉

宋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當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犯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其婦翁夜聞鬼吟曰埽雪迎宰相厥明大雪竟日客至則落職之壻也後公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適見小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甚急張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有駕筏撈取貲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沈之

發笥見庚帖乃其所聘妻也此二事甚巧請擇之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江甯阜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還之其人感謝歸江浦見大風覆舟因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以此銀救人遂呼漁舟曰救一人者給銀五兩羣舟爭救止撈得一人問之乃哈九之子也可謂報之奇速矣

濟人之急

宋馮商無子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商憫然亟還其父焚劵不取直數月妻娠里人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爲名相

憫人之孤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雇貧婦乳之月給工食銀六錢每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賞罰之三年爲滿聽人領養此法惠而不費恤孤賑貧所全甚大可倣而行也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許令結婚將嫁女買一婢媵之婢執箕帚視堂下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官此曾於此地戲毬不幸五歲父母亡育於吏家猶憶故跡傷心耳公呼吏詢之信然卽命易服飾致書許令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我女可遲一年卜吉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卽以前令女配吾次子何用盛奩於是二女同歸於許瑾夢一緋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遷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容人之過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可以寡過矣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可以遠怨矣忠恕二字世人反用之君子順用之

呂蒙正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公若爲弗聞同列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名或不能忘不如不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公佯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

人又曰明斥公名公曰天下或有同姓名者罵者聞之大慙
公爲名相其休休有容可知矣

廣行陰隲上格蒼穹

以上皆帝君之實事也帝君以忠孝爲本而與人爲善之德
尤大自爲人爲神生世世生天無日不欲人爲善去惡使人自
求多福此其陰隲所以無量而至於配天也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妻以夫久
客不歸翁姑逼嫁欲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實潛賣田得銀四
兩代作其夫書寄銀於家其父母得書謂男無恙媳得不嫁
已而夫歸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一鬼曰何不禍之

曰上帝嘉之命作陰隲尚書矣公益修善後官至尚書子孫
登第者纍纍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心卽理也理卽天也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邵子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
身過易無心過難此中人以上之言也珪爲演之曰無口過
不易無身過更難無身過不易無心過更難人能謹其不易
者以勉其難者則希聖希天下學而上達矣

於是訓於人曰

天何言哉無非敎也故上焉者不待敎而成至於人心日失

凡五經四子之書口讀而心不信心然而身不從以至敢於爲惡泯淪而不可救也帝君憫之故神道設教飛鸞行化使人知神明昭布森列於上善惡吉凶之報確然不爽冀其信畏悔悟以自拔於陷穽也此其心卽堯舜孔孟之心故其言皆平易切近之言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漢于定國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不嫁姑哀之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太守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卽日大雨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呂叔簡尙書刑戒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

來喘息勿就打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眞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三莫又打已挼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　三憐不打盛寒酷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袁了凡愼刑說略曰吾治寶坻時每念聖人制刑不得已而用之雖尋常用杖必再三審愼至於夾棍極刑則斷斷不忍輕用嘗設身處地思之以吾輩肌膚足脛而置諸三木之內

則與其苦忍煎熬以冀生全於辨白甯先避痛楚而甘就死於屈招大抵極刑之威逼在善良冤枉者每多畏受而誣服在兇頑實犯者梏之反覆而不供蓋用夾訊以求情而情之得者僅十之二三情之終不得而釀成冤獄者十之八九也同此血肉安見階下之囚徒與堂上之貴介竟判若犬馬之與我之不類哉吾治寶坻已非一日豈無應用極刑之時然吾卒不忍輕用而民情卒未嘗不得絕不貽譏於婦人之仁蓋惟積誠推愛以感之從容反覆以鞫之多方設術以索其隱情需時耐性以察其變幻吾之精神既竭而奸者無復遁之奸屈者無不伸之屈幾若有鬼神之告我者刑固不必多

用而獄已無不折矣某之得力正不在嚴刑鍛鍊而專在誠意感孚竊以愚衷徧呈當世願居民上者悉鑒之戒之

珪自庚辰授閩糧道中間攝首郡一年再任臬司爲司士之官前後六年鞫大小難易獄不啻千計而未敢輕杖一人至於三木更可知矣每於疑獄黠囚經年不結者問至夜分往往叩首輸情晝招之後誓不翻供竊見庶獄之翻易者必係刑求嘗戒有司曰夾棍者藥中之生軍也雖遇疫症必病在下焦始可用之然用亦大傷元氣若早投之則死矣諸君遇命盜重案萬勿輕用夾棍乃聞州縣雖於戶婚田土細事動則刑訊眞所不解此之謂能吏乎夫身坐堂上而斷堂下之

事以情求情何情不得操守清見理明辦事勤何人不畏服而必作威乎況一行作吏沈酣酒食驕擁妻妾傀儡登場何堪自反試於輕紗暖帳中五夜捫心此時獄中薰蒸凍餒苦楚呼號之狀果皆情當其罪者乎又聞州縣班房管押酷逾地獄死者纍纍誰之罪也至於刀筆深文草菅人命何其忍且敢與偶讀袁先生之說款款如先得我心者輒附誌之以告天下萬世之治獄者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竇禹鈞漁陽人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修德禹鈞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有家人盜錢數百千而

逌書契繫其十三歲女臂曰賣此女抵負公焚券撫而善嫁之元夕往延慶寺得遺金銀候之一人涕泣至曰父犯大辟貸金銀將贖罪倉皇失去公驗實還之族姻有貧者代葬二十七喪嫁娶二十八人故舊子弟由公成立者數十家待之舉火者不可勝數居室儉素無金玉之飾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建書院四十間延文行之士爲師孤寒有志者來學而餼廩之後復夢祖父曰汝功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子孫榮顯矣公仕周爲諫議大夫壽八十二其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科時人謂之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敎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五人仕宋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起居郎偁參知政事僖左補闕八孫皆貴

救蟻中狀元之選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復遇之僧驚謂郊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郊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浸吾編竹橋渡之豈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改郊第一祁第十

埋蛇享宰相之榮

楚孫叔敖兒時嘗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又見埋之矣母曰無憂也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人情者聖主之田也如心爲恕人能如其良心則所求無不如心矣朱子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惟知道而力行者深信其必然也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存方便心說方便話行方便事久之則人我兩益矣今人爲善不力或曰吾力不能勢不可也至於方便之言毫無所費而人往往靳之此尤不可解也吾方便言之卽於人無益然於吾何損况於人未必無益而於我先大有益乎願人人作方便言先其易者由言而反之心由言而見諸事便是中和位育氣象也

陰功者至誠爲之無少詐僞有不求人知而天獨知之妙

大觀中士有見其亡父者語之曰作人當學葛繁問葛繁何人也曰世人冥司皆設像禮拜之士因訪謁葛繁曰某力

行善事日或四五條至一二十條四十年無虛日矣士問何爲善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爲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杯水一言一動有可以利益於人者隨念隨時隨事貴賤貧富皆可爲之但不可當面錯過耳

利物利人

明道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宋熙甯時王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邵堯夫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之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觀於邵程二子之言則苟以利物利人爲心何地何時不可爲哉又況得時而當位者乎

修善修福

爲善最樂善卽福也況善又致福生生不息善無量福亦無量矣

袁了凡先生黃訓子曰余童年喪父母命棄儒學醫可以養生濟人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若仙語予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予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爲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一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言某年考某名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

任二年半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正寢惜無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校無不立驗獨算予食廩九十一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准貢予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予備卷嘆曰五策皆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士老於窗下遂批准出貢連前食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留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公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

原來只是凡夫予問故曰人生信有數但凡夫則囿於數若極善者數不能拘極惡者數亦不能定汝二十年被伊算定不能轉移豈非凡夫予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敎典中言求名得名求壽得壽求嗣得嗣求富貴得富貴夫妄語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甲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否凡科甲中人皆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且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才知凌人輕言妄談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甲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淸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好怒

宜無子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矜惜名節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三多言耗氣宜無子四善飲爍精宜無子五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六餘過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汝旣知非卽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行改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也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尤爲明白示人汝信得及

否予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悠忽不同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怡然容受明年庚午部考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嘗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至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予行一事隨

書之汝母用鵝毛管印硃圈於歷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許萬善未及滿丙戌已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可以隨事方便今公餘閉門無事可行深以為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卽錢糧一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詭減至大半又因時潦敎民浚築水不災更留心刑獄辨冤救死全活甚眾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善已滿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禱壽是年竟無恙今六十九

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凡人世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寞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雲谷師立命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勉行之勿自曠也

正直代天行化

正已而後物正枉已何以直人人能正正直則與天通而教化流行矣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為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相公所知

慈祥為國救民

國以民為本救民正所以為國皐陶贊堯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周書曰吉人為善惟曰不足惟慈故祥也彼損下益上殘民以逞如申商者流孟子之所謂民賊也

漢梁統乞增重法律上不從統夢神告曰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孫皆被刑法其子松竦死於非命至冀滅族

宋曹彬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執不可有獲婦女者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不可勝計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八子璨瑋琮皆領旄鉞玘生光獻太后彬玘追封王爵玘子佾生除中書令封濟陽王子孫貴盛無比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國朝林希元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

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葬瘞棄兒急收養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五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忠主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靖欲而治亂者君之德也格心者大人之忠敬事者百官之忠愛戴者士民之忠守死者患難之忠以至婦人忠於所天賤人忠於所事一而已矣若夫阿諛乃婢寺之容悅儌訐乃宵小之勿欺不可不辨然盡已之

謂忠人臣欲責難於君而不先克己則不誠何以能格不恕何以能行故欲堯舜其君者必先自爲臯益而後可乎也

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不爲哉公相三朝立二帝調和太后英宗母子之間兩全慈孝可謂至忠之則矣

唐安金藏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有誣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

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五臟皆出而
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以桑皮線縫之閱夕
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睿宗乃
安後元宗屬其事於史官封代國公詔鑱名於泰華二山碑
卒配享睿宗廟謚曰忠

漢李善南陽富家李元僕也元舉家疫死止遺一孫曰續在
襁褓諸奴欲分其產謀殺之善乃負續逃山中乳哺之乳自
生汁奉續如長君出入必跪告十餘歲出告縣令鍾離意捕
殺諸奴而反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為太子舍人善遷日南太
守過南陽至元冢一里外即去朝服持鋤去草拜哭甚哀執

爨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後入少室成上仙僕且如此況
臣乎

元秦聞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聞夫病篤以前
子為託柴無二心後有殺張福家人者詞連前子罪當死柴
引次子到官誣服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乃我
殺人非兄也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得其情嘆曰
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其家豈殺人者哉奏
而赦之旌其門妻且如此況臣乎

孝親

教孝備矣盡孝難矣父母無刻不以子為心至於身沒代更

而其心之事一孳孳不已爲子者能隨時隨處常有父母在其心中而不敢忘無間居游無間少壯無間存歿庶乎不至入於大不孝而不自知也

後漢薛包父娶繼母逐包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吾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吳璋吳江人少孤永樂間母陸氏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棄家訪母舟中患痢甚殆昏憒中呼母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改封江西矣陸行趨饒州兩足俱腫臥野寺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爲蛇嚙足倒地道人復至以藥塗之痛稍止曉行大雪忽見焦道人來曰爲母忘軀眞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饑寒至饒母在王府不得見乃就府中賃一室書思親二大字久之得請入見母於養贍所母已病篤昏不知璋呼天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生子洪孫山俱官至刑部尙書子孫科第不絕

楊乙武進圩橋人行乞養父母得食雖極飢必先以奉親得酒則跪進歌舞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傭爲傭不受曰吾親病何可一日離也父母亡乞得棺殮已衣斂之時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其旁哀號拜獻無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孝子楊乙乙仰天拜謝曰吾本乞兒父母貧病不能生養今已矣何敢自私悉以贈所識之孤老無告者月餘死有徐道之者病劇夢攝至陰司見紫袍官人報曰楊孝子到冥王迎入吏持公服請更衣尊之上座冥王曰久仰孝行玉帝有旨召君非地府敢驚瀆也徐識楊乙祈之爲查陽壽當活一年甦而述之人之以貧賤而不盡養及富貴而不盡誠者又何以爲心

歐陽氏廖宗臣之妻也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歐陽與已女同乳哺之數月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加厚焉女或有言歐陽泣諭之曰汝我女小姑祖父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女感悟歐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一夕夢其姑曰汝本無子我請於帝賜汝貴子矣果得子後宗臣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已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卒以富貴家先字閨娘奩甚厚已女不及也歐陽病篤將絕閨娘禱於神曰嫂吾母也乞以身代遂甦所生子亦顯達婦且如此子當何如

敬兄

或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潘仲謀曰自父母看來兄弟原是一體故見我兄弟如見父母自有胱然流通處意氣自不忍加財利自看得輕至於兄弟乖和大抵起於婦人然我與兄弟一本且爲丈夫稍知義

理猶未能無彼此況婦人異姓牽合又未必通知義理全要我自主張以我化彼勿反化於彼而已

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少少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周文爘性敦孝友其兄嗜酒依爘爲生兄醉毆爘鄰人不平而詈之爘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

晉咸甯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毗病得痊衮亦無恙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每被楚撻朱所生子覽輒涕泣抱持朱又置酒酖祥覽知徑取飲之朱驚覆酒覽婦亦與祥婦服勞如一朱氏感豫爲慈母祥後位太保覽後九代公卿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有猶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太宗時表其門曰二難

信友

親師取友所以成德輔仁也故與五倫並重非泛愛之衆可比也欲全其信於終必愼其交於始

侯無可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君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鬻衣葬之顏有先世數喪未葬比死以爲恨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無可官至殿中丞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贍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

登高第

或奉眞朝斗

按救刦經六章其六卽天下通行釋道也故此下二句爲道釋言之

常熟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存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烟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巾者七八簪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或拜佛念經

于玉陛問心念紛飛如何克治蓮地曰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卽用心加工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雜雜念自息矣

佛經拔度幽明之事紀載不一此非彼一家言也實有至理葢經典中千言萬偈不過教一切衆生去惡向善如呼寐者而使之覺彼冤鬼孽魂聽之而自反則心平而結解矣至於卽心是佛又何悔子之不熟耶

報答四恩

天地君親有覆載生成之德雖欲報而罔極然不知所報則忘本矣人能提此良心時時顧本隨分自盡不徒飲食婚宦於熙攘之中其庶幾乎

福建林承美幼孤母撫之成立後每對客感觸思親輒泣遇
一老人日痛哭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作善親有益作
惡親有憂承美敬守其言常舉以勸人然能思親者乃能作
善者也故孝爲行仁之本

廣行三教

註者或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
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然亦不必如此解蓋上文明言釋道之事矣此三教自指儒
釋道也況帝君世爲通儒而親受老子釋迦接引解厄之恩
其於三教實有身體而貫通者不徒爲出入門戶之說也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
之

眞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急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
祖考下蔭兒孫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如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
地無忽險中人

宋黃汝楫越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
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
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

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稱生五子開闔閎閭閶相繼登第

宋符彥卿久鎮大名有蜚語上聞太祖遣知制誥王祜使魏州廉其動靜以便宜付之瀕行帝謂之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祜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祜華州安置祜赴貶親友送於郭門謂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旦也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矜孤恤寡

孤寡者窮民之尤無告者也而寡婦爲甚空牀獨守常人所難苦節艱貞鬼神所敬此之不恤可謂仁乎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病劇霖問之尉以老母少女爲託鑄卒霖割俸送其母函骨歸河東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得請於帝爲公子矣是月霖妻孕明年告歸每遇灘險若見尉在岸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饋及生府守送米貯以小合因呼之曰

合名曰顥及長官至大理寺丞

敬老憐貧

元周司敬老人如其父兄一日過江遇風舟幾覆忽定得抵岸一漁翁曰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敬老不可壞也遍詢舟中無其人解者曰司字缺左直非不同乎乃知同舟盡受周司敬老之益也

華亭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責子償租李惻然曰爾實疾非爾過也我雖貧尚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原銀贖爾子歸其佃曰兒已賣豈許贖耶李曰我貧儒尚讓爾租買主富家當知積德我爲爾言之遂偕往

買主感其義許之父子感泣日爲李禱科名果於康熙甲子乙丑聯捷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馮琦號琢菴父爲庠生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半僵矣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先以無子禱於東嶽是夕夢神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名之曰琦官至尚書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羅循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捐俸命僧瘞之後生子洪先狀元及第爲理學名儒

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順治辛卯夢數吏執柬邀之升堂與朱衣者行禮見堂下跪數百人同聲曰我等俱受其祖恩德者壬辰昌祚成進士官至大理卿

家富提攜親戚

范文正公旣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曰我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自我祖視之皆子孫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歸義莊公父子名相累世昌熾

歲饑賑濟鄰朋

嘉靖甲辰楚大飢漢陽蕭逵出粟且盡復捐千金易粟賑之時未有子妻戴氏夢數百人羅拜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以是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生良有丙辰生良譽萬歷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延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逵壽七十五置義莊名曰景范二子出俸增田楚有漢陽雙鳳之謠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唐李珏廣陵人販糴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糴者珏卽授以升斗使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珏出鎭淮南珏避其名改曰寬李相

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珏大喜忽二仙童自石壁出李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然此姓名非相公乃公江陽部民也珏驚寤遍訪得之延至府中問有何功行寬謙辭李拜問之具以賑糶對李公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富貴之人賤奴僕如犬馬陰悍之婦嫉婢妾如寇讐傷德損福總由於不恕也使以其身與其子女易地思之當不寒而慄矣況焉能保身與子女之必不易地乎凡此皆當自幼謹之而婦人之善惡則丈夫尤不能辭其責也

程大中公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侯夫人治家有法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是生明道伊川兩先生爲大儒

印造經文

經文千言萬語皆教人爲善去惡雖閱者疑信叅半而有一二信者卽善勸而惡懲所益多矣然則印造邪說淫詞以誘人爲惡者其罪又當何如可不痛絕之哉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爲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刋刻施人夜夢帝君語曰汝諸刻已錄報天庭矣上帝許昌汝後自是

典籍不學而曉子孫俱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汪靜虛欲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隲文廣施力未果其子源遵先志捐貲刻成募衆印施萬部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吾志且勸善共施我已獲福冥中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名注善籍矣

創修寺院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瘞之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公募修寺公無所贈但致書一封歸啓之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修此寺餘餘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四萬二千有餘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許叔徽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値夜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村也

施茶水以解渴煩

雒陽楊伯雍壯不能娶作義漿飲行者三年忽遇異人與石子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伯雍求之要以白璧一

雙雍至玉田得五雙遂納徐氏雍拜大夫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於暑月施茶冬月施薑湯又日作粉團施人一道人食之三年知其誠謂之曰吾無以爲報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數約一升蔴子其子依所指葬之初世卽九人登第累代簪纓至今閩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諺

或買物而放生

居官者嚴禁宰牛不誇鬪厨膳居家者無大故不殺生嚴禁小兒戲戕蟲雀皆不費之惠也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或曰放生則着相不殺不放付之無

心爲妙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箇苦衆生否敏仲駭悟發心再放百萬命因遇蛤蜊數十斛買放之忽轉念恐彼感恩求爲眷屬豈不癡鈍夜夢文殊現金身慰論曰我憶往昔劫亦曾生蛤蜊中但堅汝心救衆生苦因著文勸世

長洲韓太史世能祖永椿居陸墓甚貧每早起持箒掃兩岸螺螄入中流有時楞腹掃至數里遇攩網所遺螺蛤等物必拾投水中丁卯太史赴鄉試夢神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林官至一品後官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過長安橋見賣犬內者縛一犬至客買放之犬卽隨客不去數日後客僱船往江陰發賣綿花有銀三百兩爲主家一僕竊見卽與船戸同謀醉客用蒲包札緊投水中而去此犬卽跳上岸跑入村中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去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尚未死救醒之客仍往祝家僕與船戸歸獲送官伏辜

或持齋而戒殺

宜興陳信世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者數人以物分散鄰家怪問之答曰此瘟疫也信曰何我家不及曰汝家

三代不殺生故免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語畢忽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

婺州陳嶙有送一羊一猪者嶙欲元旦殺之其弟岠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至一署堂上設三簿一放生一殺生一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岠某日救一羊一猪岠曰雖勸卒殺不敢冒功下有一黑衣一白衣者跪曰當時荷蒙援救言雖不從恩不可忘岠醒因一門戒殺數世富貴

北平吳兆興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碼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曰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夜夢三眼多手神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

矣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明日午刻彼當以喉疾死若從汝言尚可免惜哉兆興驚覺天明即去生理忘其夢晚歸船聞岸上哭聲詢之殺雞者死矣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大駭刊其事勸人

舉步常看蟲蟻

胡僖省試謀寓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迨入試搆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蟻遂不見及榜發主司謂予文殆有神助僖知蟻報也

禁火莫燒山林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恣獵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謂之曰汝殺業無比不可救矣仲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對曰必得受殺者肯方可乃勸衆生曰仲任殺命無算今臠割其肉無益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衆生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遍灑之諸類憤吮其血乃姑許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業如是數年而卒

點夜燈以照人行

語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家以其普照行旅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則功兼澤物矣

陳覺闔門病目盡瞽醫禱無效一日遇異僧語之曰汝居心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誓改過自新僧曰汞燃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卽奉行不倦普勸里中共施燈照三年如一日闔門俱不藥而愈後瘟疫盛行獨其里中帖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楊少師榮祖父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爲事他物一無所取人嗤其愚後生少師

方世隆好造渡船生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爲賊兵所追至

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怪問安得此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及抵岸忽俱不見乃悟其父造船渡人之報也

勿登山而網禽獸

漢楊寶宏農人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囓移之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鳴繞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乃王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刼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

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淸白無比

勿臨水而毒魚蝦

李景文好生凡魚蝦活者盡活之池後景文服丹砂煩燥幾死投浸池中魚蝦繞體如吮噏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楊序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活盍圖之序醒急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卽投水中月餘復夢神曰爾壽可延矣

放魚子於春夏月將碎泥拌子擇長流水草間置之

勿宰耕牛

程子與客語爲政歎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用其力老則屠之客曰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否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先生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眞武垂訓曰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應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於世無害於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從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眞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淸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

百物牛犬可戒

金陵朱之蕃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鎭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奈何父夢亦然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蕃果狀元及第

嘉靖二年林侍郎俊忽於公宴昏睡久之覺語衆曰適童子召我至一府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囚此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忽家尙書公聽出殿呼某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其屬以爾昔爲縣不禁殺牛故減壽一紀後曰曾出榜禁之尙書曰得無失檢乎急檢卷得之代申還其壽遂醒

勿棄字紙

練川許自俊癸酉科鄉試闈中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簏一隻竹箱一柄簏内字紙光焰爍然旁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中式復魁會榜

康熙壬寅五月金陵馬囘子之妾被雷震死有手挈新履碎列於前其中字紙片斷蓋此妾平日常以字紙苴履也

惜字於紙尤當惜字於筆周霖公惜字正詮十二則下筆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誤人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閨閫陰事及離折人婚姻者此字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下筆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人搆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者此字當惜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楊某業商淮揚有陝客寄存千金三年不返楊埋金花盆中訪其人死矣招其子至以金還之其子不敢取楊曰此汝父物何必辭乃叩謝而去楊有子溥官太師

丁清惠公有詩云一派靑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

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嘉靖朝鄧繼曾授徽州知府其親某御史告之曰昔某巡按雲南夜宿一所秉燭獨坐有一人前曰我非人乃爲君守財者某問財何在神指座下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某曰能爲我送歸乎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後某復命適同年某主事囑爲保舉一官饋金二百及歸家後即祭神神復至出金八百兩某問何故少二百神曰某主事前已饋矣某悚然慚謝未敢告人與君至戚仕途方始當知定分有數不可妄謀也

淮上陸文侵其鄰鄭氏之產以爲園惟存樹一株陸晚得一

子而啞數歲戲於庭忽指樹曰樹猶在耶家人大驚復啞如故及長盡破其家人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勿妬人之技能

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之技能有限人之技能無窮故莫大乎取人爲善也若娼嫉以惡之則是自絕於善而害天下之善不仁甚矣

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一生忌同經生才高竊取其筆嚙之明日入試筆盡壞大驚慟哭欲出忽假寐若神附其背曰起起第書之驚悟視筆俱完好及卷終則仍禿筆也生出遇彼生迎問曰試卷必佳對曰僅完篇耳其人面赤明日彼生帖出禿筆者中魁

勿淫人之妻女

萬惡淫爲首人欲之易動而難制者也然遏之須於起念之時見人之妻女常作人見己之妻女想其曠居者必自譬曰甯渴死不飲酖酒甯飢死不食砒毒倘或惡緣纏擾卽作刀劍死傷刑獄各種變態想則心自定矣避嫌遠疑早一着更妙萬勿如溺水者沈淪而不可救也人能一生不犯淫惡則諸孽皆輕能全一人妻女之名節則冥冥中以爲不磨之大功然則人禽禍福之關此而不愼可惜也可畏也可憫也

唐準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窗紙掐破公補訖題句曰掐破

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匾左右懸二燈書前二語怪而告之後果大魁

羅文正公倫計偕過姑蘇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遜謝范公曰某樓之事誠動太清耳羅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果廷對第一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奔之公辭以疾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登鄉薦二十四歲成進士官至參政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省試病劇忽魂自頂出見大士指引令謁孔聖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寧舟有少女美姿意欲就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且告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勸善今時人心險薄鬼神伺察更嚴往古功名富貴生來即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倖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湯驚而甦登辛丑進士

餘姚王華館於富家某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出奔公不納妾出一柬主人親筆云欲借人間種公批其後云恐驚天上神明日辭去後有道士設醮伏地久之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年狀元榜馬前旗上一聯云云華果中狀元位至大宗伯生子陽明先生爲大儒封新建伯或曰狀元周旋之父事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中有婦奔之曹趨出行之中途見燈火喝道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此人有短行已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曹某不淫寓婦可嘉當補之及揭曉果中第六

宣德中曹鼐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曰處子其可犯乎取片箋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中宵不寢天明召其家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於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發狀元及第

明末張文敏與周某避寇山中有少女先在見二人倉皇欲避張曰去必遇寇吾等皆誠實人決不相犯中夜周欲私之張力阻得免及旦張送之出山速訪其家迎之張後爲黃姓之壻奩具甚厚及相見乃前山中女也生三子皆登第

萬歷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强之連曰使不得後子上公車途有猾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翁翁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邸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甚靈汝試往禱之是夜陸夢與師俱爲城隍所逮大加訶責命吏查祿籍陸仲錫下注甲午狀

元邱某下第所有神曰陸某奏削其祿邱某抽其腸驚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仲錫終身貧賤

此條最重未犯者誓死勉之不幸有犯者痛心悔罪誓行萬善以贖之否則其禍報有不忍言者勿以予言爲迂也

勿唆人之爭訟

訟終凶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況唆人者不干己事而因以爲利明有王章幽有天譴此其人當痛自悛悔而人亦不可甘受其愚陷於罪戾也

唐雷孚自始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孚登進士官至太子太師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旬日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嘗刀筆中流檣折敷墮江而死

勿壞人之名利

三山蘇大璋治易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輒以告人有同經生訴於郡守謂蘇某自許甚確必與試官有私及定榜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啓主司曰物議如此設如所言何以爲解主司乃對衆以副卷易之既折號則自副改正者蘇大璋由正降副者訴璋之同經生也人謂天道公而巧

勿破人之婚姻

徽州程孝廉家臨溪有女子失足溪中救之令妻伴宿明日送歸母家其舅姑聞之曰女宿於外名不佳令媒退婚孝廉親往力辯乃成婚已而寡遺腹生一子母授之書輒流泣曰汝能成名無忘程孝廉之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會試與程同號七稿皆得意忽燈煤焚卷痛哭不已程曰若肯與吾書之乎少年卽以付之程中進士少年謁程曰公生平有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力全一溺水女子差無恨耳少年大驚伏拜曰此卽吾母也宜矣

四明葛鼎鼐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廟祝夢神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方鳩工復夢神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浼葛代筆也葛聞而驚悔力爲完之後止中一榜官副使

順治丙申浙江舉人鄭某有友謀某妻鄭爲畫策飛語入其夫耳謂有私也其夫疑欲出妻商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書稿誤塞筆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場搜者得之荷校杖責革去舉人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宋呂陶令銅梁有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又愬於陶陶一鞫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

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
若遺姊弟拜從姊弟感泣而去陶仕至中丞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兄弟爭財米與其兄有隙因唆
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以致富二
十年後遭反者牽連逮至縣見吏如其弟抑令招承訴於府
見府吏如其兄復抑之使承闔家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八不肯售乃誘父子賭蕩傾其家
屋竟歸於池徐八父子憤恨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殆夢
其祖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禳於城隍廟見一丐者曰夜來

宿殿角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産者池益懼歸而一門
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陶士行貧時母子冬日嘗著敝葛及貴母恆縫敝葛一塊及
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
著敝葛時也
太傅金文通公誡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
則吾休官日汝輩便省得一件失意事
馮琢菴曰凡吾輩十分如意則旁人決有十分不如意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嘉興屠應埈康僖公子也有鄰人質其子盂元銀以屋基及小堂立責券爲償盂元酬其直及埈宦歸鄰人來謝公子厚德埈驚曰房已責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埈取旁還之且爲築其墳塋後子孫富貴不絕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富鄭公中年居洛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嘗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耳

劉安世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謚忠宣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明陳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宦者王振柄國備禮幣求公書欲以致公公爲書程子四箴而却其饋竟不往振亦不能害也公爲祭酒十八年名壽俱高

親君子遠小人達於上下者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聖人之大而嚴也

常須隱惡揚善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

馬援戒兄子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韓忠獻爲相見有攻人隱惡文字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有一小善必斂手歎服曰琦所不及

明萬歷間有庠生與修江陰縣志見舊志二節婦無事實削之城隍廟祝夢見二燈導二婦一自正門入一自東角門入神降階迎之二婦訴曰我等一生苦節某生不訪而表章之反削去名氏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削之矣蓋二氏一受子封一則民間婦也

不可口是心非

口蜜腹劍陰賊者也面從背違庸懦者也華言無實夸誕者也習而不知恥則惡日滋當每事自訟而漸克之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禱神判曰道季生平心口不同善功無一佞神其能免乎竟卒

剪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

何慶病聾啞見道途有荊棘輒斬除之以便人行復於夏秋日必持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溼人衣足忽夢黃衣人語曰汝前生好聞人非談人短故有此報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及醒聾啞俱痊

新安盧世澤立心仁厚見道上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

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何堪年六十七病卒至一朱門
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盡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
嘗增壽二紀命還遂甦益加勸勉壽至九十有一無疾而終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 之橋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張曰吾豈圖利
已者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百八十里築堤四十餘
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享年九
十三子孫登科不絕
歙縣佘永甯之祖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佘
立意獨任而資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乃往急賣忽木價

騰踴獲利兩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
雲間蔣性中給諫初第進士有司爲立表於門時瞿湖病涉
公曰榮吾家盍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
垂訓以格人非
鮑曼殊曰勸化一人爲善則世界多一善人若勸化一惡人
爲善則世界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又轉相勸化以至
百千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善根流傳永無窮盡
柳元祥患瘵病百藥罔效力疾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
朱衣者同一老人語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
感格者衆持命天醫治汝惡疾汝壽止四十今延二紀矣於

是頓瘳壽六十四

捐資以成人美

范文正公在淮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問何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補子爲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徵至則前索遊者也公歎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幾汨沒況其下乎

范純仁奉父命往江東收租麥五百石道遇父友石曼卿言三喪未葬純仁悉以麥舟付之及反面文正公問所見以曼

卿留滯丹陽對公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文正公欣然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劵成張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官湖南部使者挾勢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餓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歸語守義如有枉可訴之朝事白乃來郭旣辯雪復官張來如約公使人語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前錢想用盡取婚劵包二百金助郭之任張泣拜而去

作事須循天理

天卽理也循理則知天而安命矣許魯齋曰不聽父母命爲

不孝不聽君命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趙淸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曰我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用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出言要順人心

言者心之聲也不順人心則其存心可知矣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今人每易其言深刻矯誣以爲不過飄風之過耳不知所損實多也嚴君平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其庶乎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見先哲於羹牆

後漢書李固傳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

愼獨知於衾影

君子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此愼獨而毋自欺之學也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豆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初時黑多白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及至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量何難之有○此宋儒眞實工夫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後儒不求諸獨雖讀書窮理皆成玩物也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孟子所謂集

義也君子行百善有一惡亦足以累之故去惡務盡小人行百惡有一善亦足以湔之故遷善貴勇凡前所注行某事獲某福者非銖稱而寸量也觀其一行之善則其居心行事全體爲善可知矣且此特人之所知耳其不知而陰行者又不可勝計也故天之報之者如響今朝樹木而夕求蔭少不如意則曰爲善無益豈眞無益哉更勉其所未至而可矣

晉陵顧成娶錢氏女爲媳順治八年春疫大作病者親戚不敢過門成遘是疾親丁八人俱伏枕時媳歸甯聞信欲趨視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爲翁姑大事今翁姑病甚忍心

不往與禽獸何異隻身就道成在牀見兔物相語曰諸善神
衛孝婦來矣吾等不速避譴不小八人皆愈
元自實恨繆某負德雞鳴厲刃往殺之道過小菴菴主軒轅
翁見有凶鬼數十執刀從之少頃復囘則見從之者皆金冠
玉佩持幡之神天明往問之元言初欲殺之及至門思彼老
母妻子何尤遂隱忍歸耳翁合掌曰神明已知當有後祿元
後享富壽

近報則在自己

裴度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則餓死一日遊
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人

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
祈禳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亟還之後相者復見公
大驚曰公陰騭文起前程萬里矣後出入將相封晉國公

遠報則在兒孫

歐陽文忠公父觀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鄭夫人問
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
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
也指子修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及文忠公參政事父贈崇

國公修表其阡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朱鑒堂曰世言善惡有時不報不知爲善不昌祖父有餘殃
殃盡必昌爲惡不滅祖父有餘德德盡必滅而當殃德未盡
時則以爲不報也爲善得禍其命本薄也使竟不爲善其禍
當不止是爲惡得福其命本厚也使竟不爲惡其福當不止
是而不原其始又以爲不報也善惡不報時辰未到不於其
身必於其子孫譬如立表取影愈遠愈大貸貲取息愈久愈
多而未要其終又以爲不報也人事不齊天公最巧猝至之
禍禍兮福所伏或天假以玉汝成非分之福福兮禍所倚或
天借以厚其毒而無遠識者又以爲不報也名之榮辱亦禍

福之一端小善享大德之譽福已折除小惡得大奸之名禍
遂稍減而信浮名者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
誅鬼誅同是一痛而現往世者又以爲不報也凡情未滌正
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慽己之是非顛倒
反怨天之彰癉有差則又以爲不報也外作幾樁善事其他
隱惡尚多陽有數種過端暗地陰功或懋冥司覈之世人不
解則又以爲不報也噫嘻人間善惡絲粟有還天道循環毫
釐不爽士君子立身行己倘曾失足及早回頭苟未踰閑亟
成全璧無定者數有定者理以有定之理格無定之數豈非
自作元命者哉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或問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尙矣然恐借言無爲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何取焉且引人爲善不妨示以所獲夫所惡於覬報者爲其不獲而怠也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勉强不已乃成君子不亦善乎一起信心迪吉逆凶聖有明訓而世乃不信謂爲善未必獲福爲惡未必嘗災斷我善種滅人善緣是何心哉故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一囑勤修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以一杯水救一車薪而曰作善無益是與於不仁之甚也正當及時精進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質我不然

悠悠忽忽一暴十寒積惡甚易積善甚難時不再來悔何及矣一重養心管子云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於兵戈南華云兵莫慘於志夫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及而食和飲滀自然感召人能涵養本原中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忿便能懲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腔生意益滿虛空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也一貴堅永夫善之報有近遠蒲柳之質朝種夕發松柏則不然十年樹之百年成蔭風霜之下勁節挺然一發則蟠天際地矣是造物之久要也一重流傳書記所在十人勸之必有一勸以善書傳一人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力量

人而勸成其善者當千善流傳無窮者當萬善時時稱說人
人提撕下及庸夫閨婦無不感化善緣無量福緣亦無量矣
昔孫思邈刻千金方書成仙去周篪為人說感應篇脫饑饉
鍇公善之善豈有涯哉

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眞經

誦經要訣

凡欲誦經必先與漱清淨焚香嚴肅衣冠平身端坐洗心滌慮絕念忘機正氣調聲思眞如對然後持念

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　吐穢除氛　舌神正倫　通命養神
羅千齒神　卻邪衛眞　喉神虎賁　氣神引津
心神丹元　令我通眞　思神鍊液　正氣常存

淨心神咒

太上台星　應變無停　驅邪縛魅　保命護身
智慧明靜　心神安寗　三魂永久　魄無喪傾

淨身神咒

靈寶天尊　安慰身形　弟子魂魄　五臟玄冥
靑龍白虎　隊仗紛紜　朱雀玄武　侍衛我眞

安土地神咒

元始安鎮　普告萬靈　嶽瀆眞官　土地祇靈
左社右稷　不得妄驚　回向正道　內外澄清
各安方位　備守家庭　太上有命　搜捕邪精
護法神王　保衛誦經　皈依大道　元亨利貞

淨壇神咒

法水淨壇　壇滿香雲　心氣合誠　持劍步虛
洒成法雨　功懸青史　神出紫霄　雕琢青龍
時時若吼　行空赤馬　萬里騰雲　三界瞬息
六合匪遙　治世經文　揭帝神咒　持誦一遍
神鬼肅欽　五嶽潛行　四海澄清　散花朝禮
道氣常存

祝香文

玉花散景　九炁凝烟　香雲密羅　逕冲九天
令臣長生　世爲神仙　所啓所願　咸賜如言

長跪禮奉

仰啓三清境　無上三境尊　仰啓大羅天　無上玄穹主
仰啓三清界　侍宸諸聖衆　妙道難思議　造入資玄門
妙經抉玄蘊　導引塵迷趣　臣今淨三業　口誦及心持
唯願大慈悲　開受臣所請　慈光燭卑賤　聰聽聆音聲
願臣諷誦時　響徹十方界　成就一切願　如經所稱述
從此漸進修　成道事諸聖

長跪朝

眞志心懺悔

臣等自從無始刦　無明煩惱覆眞心　常行殺盜與邪淫
兩舌妄言並綺語　誹謗大乘眞正教　鬭亂親朋離間人

貪嗔癡愛縱三心　喜怒愛惡增七慢　歷刼罪愆難記憶
多生業垢莫能量　皈依上聖大慈悲　發露眞心伸懺悔
萬刼千生諸罪垢　從今懺悔悉消除　將此身心奉上聖
惟願罪根悉原宥　多刼多生罪消滅
懺悔已後罪滅福生稽首禮謝
無上虛皇至眞三寶
志心發願
願眼常觀玉毫相　願耳常聞說法聲　願鼻常嗅衆妙香
願舌常讚無上道　願身不染邪淫穢　願意常存敬信心
發願上報四重恩　發願下濟三途苦　廣運慈悲憐一切
廣行方便度衆生　仰惟上聖大慈悲　加護願心悉成就

發願已後罪滅福生稽首禮謝
無上虛皇至眞三寶
關聖帝君誥
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義高節清廉協運皇圖德崇演正
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雲漢
下轄七十二地土壘幽酆秉注生功德延壽丹書執定死罪過
奪命黑籍考察諸佛諸神監制羣仙羣職高證妙果無量度人
至靈至聖至上至尊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大悲大願大聖大仁
貞元顯應光昭翊漢靈佑天尊

三界伏魔關帝忠孝護國翊運眞經

爾時

帝尊與諸大天尊及天龍鬼王曁諸大將軍同時集會觀見衆生億刼漂淪生死輪迴悲苦萬狀轉乖人道深爲可憫帝尊言原始人生未有端倪幻兮冥兮寂無朕兮自得二一炁受精於父受胎於母拊循畜育教養獲成策命於君析圭擔爵乃爲成人汝等衆生若無二親何以成形若無君王何以貴顯如彼草木不灌不培何以生長如彼築室不增不壘何以成室如彼璞玉不雕不琢何以成玉如彼道德不顯不露孰爲文章爾等衆生或賤或貧或夭或亡或遭水火或斃雷擊或廢於疾病或死於兵革或殍於飢荒或陷於罪罟或戕於猛獸或墮於地獄皆緣夙世悖倫亂紀大逆不道或罵父母或欺君長以是義故種種煩惱種種蝟襍會爲逆報汝等衆生當鑑世苦敦修倫紀一者念罔極親恩等之天地二者念浩蕩君恩等之覆載三者念劬勞之苦撫字萬端四者念寵錫之隆喜逾百朋五者念式穀之訓期望惓惓六者念推轂之任戒命殷殷七者念身體髮膚血脈流貫八者念股肱心膂誼同一體九者念身因親有捐體難報十者念顯因君來舍身莫酬不問貴賤不問賢愚咸有君親咸當忠孝汝等衆生或用色養或用物養或慷慨赴義或見危受命或靖共爾位或調和鼎鉉或侃侃盡瘁或停停物表或心

如金石或精忠貫日或塞外植節或抗志虜庭或鼎鑊不避或裹屍馬革是等是人揚芳萬年生而不死死而不亡炳炳忠孝亘天不磨或命終時當爲天大元師天大將軍天大神王永無輪迴永無百刼爾等衆生齋心靜慮焚香捧讀或口誦心維或作躬行是人若在貧賤當於貧賤爲之保護若在夭亡當於夭亡爲之保護若在水火當於水火爲之保護若在雷擊當於雷擊爲之保護若在疾病當於疾病爲之保護若在兵革當於兵革爲之保護若在飢荒當於飢荒爲之保護若在罪罟當於罪罟爲之保護若在猛獸當於猛獸爲之保護若在地獄當於地獄爲之保護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苦海千百億刦中拔濟

衆生眞實不虛說是經義名曰忠孝而說偈云

忠孝立身本　卽此是修義　完全是行果
不實如禽獸　無量諸法門　悉惟一念起
遠離諸罪垢　從斯得解脫

爾時飛天神王及諸大將軍一切大衆聞說是經皆大歡喜稽
首
帝尊奉辭而退

正一冲玄孚感靈章

伏魔關聖翻倒乾坤掌大之權眞君之威呼吸雷霆撼動山川吾誓到處斷絕邪源刀持在手呼聖集仙敢有不至寸斬無原

雷霆速奔黃鉞鏤天汝負重誓律準　太玄

關帝伏魔護道彰感誓章

吾是天上靈挐風捉鬼神大刀兵百萬佐道輔天行正心行吾法吾必合汝心持心終始一吾必親現形由汝役使我變化如沙塵分身千百萬隨處救天民勤心奉吾者永結爲弟兄遣吾斡霖雨掣電轟雷霆遣吾誅妖孽斬頭滴血呈遣吾攝魂魄昇天入地尋遣吾捉邪祟速縛來現形遣吾散禍難風火無暫停遣吾救疾病親爲五臟神三台調正氣萬病自安甯盡心皈我教衛法永隆興亥日是吾降香火宜精勤汝若負吾者風刀斬爾形我若負汝者永滅精氣神功成行滿日同步朝

上清急急如律令

心有天遊　室無空虛　心有畏敬

吉祥自生　作善修德　猶谷傳聲

忠義經序

關壽亭侯忠義經十九章皆侯自製也晉陳壽演俗通義似近鄙褻玆宋學士孫奭編述南渡中丞張守訂梓相傳五百餘年漫無可稽世人亦不知有是經也維侯忠義昭寓宙功烈垂史冊祠祀遍天下黃髮稚齒極海窮邊靡不崇重而侯之隨在著靈威英顯赫千載一日博幸生同侯鄉藉侯庇久嘉靖丙辰巡撫荆楚荆故侯保障區迄今家奉左聯頂禮如在比還省辭

楚王殿下　王詢侯故里事復出忠義經示博拜賜踴躍君侯陟降也歸舟檢閱後先參敘簡篇遺逸字畫錯亂差訛遂爲校定重錄首揭　侯像并述侯辭曹之書後人仰侯之贊彙成一帙攜之京師繼役　關中未遑鋟梓適都督劉顯移兵守川廣因以貽之俾刻荒鎮以作士氣以風忠義且播之天下瞻奉者有所持誦則倣云

兵部尚書蒲州楊博敘事

關聖帝君濟世消災集福忠義經

述志章第一

關聖帝曰吾本東漢解良居民黃巾作亂天下招兵觀膀涿郡

偶遇劉張桃園結義生死不忘吾習春秋吾知武藝始除黃巾三戰呂布許田射鹿投鼠忌器土基被困失散兄弟曹操奸雄奏封壽亭吾奉二嫂吾思兄弟誅良斬醜挂印辭曹霸陵橋上挑起錦袍吾宿義司明燭達旦獨行千里五關斬將吾斬蔡陽古城會敘後遇子龍周倉歸義冒雪隆中三顧臥龍義釋曹操怒斬黃忠領牧荊州勸農講學單刀赴會談笑自若赤壁鏖戰水渰七軍生擒龐德華夏威名初封前軍繼加五虎定鼎西川盪寇神武吾無所長惟持忠義扶漢誅奸死無畏避吾年近六有命在天覷我赤心聽我微言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父慈母愛兄友弟恭夫婦倡隨朋友信義鄉鄰婣僕眞誠和氣吾言淺近

切用身心為士為官為將為兵持誦吾言扶助功名為農為工為商為賈持誦吾言利盈十五出海入山行軍滅寇持誦吾言凱歌捷奏惟爾兵將尤我所矜至誠持誦精神照臨民有貴賤患病犯刑家庭道路交易婚姻盜賊水火搆訟鬬爭至誠持誦諸事咸甯平生立心惟此忠義世人欺險吾所鄙棄況復天君酆都諸神日巡夜察赫赫威靈

鴻濛章第二

鴻濛元始天地未分大化一體布氣十分成就萬象負抱陰陽陽餘為男陰餘為女化化生生迺有倫理宿命因緣有善有惡長短貴賤富貧厚薄所作之報如影逐形種蘭得香種粟得糧

皆係所業降福降殃頂天履地五行正氣妙道在人不可輕棄保之甚難失之甚易若迷正道必入邪源貪嗔淫殺地獄永淹皆由衆生自作自受諦聽吾言免淪凶咎孝順父母和同六親盡忠秉節不犯天刑五體具足十相端成世間萬物最貴為人

氣數章第三

人稟氣數乃得生身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謂之氣智愚不同清濁殊度故謂之數數係于禽氣係于天務須學道以全其元愚可以智濁可以清諦聽吾言勿虛爾生

世道章第四

吾嗟世道不忠不孝不敬師長不睦兄弟夫婦不諧朋友不義

天地不尊神明不懼五穀不重三光不避小秤大斗殺生害命
奸淫詐逆積微成著如此等人神明厭棄先奪其魂後殺其體
舉世昏迷自謂得計一旦無常委之天地諦聽吾言玩此眞味

居處章第五

人生居處平安爲福勿佔害人勿施暗毒不循理法蛇虫嫁孽
鳥鼠送妖拋磚打石驚雞弄狗影脇夢逼更加姦盜踰牆穴隙
庭戶不甯小大惶惑夜嘯其梁晝瞰其室牛馬六畜亦遭瘟疫
弔客頻仍禍連骨肉喪車疊出悲號泣哭諦聽吾言轉禍爲福

配育章第六

世人配育宜重合婚三刑六害隔角交侵咸池天狗寡宿孤辰

艱於嗣息遂至絕倫不知生時太乙在門聖母衛房司命在庭
或有冤愆鬼魅禁忌致於難產母子俱廢諦聽吾言平日心田
光明正大凶禍不纏多生賢子以賦螽斯臨盆有慶坐草無虞

修建章第七

世人修建不識陰陽九壘七煞犯之必傷太歲將軍鶴神太白
金神劍鋒九良七煞黃旛豹尾飛廉刀砧土家眷屬一切鬼神
若値興工有一不戒病患喪亡官符橫害諦聽吾言修德作善
天地無嗔陰陽無礙百神呵護永世昌大

功名章第八

士人功名質賦於天落落數奇弗顯弗達得意者忻失意者戚

寒窗苦讀黎火久被塵戰枉攻主司不契吾蒞文場升沈益利
三峽詞源如流瀉水諦聽吾言昌期世際入彀英雄出類拔萃

游行章第九

軍民游行尤所當備下寨安營出師對壘須識風雲堅持忠義
矢心報效鬼神呵衛盜賊驕奸風波係累深山窮谷虎狼魑魆
大海長江蛟龍可畏幽枉有魂刼數有會捉生代死鬼妖爲祟
游行遭遇何以處之中心正直平生所持諦聽吾言謹愼行之

符訟章第十

人有符訟亦命所值天地年月日主時刻赤口白舌皆有神司
出入動舉避忌須知朝有擊聒夜有剪燭面是背非雀角鼠憂

怨詈咒咀獄訟繁興謗讟詆詬刑憲具存諦聽吾言自反其心
作好作惡皆由己生

疾病章第十一

人有疾病積久弗瘳沈痾枕席其故何由一心不明五神無主
三生有刦四大不舉平日觸犯古聖先賢三光七曜廟社靈壇
城隍香火井灶第宅起居不淨供奉不職冥魂寃枉牽纏咀盟
前生結釁怨債交征諦聽吾言將心比心他時執對及今分明

命運章第十二

人稟命運萬有不齊富貴貧賤各安其軀五行奇蹇九曜更變
年逢刑沖運或尅戰孤辰寡宿羊刃劍鋒祿逢于敗馬落于空

動用凶危行藏坎壈何以禳禦自反自省三官解災五方解厄
諦聽吾言順守不忒

攝生章第十三

人之攝生須明道要能屏眾緣永除諸害外想不入內想不出
五臟清涼六腑調泰引烝太和注潤身田仍節飲食法藥保延
驅遣三尸安寂六根靜照八識澄妙三元諦聽吾言以永無愆

瘟瘵章第十四

天地瘟疫二十有五天地蠱毒二十有四癆瘵之疾三十有六
遭此大患厥有其故其故伊何伏屍故烝感召深染塚訟墓注
諦聽吾言清心告天上通三界下徹九泉追薦魂爽超度祖玄

非藥可療治在心田

太樸章第十五

太樸既散仁義乃興禮樂既作奸邪斯行六義既失四民有爭
上不寬恕下不忠貞全家疾病死亡橫生消耗財物累歲官刑
性命枉逝災害相仍穢雜交染骨肉伶仃如此入世那能安平
諦聽吾言敦敘五倫從謙從厚必信必誠守法安分勿貪勿爭
災消禍滅百福咸臻

慾界章第十六

吾觀慾界眾生無情不忠不孝不義不仁作多惡業全無悔心
綱維圮裂大數自傾兵火肆起玉石俱焚凶荒洪水苛政煩刑

備諸苦惱生意滅絕入道將窮何由解脫諦聽吾言勿肆以貪
忠孝仁義永寶勿慾一切善惡皆由心造爲善福生爲惡禍到

雨賜章第十七

天有雨賜時有豐荒雨澤愆期亢旱爲殃祝融扇禍赤鼠遊城
海若失經魚鱉妄行天災流行世所常有諦聽吾言修德以俟
順天知時聽其自來勤儉畏敬自免凶災

生人章第十八

世之生人賦受上蒼東斗主算西斗紀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
中斗大魁總監眾靈青帝護魂白帝持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
黃帝中主萬神無越耿耿億劫混沌之中幽冥形影寥廓無窮
玉帝攝氣靈風聚烟于和萬合自然成眞眞中有神長生大君
諦聽吾言珍愛爾生

業報章第十九

世之業報何事而成刻薄一心雜亂三情更生疑惑所爲昏昧
恃惡邪行背眞就僞不仁不義違天逆地欺君伐主不忠不智
無愛無慈奸妄侵肆殘虐百姓殺戮眾生嗜戕物命結諸罪冤
如此作業冤對無邊動見患難不可縷數橫禍傷生備受哀苦
孳諸惡業未嘗無因入之行事鬼神監臨乘汝罪釁加爾陰刑
眾生不知猶是妄行諦聽吾言安分保生無欺無險無盜無淫
存心守己香火感甯念念弗失福爾終身

關聖帝君濟世消災集福忠義經終

關聖寶誥

關聖大天尊　伏魔眞上帝　靈著玉泉山　英風常震世
至大與至剛　浩然成正氣　砥柱立綱常　日月揭心事
頭帶九旒冠　衣穿龍袞袍　足躡紫雲履　腰懸白玉絛
人間察善惡　雷部與天曹　生殺惟所令　靑龍偃月刀
一念自靈通　不從修證入　非玄亦非牝　太極本無極
元始肇天尊　救苦同太乙　眞君古來傳　崇甯推至德

關帝寶懺

臣聞帝闕巍峩玉殿玲瓏仙花燦爛鸞鶴飛鳴粧嚴寶座聖化

流行文衡武備監察分明統成三教克盡五常大災能捍大患
能禦大義不屈大節不移語大則布盡法界語小則歛入微塵
精誠貫格赫奕威靈邪精鬼賊盡自消滅毒龍猛獸各得藏形
獄生芝草海吐蜃樓治世淸平景星卿雲懺悔無極無極大道

志心朝禮

上詣三淸天尊
中檢圖籙大帝
下築地祇大帝
三界伏魔大帝
南極協天大帝

赤心衛國大帝
酆都朗靈大帝
護法伽藍大帝
合司文武大帝
錫福延生大帝
乾坤正氣天尊
忠貞貫日天尊
紫微協運天尊
神威遠震天尊
扶持社稷天尊

澄清海甸天尊
蠻夷畏服天尊
令人忠義天尊
令人孝敬天尊
在在昭明天尊
處處感應天尊
消災釋罪天尊
消除業識天尊
寶華圓滿天尊

伏以

天道昭彰六天道行貞固不散神妙體物因而能守漸得光明賤而不苟漸得營生富者莫驕貴者莫淫懷刑者枷鎖不聞奉佛者妖孽不侵正直者懲善可稱布施者錫福延生善哉善哉懺悔虔誠酌水獻花誕登上清上至帝王下及庶民皆大懽喜信受奉行

關聖帝君寶懺終

履歷事實

帝君名羽字長生改字雲長蒲州解良人生於漢桓帝景熹三年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時　靈帝中平元年甲子二月桃園結義　獻帝初平二年辛未拜別部司馬加五虎將軍後加前將軍　建安二十年乙未封盪寇將軍領荊州牧二十四年己亥十二月卒於麥城年六十歲葬於湖廣承天府當陽縣西漳鄉

唐高宗儀鳳元年玉泉山顯聖六祖惠能建寺立為伽藍

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崇甯眞君　英宗治平五年加封義勇武安王

明隆慶元年三月封義勇武安英濟王崇甯至道眞君南極協天顯威大帝當今

聖明天子欽念忠義醮聞　玉帝詔行天下於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辭曹操書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羽昔有言主存則歸主亡則輔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主舊義恩有所報義無可斷今主之音羽幸已知望形立相覓跡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資盡在府庫緘封伏望

台慈俯垂照鑑

附錄贊歌

漢壽亭義且武冠三軍振華夏斬讐將報知者身不可留臣有

主老瞞不追猶有度誰其讐者吳陸呂歲十二月侯出走吳人縛侯生縛虎生縛虎死猶怒髯如虬眼如炬吁嗟漢乎天不祚有馬不踐中原土侯身雖亡神萬古

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撰

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王廟兮儼然主中處兮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之人兮聚止歲春秋兮奉王祀牲牷肥兮酒醴旨王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兎馬長髯飄兮顏渥赭王至兮入廟鐃鼓喧兮管嗷嘈飲且食兮不嚬以笑於嗟兮明神下爲河岳兮上爲星辰伊降福兮獨此邦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億萬年兮相我天子秩廟祀兮自今爲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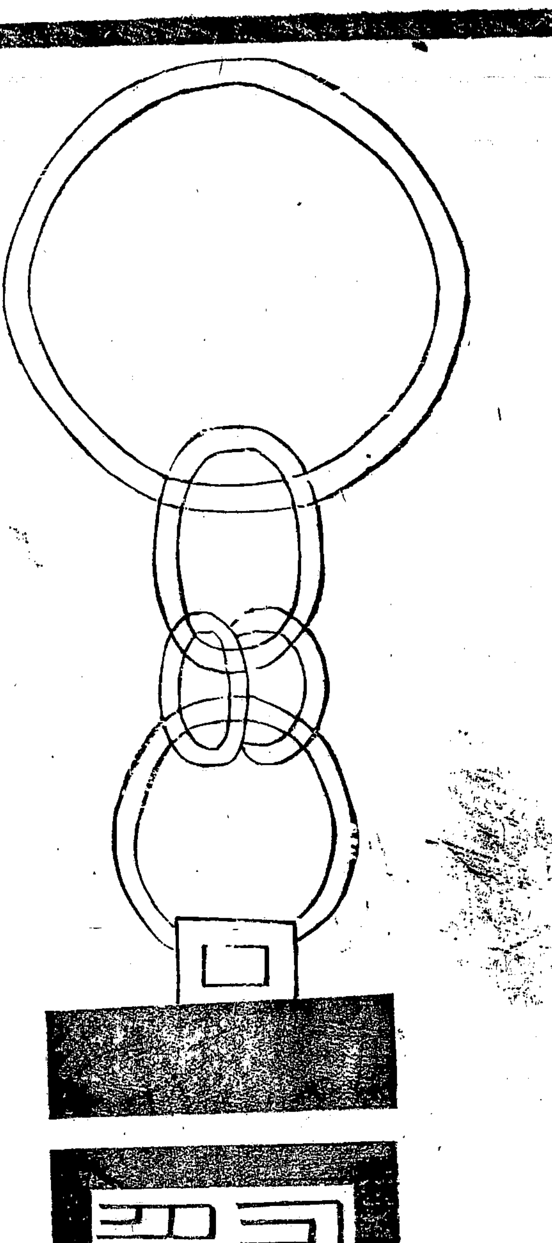
建極殿大學士華亭徐階撰

昂然之容皎日英風浩然之氣際天薄地韜略出於春秋武勇本諸仁義提兵肆伐威厲靈膽落羣奸秉燭一宵清烈名流率土噫　帝神在天一日千古萬世綱常八方尊俎忠義有經昭茲文武公如日月何今何古

東閣大學士昭武吳道南撰

一鈒方二寸上有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係印上

共重一斤



關聖帝君本傳 輯全書

崇德弟子纂述

帝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梁寶池下里馮村人乃夏大夫關龍逢苗裔也爲人義勇絕倫好讀左氏春秋諷誦畧皆上口嘗避地涿郡與涿人桓侯張翼德相友善帝長數歲張兄事之漢昭烈皇帝蜀先主係景帝子勝中山靖王之後少孤貧亦家於涿會靈帝末黃巾張角反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帝與桓侯爲之禦侮寢則同牀恩篤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孝獻帝時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諸將不相能公孫瓚攻袁紹以先主爲平原相先主以帝及桓侯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嗣曹操攻徐州陶謙告急於田楷楷偕先主往救之遂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謙死遂領徐州帝從之建安元年詔先主爲鎮東將軍遣帝守下邳初董承稱受獻帝衣帶密詔與先主謀誅曹操及四年會操使先主邀袁術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起兵討曹操留帝守下邳行太守事操遂自將來攻先主奔冀州進攻帝於下邳張遼說帝歸操帝謂之曰予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許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操從之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是時甘糜二夫人與先主相失同帝在許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帝與夫人共居一室帝秉燭立侍達旦乃止其生平大節如此袁紹遣大

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帝爲先鋒擊之帝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無敢當者遂解白馬之圍詔封帝爲漢壽亭侯帝致操書曰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子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子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操還軍官渡紹遣先主將兵畧許下帝亡歸先主先是操壯帝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帝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帝言報曹操操義之至是遂奔先主於袁軍操戒其左右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先主將兵至汝南操自將擊之先主率帝等就荊州劉表表益其兵使屯

新野在荊州數年表卒子琮嗣未幾操軍卒至新野琮舉州降是時先主屯樊曠久乃覺遂將其衆去日行十餘里別遣帝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將輕騎五千一日夜行三百里追及當陽之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值帝船共至夏口初先主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帝勸先主殺曹操先主不從及在夏口帝歎曰往日獵中若從臣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其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耶先主遣武侯自結於孫權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封拜元勳以帝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踰年西定益州拜帝董督荊州事帝聞馬超來降致書武侯

問超人才可誰比類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帝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帝美髭髯故武侯謂之髯初帝左臂嘗中流矢每陰雨骨常疼痛醫言矢鏃有毒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患乃除耳帝便伸臂令醫劈之時會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帝引酒割炙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立爲漢中王遣前部司馬費詩即軍中拜帝爲前將軍假節鉞帝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卒同列不肯受印綬詩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居最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意

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共戚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寡也帝感悟即拜受是年八月帝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二十里遇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深數丈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船覆帝擒斬之別遣將圍呂常於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自許以南往往遙受帝印號爲之支黨帝威震中原曹操議遷許都以避其銳操用蔣濟司馬懿策使人勸孫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某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肅歿權用呂蒙計召陸遜爲偏將軍右都督遜至陸口書與帝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歡欣以爲將軍之勳

可以長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無以尚玆聞徐晃等
步騎駐旌闕望麾㨿操猾虜也恐潛增衆以逞其心且戰克之
後常若輕敵古人權術軍勝稱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
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
也帝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答之曰將軍作鎮西藩爲吳右
臂下車未遠遽懷老夫中心藏之共獎王室目前小捷曷敢貪
天之功第荆州與陸口接壤爲釁已非一日宴君報公子之命
丞相有破曹之勳舊說宗盟非吳土地乃呵蒙不揆大義狡然
西窺老夫不戒戎車而捍禦無術將軍慨然以操猾爲憂豈覩
其篡逆不共戴天尙以蜀爲漢室宗冑或能用命抑事在涇而

指在洛亦惟將軍爲之老夫之言誠如皎日勿眡小功終成大
德帝遂稍撤備兵以赴樊當是時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
傅士仁守公安素皆嫌帝輕己遜具啟形狀權以呂蒙爲大督
至潯陽盡伏其精兵於艫艦中潛行過江陰誘芳仁等降蒙遂
長驅直入江陵帝及聞知南郡已失十二日馬忠要帝於章鄉
帝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皆遇害未幾呂蒙亦暴疾而亡初帝
之南遷也曹仁諸將共議追擊趙儼曰今帝已孤宜存之以爲
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于彼將生患於我矣操聞亦恐諸
將追之勅仁如儼所策帝雖破敗猶爲敵國敬重如此建興七
年追謚帝曰壯繆侯次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武侯

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與卒子統嗣封官至虎賁中
郎將統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成都失守盡節而終
評曰帝君報効曹操桓侯義釋嚴顏陳壽以爲有國士之風
鄙武是誠魏晉之臣矣自先主受衣帶密詔起兵徐州而帝
隨先主數十年先後奔走於艱難困苦之中慨然以爲國討
賊爲已任襄樊一役擒于禁斬龐德轟轟烈烈威震中原至
使操賊議徙都以避其銳漢室之興反掌間事耳當是時魯
肅以曹操尚存且與帝有同仇之志奈壽命不長功業不就
卒使呂蒙狡然西窺以成阿滿篡竊之勢焉豈不惜哉要之
成敗爲國家之常聖賢乃人倫之至如帝君者其於春秋深

矣

年譜

靈帝末黃巾賊張角反先主在涿郡收合徒衆帝與桓侯張翼
德俱隨先主義合兄弟

中平元年帝隨先主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

大年帝同先主在京師

初平元年天下大亂帝從先主起兵討董卓

二年公孫瓚表先主試守平原爲平原相帝及桓侯爲別部司
馬分統部曲

三年四年皆隨先主於平原

興平元年帝隨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建安元年曹操表先主爲鎭東將軍呂布襲下邳桓侯敗走先
主與帝連和自屯小沛遣帝守下邳

三年先主隨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帝及桓侯皆爲左中郎將

四年先主起兵徐州討曹操使帝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正月帝與曹操戰於下邳敗績隨操入許詔爲偏將軍四月
帝解白馬圍詔封爲漢壽亭侯七月辭奔先主

六年帝隨先主歸劉表七年至十二年皆在荊州

十三年先主兵敗當陽帝乘船數百艘迎先主於漢津從　曹
兵於赤壁嗣先主與吳人圍曹仁於江陵別遣帝絕北道

十四年先主領荊州牧以帝爲盪寇將軍襄陽太守

十五年先主使帝屯於江北

十六年先主入益州帝與武侯等留守荊州

十七年帝在荊州與操將樂進相拒於青泥

十八年先主還軍攻劉璋武侯等將兵定白帝江陽惟帝留鎭
荊州

十九年先主克成都賜帝與武侯桓侯法正等金各五百斤銀
千斤錢五千萬錦萬疋

二十年先主孫權分荊州先主令帝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先主進兵漢中

二十三年先主次陽平關

二十四年三月先主定漢中七月自立爲漢中王八月帝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先主遣司馬費詩即軍中拜帝爲前將軍假節鉞帝擄魏將于禁殺龐德威震華夏十月權軍入江陵十一月帝西保麥城十二月帝殂於章鄉初帝出軍夢猪嚙其足謂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是年殂壽計六十歲蓋本胡琦之之說也

世系考

胡琦舊志關氏之先出於夏大夫關龍逄解州王朱旦碑記帝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子卒桓帝永壽二年丁酉享年六十有八帝父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桓帝延禧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帝及長德配胡氏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史稱帝生二子長曰平以忠義自許從帝荆襄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呂蒙入寇死之宋崇寧元年封武靈侯賜廟額曰昭貺慶元初以守臣高子溶請加封武靈威顯侯次曰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武侯深器異之帝既歿嗣封漢壽亭侯弱冠爲侍中中監軍興卒子統嗣封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統卒無子以興庶子彜續封

成都失守死之後魏有關朗唐有關播史志及關氏家譜解八世傳皆云聖帝苗裔按關朗爲之後爲北魏大儒妙極占算曾以一筮預推百年知治統屬唐而道統歸文中子有關朗子占書行於世關康之朗之後善左氏春秋關播康之後唐德宗建中爲平章政事通志稱解州人聖帝後晉陳壽三國志謂龐德子會隨鍾鄧入蜀盡滅關氏之家斯固甚言之以爲龐會洩憾也豈足爲信史哉而於昌井甎之說當世以爲無徵則謬也何也天下事之所有恒爲理之所無金人入夢遂爾白馬馱經老人授書乃是穀城黃石聖人靈蹟之奇有者能使之無無者能使之有井甎文字亦烏足怪況以帝君忠義充塞乾坤乃致祖

若父其名湮沒而不彰於心安乎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吾於關帝亦云